

質朴ニカチコメテハマ
ラクナリ、寡能ハ一事
ニ專ニシテ他事ヲ務メ
ザルナリ、然而ハ然後
ニ作ルベシ。

貨通財ハ貨財通ニ作ル
ベシ、貨財ハ貨物ナリ。

匪ハ乏ナリ。

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他能也。國富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爲然後。國王念孫曰。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爲然後。不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懋。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國王念孫曰。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第七終

荀子卷第八

君道篇第十二

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今全補之。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

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篇云。有良法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同。王制篇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故苟非有其人。則雖有法。與無法同。○治如字。

也。而羿不世中。

孔穎達曰。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愛曰。羿射法雖存。守其法者不世。

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

先謙案。類例也。荀書多。法類並舉。說詳大略篇。戶雅反。王子況反。下同。

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存失其人則亡。

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

禮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不能應事之。

此篇ハ君ノ君タル所以
ノ道ヲ論ズ。君ニハ自カラ
亂ル君アリ。レドモ國ニハ自カラ
亂ル國ナシ。亂君アリテ
始メテ亂國アリ。徒法
以テ治ヲ爲スベカラ
ズ。法ヲ用ヒル人有リ
テ始メテ治ノ實舉ガ
ル。後繼者モ同ツク羿
ト稱シテ舊法ヲ守レド
モ、ソノ人ニ非ザルガ
故ニ、射必ズシモ常ニ
中ラザルナリ。不ニ世
王ニハ後世永ク王タル
コト能ハザルナリ。類ハ
法ノ類例、法例皆唯
一人ニ依リテ立テ、人
ニヨリテ行ハルベシ。
端ハ端緒ナリ。徧ハ徧
ネク治スルナリ。

義ハ精神、正ニ法之數ハ法ノ條項ヲノミ守ルナリ。

執ハ勢位ナリ。

索之使レ之ノ之ハ上ノ其人ナリ、休ハ事ナキナリ、敬忌ハ謹慎、擇ハ尙書擇ニ作レド今此正文ニ從ヘバ、適當ナル人ヲ選擇スルノ意ナリ。

符節ハ割符、契券ハ契約證文ナリ。欺ハ欺騙スルナリ。籌ハ籤、鈎ハ關ニテ共ニクシナリ。

偏ハ偏頗トナルナリ。

衡石稱縣共ニハカリノおもり、石ハ百二十斤ノ重量ナリ。險ハ陰險トナルナリ。歎ハ皆ます、歎ハ齊整ハます、歎ハ齊整ノ義ナリ。

鄙ノ字集解本ニ從ヒテ刪ルベシ。

豐取ハ自カラ多ク取ル、刻與ハ少ナク人ニ與フルナリ、無度ハ齊整ノ反對ニテ風暴度ナキナリ。

變。應時而差用之也。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

博臨事必亂。傳字今據元本標注本除之孫鑄本亦以為衍。故明主急

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也。說見儒效篇。急得其人則身佚而

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圖佚與逸同。治直。不

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皇是也。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圖索色。書曰。惟文

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大有異同忌亦敬也。○合符節別

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

而後欺。之者。又以相合為證。故也。乘是而欺者。莊周所謂并與符璽而竊之也。下偏

險皆同意。○別彼列反。下同。好呼。探籌投鈎者。所以為公也。圖郝懿行曰。

報反。下同。詐側嫁反。圖後猶又也。探籌投鈎者。所以為公也。探籌刻竹為

書。令人探取。蓋如今之掣籤投鈎。未知其審。古有藏彊。今有拈圖。疑皆非是。慎子曰。投鈎以

分財。投策以分馬。圖文字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北史王勇傳。王勇與王文達。耿令貴。皆

有殊功。拜上州刺史。州有優劣。令探籌取之。投鈎蓋擲錢投筭之類。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

圖籌算也。所以計數要之器。鈎。正韻曰。與圖同。荀子君道篇。探籌投鈎。圖音鳩。

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圖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

重百二十斤之鍾也。稱縣者。稱權之重而懸物也。○稱尺證反。縣胡涓反。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噴也。圖盧文弼

作勝案。三輔黃圖。御宿園出粟十五枚。一勝。大黎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槩即準槩。噴情也。

易繫辭傳。見天下之賾。京房作噴。太元。噴初一。測黃純于潛化在瓊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

解郝懿行曰。斗斛或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為長。槩即杓也。所以平斗斛者。

敦亦其類。但形狀今未聞。圖敦疑當作敦。敦與頓通。敦亦作頓。或假借通用。言以斗斛解

盛穀。而摩槩以平之也。徂徠曰。敦音準。槩類也。證以管子準者。五量之宗也。按管子所謂準。

即準繩之準。言五量以平為宗也。非槩類明矣。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圖斗斛

敦集韻音準。桃源藏云。管子曰。準者五量之宗也。蓋亦槩類。愛曰。槩者平量之器也。噴亦必

平正之義矣。雖有諸說未詳。故不載其字。義鄙字舊本無。今據元本孫鑄本標注本補之。

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圖謝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鄙字。盧文弼曰。宋本世

鄙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

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

與平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噴亦相反。噴者齊也。說文。噴與噴

通。又說文。噴齒相值也。釋名曰。噴。噴也。下齊眉。噴然也。又曰。柵。噴也。以木作之。上平。噴然也。

又曰。柵。噴也。救使整。噴不犯法也。並聲近而義同。無度則不齊。故與噴相反。若云。乘是而後

鄙。則鄙與噴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竟成贅語矣。盧

械ハ器械、數ハ法數ニ
テキマリゴトナリ、流
ハ末ナリ。

謹ニ於臣子ハ臣子タル
ノ身分ニ謹慎スルナ
リ。

藉斂ハ稅ヲトリタツル
ナリ。

飾ハ飾ニテ戒飭ナリ。
陵ハ陵厲ニテミガクナ
リ。

猶ハ増注本ニ猷ニ作
ル、謀ナリ、王ノ謀マコ
トニ上下四方ニ充塞ス

レバ南方ノ徐國モ盡ク
來リ歸ストノ意ナリ。

待ノ字増注本ハ侍ニ作
ルニ從フベシ。

文ハ禮文ニテ主トシテ
外貌ニカカル。
見友ハ友愛ノ情ヲア
ラハスナリ、誦ハ屈ナ
リ。

流ハ流淫ニテ不規律ト
ナルナリ、臨ハ高キヨ
リ妻ニ臨ミ觀ルナリ、
辨ハ別ナリ。

自竦ハ自カラ責メテオ
ソレツツシムナリ。

方皇周浹ハ巡行シテア
マネクニキヨタルナ
リ。

冢田虎曰。此二句、繁乎
上欺偏險鄙四件也。故械數者治之流也。圖械數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圖君子制法度故云。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

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圖綦極也。如是則雖在小

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鈎。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

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圖盧文昭曰。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勸上之事。圖治直

吏反樂音洛。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圖籍斂已解于王制篇。○籍慈夜反。或如字。難乃旦反。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圖先謙案。陵謂厲兵刃也。敵國不待

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圖節讀為飭。正字通引此。曰。陵淬也。○誦與屈同。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圖謝本從盧校。猶作猷。王念孫曰。呂錢本猷作猶。又見議兵篇。先謙案。呂錢本是。今改正。說詳議兵

徐方既來。此之謂也。圖詩大雅常武篇。毛萇曰。猷謀也。鄭玄曰。允信也。愛曰。既也。○夫音扶。○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圖以禮分施。徧以禮

也。○夫音扶。○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圖郝懿行曰。待字誤。懈。○施始鼓反。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圖郝懿行曰。文。韓詩外傳。古書皆然。轉寫者。依今書作懈耳。圖侍舊作待。今據元本改之。請問爲人父。

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

誦而不苟。圖盧文昭曰。元刻作不悖。圖元本不悖。作不悖。與左氏傳兄愛而友。弟敬而順。意合。○見賢遍反。誦與屈同。請問爲人

夫。曰。致功而不流。圖不流無流。淫之行也。致臨而有辨。圖郝懿行曰。辨。韓詩有別也。致。功而不流。圖元本不悖。作不悖。與左氏傳兄愛而友。弟敬而順。意合。○見賢遍反。誦與屈同。請問爲人

則恐懼而自竦也。圖竦。畏敬貌。○恐丘隴反。竦。息勇反。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圖此道指上事也。稽考也。○治直吏反。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

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圖郝懿行曰。方讀為旁。古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

動一舉一動ナリ。
難ハ難ニテ懼ルルナリ、
羣モ恐ルルナリ。

約ハ屈スルナリ。

態ノ字集解本ニ從フ。

徑ハ徑直ニテ眞直ニ行
フナリ。
不ハ宜シキニカナ
フナリ。
阿ハオモネルナリ。
飭ハ増注本ニ勸ニ作
ル、戒メタダスナリ。
危ハ詭ニテ道ニ違フナ
リ。
故ノ字集解本ニ從ヒテ
存ス。
齊給便捷前ニ見ユ、ス
バシコクサドキナリ。

周泱皆偏也。荀書泱多作挾。先謙案。此泱字後人所改也。依荀書皆作挾。動無不當也。

浪。故君子恭而不難。

周方皇讀爲彷彿。猶言徘徊。周泱謂無所不至也。○當丁

反。盧文昭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羣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王引之曰。難讀詩不難不棘之難。羣讀方言。蚤供戰栗也。之蚤。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說皆失之。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禮約屈約也。曲禮曰。富貴而知禮。則志不驕。與。並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

此相發。並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

變態。韓詩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改變態爲變態。而不知其謬也。並遇變態而不窮者。竝猶晉也。偏也。說見周易述聞。竝受其福下。言偏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即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爲變態。則反與下文不合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改。並遇變態。臣道篇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意也。大戴。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

失。雖徑行不失也。

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

從也。其爲

身也。謹脩飭而不危。

音賚。然漢已來亦即作勅。勑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爲詭。言君子脩飭其身。而不詭於義也。淮南主術篇注。詭。違也。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緇衣。舊本其下有。所字。今據元本除之。謹下疑脫慎字。

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下有故字。今據元本除之。其於天地萬物也。

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

人之所知也。故不務說之。其於

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

也。忠順而不懈。

其使下也。均偏而

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

韓詩外傳四作緣類。而有義。郝懿行曰。類。容上疑脫寬字。臣道篇曰。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是故窮

以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

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是故窮

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

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

詩外傳。閔。作窮。是

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

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

也。○覆扶又反。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

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

義塞於天地之間。

仁智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

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

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

國也。

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

君者。孟也。孟方而

景音

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

沐浴器也。

君者。孟也。孟方而

所以然ハ原理理由、
材ハ實體實質ナリ。
技ハ増注本伎ニ作ル。
此ノ待ノ字亦増注本ニ
從ヒ侍ニ作ルベシ。

義ニヨリテ選擇シテ一
類トシテ聚マルナリ。

容ノ上寬ノ字ヲ加フベ
シ。

不閔ハ憂フルコトナ
キナリ。

用ハ周ノ字ノ誤。

行義ハ行爲主義トイフ
ガ如シ。

儀ハ儀表ナリ、景ハ影
ナリ、槃ハ盤ト同シク
タラヒナリ、孟モ盤ト
同シモノナリ、影ト水
ハ民ニタトフルナリ。

好之ノ之ハ古ノ道ナリ。是ハ古ノ道ニ於テナリ、必ズシモ王氏ノ説ノ如ク是子ニ改メズ。爲之ハ之ヲ脩ムルナリ。

少頃ハ須臾、輟ハ止ムナリ、得之失之ノ之ハ國ナリ天下ナリ、臧ハ善ナリ。

者ノ字王氏ニ從ヒテ行トスベシ。

終身ハ其人君ニ就キテイフ。

介人ハ善人、大師ハ三公、藩垣皆マカキ也。

班治ハ辨治ナリ。顯設ハ引キ立テテ適當ノ處ヘ置クナリ。

藩飾ハオホヒカザリニテ身分相應ノ外形ヲ具フルナリ。四統ハ以上ノ四總要ナリ。俱ハ具トナスベシ。

待^レ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レ好之也。然而于是^レ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レ欲之也。

然而于是^レ獨爲之。然而于是^レ獨猶將爲之也。

然而于是^レ獨猶將爲之也。王念孫曰。案三于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子。是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爲是子。後人因改爲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相應。又與好之相復矣。于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子猶將爲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行。外傳無。不爲少頃輟焉。輟息也。言不。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皆指天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不臧也。○否補。美反。別彼列反。是其人者也。起下之詞。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攻衛孔子客。而趙簡子不攻之類。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亾。詩曰。介人

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介人。詩攷與元刻同。宋本作介。顯詩也。大師。大雅板篇介大。謂大德之人也。藩藩衛也。垣垣牆也。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義爲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所字。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何也。曰。善班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何也。曰。善顯設人者也。顯設。顯設猶云顯大。先謙案。設用也。顯設人。猶言顯用人。臣道篇云。正義之臣。設言正義之臣用也。議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而行。而可。言用何道而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同義。施訓用。故設亦通。其位班而加文飾。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洛下同。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夫大夫如字。顯韓詩外傳。俱作具。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

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何也。曰。善班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何也。曰。善顯設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何也。曰。善藩飾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何也。曰。善歸之者也。夫是之謂能羣。夫大夫如字。顯韓詩外傳。俱作具。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

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樂之。夫是之謂能羣。夫大夫如字。顯韓詩外傳。俱作具。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

去ハ天下ノ人心之ニ背
キ去ルナリ。

擅ハ專ナリ、官事ヲ專
務トスルナリ。

論ハ語ニ作り、決ノ意
タルベキコト儒效篇注
ニ見ユ、即チ徳ノ上下
ヲ決シテ位ノ次序ヲ定
ムルナリ。
使ノ下ノ其ノ字ハ刪
載ハ行フナリ。

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亾而天下去之。

先謙案。統猶言總要也。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亾則國亾。省

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舊本。生養作養。生。今據宋本。

韓本改之。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先謙案。說文。擅。專也。言得專其官事。士

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擅。專也。言天子諸侯以輔相無私也。言天子諸侯以輔相

得其人爲己任。大夫士以專力于官事。保職業爲己任。○相息亮反。論三公一相。無所不總。大夫專領一官之事。士謹守其職也。論徳而定次。先

謙案。論當爲議。說見儒效篇。量能而授官。論徳。禮記所謂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是也。量能。乃司馬辨論官材。是也。皆使

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上賢使之爲

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

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黼黻文章。雕琢刻鏤。詳見于富國篇本注。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

所同ハ普通一般ノ事
ナリ。

増注本頭注ニヨレバ元
本ニハ成珍ノ成ノ字ナ
ケレバ、此ノ句ハ俞氏
ノ説ニ從ヒテ備ニ珍怪
ニ作ルベシ。
所行ハアリ餘リテ爲
ス所ナリ、即チ贅澤ス
ル所ナリ。

財ハ裁ニシテ、切リモ
リナスルナリ。
飾ハ衣服ニ等差ヲツケ
テ示スナリ。
其所ハ其ノ各自ノ身分
立キ場ナリ。
爲異ハコトサラニ異
様ニスルナリ。

流淫ハ偏ニ沈溺スルナ
リ。
徧ハ行キトドクナリ。

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

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

成珍備。俞樾曰。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正論篇。食飲則重太牢。而

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是所行也。盧文弨曰。行。俗間

本作術。先謙案。賦篇。暴人行矣。楊注。行饒也。此言重色重味。皆所饒。爲之有餘之意也。故云。財行以明辨異。下文行及百姓同。行餘也。言天子至於庶人。衣食居處既充足。加之以文章珍備。其所有餘。聖王財行以明辨異。盧文弨曰。財行。元刻作則術。則術。財讀

也。○重直用反。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

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所。人人人知己之位極

保萬世也。左氏隱公元年傳曰。不如早爲之所。與此所字同。○長竹丈反。朝直遙反。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

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

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徧。徧也。

至道大形ハ一節ノ題
目ニテ道ヲ致スノ大要
ナリ。有レ常ハ一定普通ノ標
準規範アルナリ。知レ方
ハ趣向ヲ知ルナリ。纂
論ハ多數人ノ意見ヲ
集メテ論議スルナリ。
克ハ免ニテ勉ノ意ナ
リ。

兼聽ハ衆言ヲ兼ホキク
ナリ。齊明ハ万事ニ行
キテタリテ通明スルナ
リ。序ハ次序ヲ立ツル
ナリ。材技官能ハ材質
技倆ヲ視テ、其ノ長所
ヲトリテ適當ノ官ニ就
カシムルナリ。

先時者ハ命ヲ待タズ
ミテ妄ニ事ヲ作スモ
ノ、不逮時者ハ既ニ

命ヲ蒙ルモ因循シテ怠
ルモノナリ。固ハ習慣
トナリテ固マ
ルナリ。

五官各々固定ノ職分
アリテ勝手ニ相通用ス
ルコト能ハズ。探ハ慢
ノ誤ニテ怠慢ナ
リ。

不レ留ハ事ノ抄ドルチ
イフ。止ハ自己ノ地位
ナリ、集解本ハ宋本ニヨ
リテ正ニ作ル。

不レ視不レ慮不レ動ハ天
子ノ百事ニ對シテ一
親カラセザルチイフ。
塊然ハ何モセズシテ居
ル貌、服ハ支ニ同シ。

修靡也。流洩也。淫淫溺也。○行下孟反。稱尺證反。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公王。此

之謂也。○至道大形。先謙案。言至道至於大形之時。自此以下。論道之大形也。隆禮

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先謙案。知方。皆知所向。知方。皆知

所趣。○纂論公察。則民不疑。先謙案。爾雅釋詁。纂。繼也。纂論。謂使人相繼論

公察善思。論不亂。纂集也。公察無私也。纂當。議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不疑也。成相篇云。

作。察。與撰通。言上之所撰。擇論定者。公正明察也。賞克罰偷。則民不忘。先謙案。王

曰。克當爲免。字之誤也。免與勉同。言勉者。賞之偷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衆庶不

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改。

宋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此。尙作免。谷永傳。免通樂。竝以免爲勉。韓詩外傳。正作

賞。勉。罰。偷。韓詩外傳。克作勉。是也。偷。怠慢也。言賞勉力者。而罰怠慢者。則民不忘。兼

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先謙案。材。材以

驗技。官以程能。上文云。量能而授官。王制篇云。無能不官。正。莫不治理。則公道

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先謙案。書治要。材技作拔材。是也。息止也。○分扶問反。塞。悉則反。

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先謙案。音悅。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不待命而私爲事者。不逮時者。謂不用命而人習其事而固。先謙案。固者不

怠事者。○先悉薦反。韓詩外傳。說作諂。下傳注。固不傾移也。禮論篇云。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人之百事。如耳目

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夜反。故職分而民不探。先謙案。分。分既定。

不待探索也。韓詩外傳。探作慢。謂怠慢也。次定而序不亂。先謙案。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

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與政同。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

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稟。與梁字略相似。故慢誤爲探。兼聽齊明。而百

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

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先謙案。止。謂己所立之位也。益。百姓易俗。

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先謙案。扶下同。

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先謙案。夫音

官人。而後視聽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胛之從

心。先謙案。盧文弨曰。四胛。宋本作四支。塊。然無爲貌。塊然。正坐無爲之貌。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

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先謙案。詩大雅抑篇。基。基趾也。言有此恭人。而後德化可大行也。○爲人主

辟ハ避ナリ。
相ハ宰相ナリ。
徑ハハヤク便ナリ。

得ハ相チウルコトナリ、其人ハ適當ナル相ナリ。
幸ハ冀フナリ。

六ハ大ノ字ノ誤ナルベシ。

賢者チシテ國事チナサシメ置キナガラ、天子ハ不肖者ト與ニ之ガヨシアシチイフ、脩士ハ高潔ナル人ナリ。

恐ハ求ニ作ルヘシ。

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
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
圖先謙案。徑猶疾也。便也。脩身篇云。莫徑由禮義與此同。圖相佐良則國安榮也。徑捷徑也。○相息亮反。

故智而不仁不可。仁而不智不可。既智且仁。是人之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
圖智舊作知。今據宋本改之。

不仁。賢佐也。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
圖幸。今人主有六患。

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汗邪之人疑之。
圖先謙案。羣書治要。汗作奸。下同。

乎哉。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
圖直木影無可枉之理。而猶恐之。故曰惑或曰恐當作求。王霸篇可徵。○

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
圖王念孫曰。孽猶害也。下文云。眾人之孽。汗邪之賊。義竝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擊妖孽。謂相爲災害也。昭十年左傳。濫利生孽。杜注曰。擊妖害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
圖先謙案。玉篇瘞瘡也。圖好美也。惡醜也。擊妖擊也。足。循乎道之人。汗邪之賊也。
圖盧文昭曰。元刻循作脩。王念孫曰。循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要無。俞樾曰。循乃脩字之誤。元刻是也。脩道與汗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汗邪之人疑之。亦以脩與汗邪對。是其證。

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
圖以禮參考之。而其中之者賢。用人之法。禁之以等。

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稽之以成。
圖稽。考也。成如周禮。獻素獻成之成。言素所計事之成也。○日月積久。校之以功。

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智。

皆用人之法。

成ハ成績ナリ。
日月チ久シクツミテ勉勵セシヤ否ヤチ考ヘミルニハ結果ノ如何チ以テスルナリ、校ハ考ナ臨尊ハ尊キ者ノ上ニ

參ハ參考スルナリ。限禁シテ敢テ等チ越エザラシム。

瘞ハ「ヨウ」キ「ネアト」ノ類ニテ、衆人ヨリ視レバ妨害トナルニタトフ。平ノ字刪ルベシ。賊ハ汗邪ナルモノヨリ視タル賊ナリ。

位スルナリ、縣ハ計ルナリ、輕重共ニ權力ニ就イテイフ。萬舉ハ平生一切ノ一舉ニテ沈澗ナリ。

守ハ道ヲ守レコトナリ。有レ之無レ之ノハ以上舉ゲタル諸性質ナリ、誦ハ誦ノ誤ナルベシ、有テ無トシ無テ有トスルナリ。

伯樂ハ善ク馬ノ善惡ヲ見分ケ君子ハ善ク人ノ善惡ヲ見分クルナリ。

取レ之ハ之ヲ採用スルナリ。

及ノ字増注本ニ從ヒテ存ス、者ノ字ハ千里ノ下ニ在ルベシ。

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謂方

物出謀。是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愒也。謂所

據宋本改之。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謂所

者若白黑然。可誦邪哉。謂先謙案廣雅釋詁誦屈也。呂覽壅塞篇注誦枉也。言白黑分明焉可枉屈乎哉。謂誦疑當作誦字之誤。

人此明王之道也。謂伯樂善相馬者已。見于前篇。樂音洛。

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謂射射上如字。下食亦反。中陟仲反。下同。縣故涓反。

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謂王念孫曰。案不。猶非也。說見釋詞。

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謂盧文昭曰。善取下。俗間本有及字。王念孫曰。欲得善取速致遠者。宋呂錢本竝如是。元刻世德堂本速

不能制人己ヲ制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然而ハ危亡ノ至ルニモカカハラズトノ意ナリ。若是ハ上ノ善射善取ヲ得ントスルコトナリ。

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間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取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取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彘門矣。欲得善取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遠。即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俞樾曰。王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隨者字疑當在千里下。○取與御同。下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謂韓詩外傳。欲上有今字。調壹上下將。謂將字管。下四句。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謂非得其人。欲以法數驅使其民。以固城拒難。治世則能制人。人不能制己。卒然有不虞之事。則不可支也。○難乃且反。治則直吏反。此句不與上下連屬。恐有衍脫。宜言亂則無危辱滅亡之禍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謂案語助。○相息亮反。便婢。縣反。下同。比。毗志反。己音紀。豈不過甚矣哉。故有

不見ハ見ル能ハザルナリ、不聞亦同意。

弛易ハ移易ナリ、綱差ハクヒチガフナリ。

拘脅蔽塞ハ困厄ニカカルナリ。

危ハ上ノコトヲ知ラザレバ困厄ニカカルニ至ルチイフ。

便嬖ハ近習ノモノニテ必ズシモ佞人トモズ。

器ハ室ノ北出窓ナリ。

慧ハ集解本惠ニ作ル、規ハ規度ニテハカルナリ。

國具ハ國器トイフガ如ク、國ノ用トナルモノナリ。

物故ハ死ナリ、則ハ而如シ。

原ハ源ト同シ、國事ノ起リ來ルコト絶ユル期ナキナリ、不應ハ相順應セザルナリ。

基ハ几ニ作ルベシ、几杖皆人ノ倚賴スル所トス。

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子孫也。○牆之外。目不見也。言一里以外也。案呂氏春秋曰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也。

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謂所守

所司也。言人之所聞見不過步武尺寸之間而其所可見如是廣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綱差者矣。先謙案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弛易猶言弛慢。綱不正曰綱。綱差參差不齊。綱元本弛作施。儒效篇有施易之語。楊倞訓移。今按弛施移古字通。論語君子不施其親。陸本作弛。史記衛綰傳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是其徵也。綱齒差錯不齊貌。○易如字。綱五溝反。而人主無由知之。

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言境內有所差錯弛易而不知之。則爲邪臣所脅蔽之本也。○塞悉則反。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

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

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曰嚮與向同。嚮嚮鄉同。士虞禮曰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如初。鄭玄曰鄉。鄉名也。又七月詩曰塞向墜戶。毛萇云向北出牖也。○便嬖。嬖反。下同。牖由久反。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智慧足使定物。然後可。○曰盧文昭曰。惠用先謙案。便嬖猶近習也。苟書用便嬖。不作邪佞解。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宋本改之。規規度也。○知音。夫是之謂國具。○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夫音扶。下同。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猶而也。按漢書蘇武傳注。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三國志高堂隆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愛曰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蓋本于此。如是國者。脫誤。事物之至也。如泉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曰一物失理。亂之端。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

官而後可。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儀禮士喪禮。組綦繫于踵。鄭注曰。綦。履係也。所以拘止屨也。漢書楊雄傳。履機槍以爲綦。外戚傳。思君分履。綦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爲喻。○綦。疑當作几。篆文頗似。音亦相近。几。杖人主之所倚者也。○相息亮反。下同。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

墳撫ハ鎮撫ナリ。

相與ハ相協約同盟スルナリ、相接ハ相交際スルナリ。

喻志ハ人君ノ旨ヲ他國ニサトシ告ケルナリ、決疑ハ問題ヲ解決スルナリ。

不還秩ハ不還私ニ作ルベシ、還ハ營ト通ス、反ハ叛ナリ。

應薄ハ急迫ノ事件ニ順應スルナリ、扞ハ抗抵スルナリ、然後可ノ三字集解本無シ、今増注本ニヨリテ存ス。

德音足以墳撫百姓。

國盧文昭曰墳卽鎮字元刻作鎮

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

國任委任

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

不相接也。

國左氏傳所謂結其四援也

然而不必相親也。

國先謙案不皆和好之國故人主

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

國管仲執齊政爲游士八

類是也詳見于齊語。

其辨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

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

國王念孫曰秩當爲私字之誤也還讀爲營言不

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山至

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成相

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主謂營惑其主也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

也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還字或作環管子五蠹篇

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營見下說文ム字解引作自營爲ム管子君

皆謂營其私也國徂徠曰未詳蓋不還舍與其屬謀不待反命而獨斷也然而應薄

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之文十二年傳薄之言迫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薄而觀

薄猶應迫也言有逼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國煩國之所煩

苦如子產爭貢是也齊與荆通荆翦截也秩當作私字之誤也戰國策應侯答蔡澤曰公孫

鞅事孝公極身母二盡公不還私注曰還反顧也反叛也薄急迫也扞扞格也言事急迫則

知慮難出也而今此人又能之未嘗失其應也○說音稅齊才細反斷丁亂反難乃且反還

音旋薄 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

音迫 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

之孤孤獨而掩謂之危。國使所史反 國雖若存古之人曰

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國詩大雅文王篇毛萇曰濟

○材人。國盧文昭曰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 願慤拘錄。國盧文昭曰榮

謂拘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願慤檢 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國

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勅錄義長 是也。織細也嗇吝嗇也言細密其出納不妄出也。○喪息浪反。是官人使吏之

材也。脩飭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備之心。國盧文昭曰元刻脩

作才今據宋本元本 守職循業。國盧文昭曰 不敢損益可傳世也。

改之○分扶問反 當作世傳言謹守其法而不損益可永世相傳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

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國爲于僞 知好士之爲

美名也。國好呼 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

掩ハ闇ト同シ。

材人ハ人ノ材質ニ因リテ之ヲ適用スルノ道ヲ論ズルナリ。

願慤拘錄前ニ見ユ、正直ニツツシミツトムル計數ハ計算、纖嗇ハコマカニツツマヤカナ

傳世ハ永世ニ傳フルナリ。

本ハ農業、末ハ工商ナリ。

知尙賢使能之爲長功也。

圖長竹

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

圖本言農也。末言商賈也。○材與財通。

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

圖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

無爭之爲便。

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

圖先謙案不泥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乎拘泥也。權物稱用。○相息亮反。

圖權物稱用。楊注已見于王霸篇。○稱尺證反。泥乃細反。

是卿相輔佐之材也。

圖舊本無也字。今據宋本補之。

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失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

圖佚與逸同。治直吏反。

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

圖上道由也。安語助也。值讀爲輔與特獨也。值讀爲輔與特獨也。值讀爲輔與特獨也。

不知道此道。

圖先謙案道此道由此道也。

安值將卑執出勞。

圖先謙案道此道由此道也。

安值將卑執出勞。

圖先謙案值與直同。併與屏同。彊國篇併

直同。執舊作執。今據宋本改之。出勞物茂卿

併耳目之樂。

圖先謙案值與直同。併與屏同。彊國篇併

己之私欲。楊注併讀曰屏。屏棄也。與此同。

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辨之。

圖先謙案極也。偏篇作一日而曲辨之。內蓋曰

之誤。圖併讀爲屏。○樂音洛。

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禁偏能。

圖禁極也。偏能一偏之能也。言人君當

知大體也。

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

論官ハ其ノ人物ヲ論定シテ相當ノ官位ヲ授クルナリ。

伏ハ逸ニテ無事ナルナリ。

執ハ勞位ナリ、出勞ハ力ヲ出シテ勞役ニ服スルナリ、貫日ハ日ヲ累スルナリ、曲辨ハ委曲辨別スルナリ。

一日、集解本ハ宋本ニヨリテ一内ニ作ル、今増注本ニ從フ。

偏能ハ大體ヲ統括スルコトト反ス。

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圖盧文昭曰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圖古語

荀子卷第八終

荀子卷第九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

論人臣之善惡。先謙案論者倫之借。字說見儒效篇下同。圖論盧困反下同。

有態臣者

圖謂以佞媚之態事

其君

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

解並在

內不足使一民

外不足使距難

圖難乃且反下同

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

說

說音悅或作悅。圖下說功臣云。士信之諸侯當作諸士。

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

以佞媚為容態

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郵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

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

環王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圖王念孫曰。楊說甚迂。環讀為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皆是也。營訓為惑。故或謂之營惑。漢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猶營繞之為環。繞營衛之為環。衛餘見前。不還秩下。字或作還。成相篇云。比周還主。黨與施是也。楊注。還繞也。誤與此注同。還與營古亦通用。說見前。不還秩下。圖恤猶思念也。比阿黨也。周密也。冢田虎曰。篡臣者篡

此篇ハ前ノ君道篇ニ對シテ臣ノ道ヲ論ズ。論ハ倫ト讀ム。倫類ナリ種類ナリ等類ナリ。態臣ハ容態ヲカザリ作ルモノ。篡臣ハ君ノ政ヲウバフモノナリ。一ノ民ハ國民ヲ統一スルナリ。距ハ拒ト同シ。

說ハ人ヲ悅バズナリ。

郵ハ心ニカクルナリ。環ハ營ナリ。營ハ惑ハスナリ。

兩以ノ字、増注本ニ無シ。

形ハ顯ナリ。

卒ハ卒然起ル事ナリ。齊給ハ前ニ見ユ、敏捷ナリ。接譽ハ接レ與ニテ猶ホ比類トイフカ如シ、無方ハ事物ノ起リ來ルコト常無キナリ、類推シテ複雜ナル出來事ニ應ズルナリ。曲成ハ委曲成就、制象ハ制度法象ナリ。

必死必危等ハ用ヒラルル臣ノ身上ニツキテイフナリ。

奪君之威權之謂也。○比毗志反。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盧文昭曰兩以字元

刻無宋。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形制也。言施政

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遠越也。盧文昭曰。刑元刻作形。注同。今從宋本。郝懿行曰。刑與型同。模範之屬。作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為民所法。刑猶形也。民猶影也。如影隨形。不暫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古無訓刑為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先謙案。宋台州本影作景。形下形於下也。富國篇曰。三德者誠乎上。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蒼忽反。圖本

注應事而至。疑當作事至而應。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不待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圖俞樾曰。楊注未得接譽之義。接其聲譽。豈遂足應

無方乎。譽當讀為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即此文

接譽之義。先謙案。楊俞說皆非。譽即與字。說見儒效篇。圖物茂卿曰。接譽即接豫。愛曰譽。與豫通。大略篇曰。先事慮事。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

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

用態臣者凶。圖王子。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

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圖死危言其臣死或危也。非論君也。下榮。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相趙後

尊並同。仕燕。終死於齊。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鞏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

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儀或作祿。圖對蘇

秦言之。則作儀。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

為優者。字衍。韓之張去疾。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

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也。圖盧文昭曰。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

竝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并攷良傳。補正。圖本注。襄哀王三字。從謝墉意。因良傳。補正。○

去起。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蘇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悅蘇秦。蘇秦乃

呂反。趙之奉陽。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君。及至布衣之

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

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

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

時猶不肯胡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

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

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圖盧文昭曰。欲

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圖本。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公之舅狐假犯

注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圖本。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公之舅狐假犯

其字。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見于非相篇。殷之伊尹。周之

吉凶ハ國ヨリ視、賢不肖ハ君ヨリ視タルモノナリ、志ハ君タルモノノ之ヲ記憶スルナリ、積ハ臣ヲ用フルコトヲ考フルナリ。

偷合ハ唯ダ目前ダケ人ノ意ヲ迎ヘテ合スルナリ、苟容モカリソメニ人ニイラレルコトヲツトムルナリ、養交ハ私ニ多ク人ト交ハルナリ、過謀ハ過テ爾謀、過事亦同意、殞ハ墜シ壞スナリ、具ハ事項ナリ、集解本ハ宋本ニ依リテ懼ニ作ル、今増注本ニ從フ。

比知ハ智ヲ合スルナリ、彊ハ強、橋ハ矯ナリ。

重ハ權威勢力ナリ、功伐ハ功績トイフガ如シ、拂ハ君ノ意ニ違ヒテ事ヲナスモノナリ。

惑君ハ増注本ハ惑之ニ作ル。

趙及魏ノ下ノ也ノ字増注本ニ從ヒテ存ス。

設ハ用ナリ、頗ハ邪ナリ。

大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

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國吉凶。舊作凶吉。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極言極於此域也。○大音泰。必謹志之。而慎自爲擇取焉。足以稽矣。

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郵君之榮辱。不郵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

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後說是。持祿養交。見後議兵篇持養下。○否補美反。○養私交也。

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

殞。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

父兄。謂同姓大夫也。曲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

比知也。知讀爲智。國爭側逆反。下同。比毗志反。

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橋君。

彊其丈反。橋與矯同。屈也。○盧文昭曰。橋宋本作橋。卷內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矯。

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

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郤至驟稱其伐。拂。讀爲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盧文昭曰。注或讀爲佛。舊本佛作佛。說文。佛。違也。今改正。○大戴禮曰。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本注佛字。舊作佛。謝墉改之。今從之。反軍當作反君之事。二字當移存趙下。

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

國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明君之。而閻主惑君以爲己賊也。○盧文昭曰。所尊所厚也。宋台州本同。治要音紀。

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

伊尹。諫大甲。箕子。諫紂。

比干子胥。可謂爭矣。

比干。爭紂。子胥。爭吳王夫差。

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

盧文昭曰。於趙於魏下。俗本並有也字。宋本元刻皆無。

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

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先謙案。

荀子卷九 臣道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信ハ伸ナリ、遠ハ大ノ如シ。

爪牙之士ハ勇猛ノ士、施ハ用、作ハ起ナリ。

處ハ適宜ニ處置スルナリ、垂ハ外國ト接スル邊鄙ノ地ナリ。同ハ人ノ智ニ同シ、人ノ智ヲ用フルナリ。賢ハ享ト同シ、盛ハ成ナリ、成功結果ヲウケ收ムルナリ。

補削ハ彌縫ノ意。

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杜預左氏傳注曰：頗不平。○朝直遙反。頗普何反。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

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爲伸。謂道行也。先謙案：以上下文例之。爪牙之士施。遠猶大也。左氏昭公四年傳曰：不十年修其惡不遠。

則仇讎不作。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用。楊訓施爲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界垂。

垂不喪。垂與陲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界垂。故明主好同而闇主

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先謙案：與享同。闇國篇曰：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

沒也。妬妬丹。故反。妬俗字。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闇爭。側逆反下同。事中君者有諫爭無

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橋拂。補謂彌縫。除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匡救之也。橋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橋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賢之

名。故不爲也。拂音佛。闇盧文昭曰：拂讀爲弼。前注是也。此音佛。誤。王引之曰：楊分補與削爲二義。非也。聽從諫爭。諂諛補削。橋拂皆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資胥無善削縫。隲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割削縫。純緣亦兩字同義。

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

舊注以削爲翦削。誤。與楊注同。呂氏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蓋古者謂縫爲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迫脅

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

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

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防其躬身。此之謂也。

長竹丈反。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防其躬身。此之謂也。

逸詩。邠懿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爲成俗。言彼習非勝是。不可變移。默足以容。庶不有害於躬也。躬身一耳。爲足句兼取韻。隲防舊作妨。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言

天降大命。將以此國。以此告人。則罪將及其身。宜緘其口。以

防身害也。唐風揚之水詩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亦此意。○恭敬而遜聽從

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

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

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橋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

記曰：和而不流。強哉橋。剛折剛直。面折也。端志不。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

邪曲也。橋字見于上。橋當作矯。志當作慤。○

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

曉ハ君ヲサトスナリ、然ノ字刪ルベシ。

化易ハ至道ヲ以テ君ノ性質ヲ變化スルナリ、關内ハ至道ニ入ルルナリ。

樸馬ハ未ダ馴サレザル馬、赤子ハ嬰兒、餒人ハ飢人、暴君ニ事フルコト手ハハラカニシ又タ徐徐ト道ヲ説クベク、若シ之ヲハゲシクシ又タ急ニスレバ反ツテ害ヲ招クニ至ルベシトナリ。

因リテハ乗ジテトイフカ如シ。辨ハ變ト讀ム、故チ變ジテ新トナスナリ。

除ニ其怨ハ惡人ヲ除キ去ルナリ。曲得所謂ハ上ニイヘル化易關内ノコトヲバ、カクシテツブサニナシ得ラルトナリ。

不順ハ君ノ順應シ來ラザルナリ、不疾ハ我ノ怠慢ナリ。

苦ハ勤苦ニテ上ノ敬忠ヲ包ム。

不至流洄雖柔從而不屈。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爲不爭。

曲雖寬容而不與爲亂也。道無不調和也。言皆不違拂也。關俞樾曰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道楊注不詞。關至道猶言入道也。不與君道篇至道同也。關能化易時關内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爲開以上疑脫喻字。而能化易時關内之是事暴君之義也。傳寫誤也。

內與納同言既以沖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關郝懿行曰關閉也。內入也。化易者謂開導其善心。關內者謂掩閉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侯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是關與納義近。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下文曰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故曰時關内。

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之事暴君之不當改關爲開。之難故重明之也。關馭與御同。樸舊作撲今據宋本改。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若食餒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餒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關鄭懿行曰樸馬未調也。赤子難曉也。餒人毋速飽也。三者正明化易關内之事。蓋必順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逆遇其邪施之機閉庶令回心易嚮。日遷善而不自知也。下四句仍申明此指其妙全在於因憂懼喜怒其因之也。改過辨故入道除怨其因之之權也。關言徐而諫之不敢急爲也。本注前說非。○食祥吏反餒與餒通。奴罪。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則懼反關言稍稍異言導之不遽告以禮義之正也。

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關王念孫曰揚說使其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爲變變其故謂去

故而就新也。憂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變其故。變亦改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變也。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辯苟本作變。莊子逍遙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忻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怒除去。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謂即化易君性也。關所謂改其過以下之四事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關盧文昭曰案此逸書也。郝懿行曰此逸書。楊以爲伊訓異文。非是。關今伊訓大有異同。○拂音佛。關書逸。○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爲或爲違。關盧文昭曰故無德。元刻作故德。郝懿行曰疾者速也。苦者勞也。言事人之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敏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壞之。雖有勤苦。自滅沒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補過。有而不能自保其有也。古來功勤忠敏之士。或構凶釁。不能善處功名之際者。無德故耳。傷疾墮功。義具上文。敬忠皆得謂之勞苦。故以滅苦包之。楊氏未加省照。疑其錯誤。非也。王念孫曰苦當爲善。字之誤也。隸書苦字作苦。與善相似。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即上文之忠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文言之。先謙案。郝王二說竝通。關故無德。疑當作故不順。○墮許規反。關徂徠曰苦當作敬。白鹿曰脫亡忠二字。○有大忠。

○有大忠。德疑當作故不順。○墮許規反。關徂徠曰苦當作敬。白鹿曰脫亡忠二字。

復ハ覆ニ作ルベシ、覆ヒタスクルナリ。

調ハ調節スルナリ。

倫合苟容、養交、皆上ニ見ユ。以之ノ之ハ衍。

賢人アリテ吾之ヲ敬スルコトヲ知ラズバ、コレ禽獸ト異ナラズトナリ。

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

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國僉樞曰。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爲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乎。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覆。韓詩外傳。復作覆。言以德覆翼之也。

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

謂匡救其惡也。國郝懿行曰。補之。韓詩外傳。作輔之。亦於義爲長。楊注非。

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爲下忠也。不郵君之榮辱。不郵國之臧否。倫合苟容。以之

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羣書治要無下之字。是也。○否補美反。若周公之於

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

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

矣。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國先謙案。議兵篇。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皆殷紂時事。則說苑誤也。國夫音扶。差初

反。佳。○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語助。人賢禽獸不知敬賢。國盧文昭曰。正文不敬。舊作不能。誤。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國敬舊作能。今據宋本韓

而不敬。則是禽獸也。

禽獸不知敬賢。國盧文昭曰。正文不敬。舊作不能。誤。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國敬舊作能。今據宋本韓

本改。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

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

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

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爲害有甚於此也。國王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它而止。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

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而言。若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釋不敬暴虎四句。而不

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它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

氏春秋安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它而止。高注曰。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

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它。此不

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國毛萇曰。戰戰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愛曰。暴或與搏古音通。與孟子馮婦搏虎之搏同。○馮皮水反。

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

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

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

狎ハアナドルナリ、不肖ノ人ヲ敬セズバ害ヲ招クベシ、暴虎ハ空手ニテ虎ヲウツ、馮河ハ徒足ニテ水ヲ渡ルコト、人皆此ノ二事ノ危キコトヲ知ラズトナリ、此處ニテ他ノ危キ事トハ不肖者ヲ敬セザルコトニアタルナリ。

情ハ意味ナリ、ダトヒ意味ハ違フトモ、イトヒ

小球大球已二前二見
ユ、小國ハ小球ヲ、大國
ハ大球ヲ贈リ來ル、下
國ハ天下ノ諸侯、綴旒
ハ表章ニテ人ノ仰ギ見
レモノ、此詩ヲ引キテ
以上湯武ノ成功ヲ明ニ
スルナリ。

此篇ハ賢良ノ士ヲ招致
スルノ道ヲ論ズ。

衡ハ廣ナリ大ナリ、顯
幽ハ隱レタル理ヲ明ニ
ス、重明ハ既ニ世ニ顯
明セルモノヲ更ニ顯明
ナラシムルナリ。

加累ハ人ニ言ヒカケテ
シテ迷惑ヲカクルナ
リ、語ハ謔言ナリ。

隱忌ハ人ノ德ヲ嫉ミ忌
ムナリ、雍蔽ハ人ヲオ
サハオホフナリ。

禽犢之請ハ賄賂ヲ用ヒ
テ求ムルナリ、流ハ據
リ所ナキナリ、怨ハ謔
言、不官而衡至ハ來ル
ベキ路ニ由ラズ橫流シ
テ來ルナリ、明譽ノ譽
ハ察ノ誤ナリ。

定ニ其當ニ而當ハ其ノ事
實ニ當リタル所ヲ判定
シテ外レザルナリ、士
ハ王氏ノ說ニ從ヒテ出
ニ作ルベシ。

忠言忠說等ノ意志ヲ明
ニ上ニ通セントスルモ
ノ並ビ起ツテ其ノ忠ヲ
十分ニ盡サント希ハザ
ルハナシトナリ、方ハ

下國綴旒此之謂也。

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
也長三尺執圭指筵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縵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
權險之平爲救下國者也○毛萇曰綴表旒章也愛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諸侯所執以爲
贊也爲下國表章謂人皆瞻之也。

致士篇第十四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擁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
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俞樾曰按楊注衡平也下文衡至注曰衡讀爲橫前後兩字異
訓失之。衡聽之衡亦當讀爲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
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
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並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矣。先謙案重明猶書堯典之
明明此言用人之術。顯幽謂幽隱之地顯幽書所謂揚側陋也。明謂顯明之地重明書所謂
明明也。衡聽以下蓋五條也。本注非。○重直用反下同。

之譖君子不用。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

即意忌謂妬賢也。史記平津侯傳云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云張湯文深意忌唯其
意忌是以雍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之譖君子不用。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比毗志反累力軌反。隱
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王念孫曰楊誤分
隱忌爲二義且下文言雍蔽則隱忌非雍蔽也。隱忌
意忌是以雍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所謂雍蔽也。意隱聲相近。意忌之爲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矣。史記
孝文紀故楚相蘇意。漢紀作蘇隱。凡之部之字或與諄部相轉。上去聲亦然。樂記天地訢合
鄭注訢讀爲熹射義。堯期稱道不亂者大雅行葦傳作堯勤。左傳曹公子
欣時公羊作喜時。荀子性惡篇驩驩驩驩。即驩驩皆其例也。○近巨斬反。貨財禽犢
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
謂也。○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
至也。○不官而衡至者不由其官而自他來者也。譖說
文訓愬故本注訓愬譖也。不必譏言也。○聞聽而明譽之。聞聽
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爲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
獻其謀也。○譽疑當作譽字之誤也。○察古察字。○徂徠曰聞當作開。定其當而當
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爲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
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郝懿行曰士者事也。古士仕事俱通用。此士謂事其事也。王引之
曰士字義不可通。士當爲出字之誤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諸書中出字或誤作士。說見
大略篇。教出下。高注淮南說林篇曰當丁浪反。猶實也。言定其善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刑
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士爲事。又訓事爲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先謙案王說是。○士字彙曰
察也。理也。○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士疑當作正。

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明
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俞樾曰盡忠於上而曰上盡
甚爲不詞盡當讀爲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其證也。漢書高

挾ハ前ニモ見ユ、決ニ同シ、貴名白モ前ニ見ユ、貴名天下ニ明白ナルナリ、天下願ハ天下萬民之ニ從ハソコトチネガフナリ。

集解本ハ宋本ニ據リテ魚龍ヲ龍魚ニ作ル。險ハ棲ムニ危險ナルナリ。

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賚。又作賚。音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為進。然則以盡為進。猶以進為賚矣。爾雅釋詁。蓋進也。蓋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勳。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為上。而不知盡之為進。於古人段借之義。未盡得也。圖古屋隔曰尙。尙猶不尙息焉之尙。庶幾盡其忠也。○方與並通。盡津忍反。圖姦者必刑。故無試為之者。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圖盧文昭曰。下似當別為一條。先謙案。盧說是。今從之。圖夫音扶。

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

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決。能以禮決治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圖盧文昭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日聞此恐有訛。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白。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白三字不訛。韓詩外傳作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日聞乃後人所改。辯見王制。顧千里曰。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以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圖行脩下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

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圖郝懿行

本作ハ本始ナリ、要素ナリ。

曠ハ空ナリ、缺ナリ。

曰。險當為儉。儉與險古通用。儉如山之童。林木之濯濯。皆是。王念孫曰。險乃儉借字。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虞注。儉或作險。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多稽而儉貌。逸周書。儉作險。襄二十九年左傳。險而易行。杜注。險當為儉。山林儉。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枯而龍魚去之也。此與上文山林茂正相反。圖枯讀為淵。險阻也。冢田虎曰。言棲宿之危也。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圖禮記曰。其人存則其政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圖楊未解作字之義。國家之本作。道法之總要。相對為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總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為國家之本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廣雅同。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為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作與既相對為文。言沱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土始乂也。圖並見經義述聞。

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圖總要猶言綱紀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圖之字皆指君子。○治直吏反。下同。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圖盧文昭曰。前王制篇亦有此數語。或是脫簡於彼。圖傳直戀反。

○得衆動天。則可得衆。則可

能ク衆ノ心ヲ得テ事ヲ行ハバ天モ之ニ感動シテ從ヒ助クベシ和樂シテ住メバ長壽ヲ得ベシ誠信ナレバ萬事ニ明通スルコト神ノ如ク夸誕ナレバ徒ニ精ヲ勞シテ喪失スルナリ誠ノ上ニ不ノ字アルベシ

耀ハ照ニテ、夜炬火モテ照ラシテ、飛ビ來ラシメテ取リ食用ニ供スルナリ

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神明言物不能欺也。禮記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夸誕逐魂。夸誕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矜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邴邴行曰。按四句一韻。文如箴銘。而與上下頗不相蒙。疑或它篇之誤脫。魂者神也。夸奢誕謾。所謂逐物意移。心動神疲者也。先謙案。郝說是。今別爲一條。圖夸誕已見不苟。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用賢言用賢之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賢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治要引書多節刪而不增字。其引此文。誠上有不字。此脫不字之明證。圖思如患。所以立之患。謂人主之所爲患也。舊本言上有不字。今據宋本除之。邴徐幹中論引此。必作不。意義甚明。宋本除不字之非也。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行則賢不至也。圖却退也。夫音扶。行下孟反。下同。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圖反舊作返。今據宋本羣書治要改之。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趨也。照蟹者。火必闇。而後蟹赴焉。蟹以陰闇爲居也。二者君子小人之分途也。故明主求賢如耀。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蟬闇主蒐。照蟹。

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對始終。是隆即中也。楊以隆爲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正也。王霸篇曰。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下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中也。楊以隆爲崇高。亦失之。圖隆謂中也。玉篇。隆。中央高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二年與之終。夫教而殺。謂之虐。故爲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圖與以古通用。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卽行。而薄責於人也。圖今康誥大有異同。○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也。禮。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圖。德以叙位。能以授官。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古屋高曰。數度量數制之數。

與ハ以ナリ。初ノ年ニハ寛容ヲ以テ政ヲ始メ、三年ノ後政ヲ成ルニ至リテ進退ヲ加フルナリ。庸ハ用、卽ハスグニ行フナリ。義ニヨリテ刑殺ヲ加フルハ不可ナケレド、刑殺ハ急ギテスベキ事ニハアラズ、唯ダ尙ホ反省シテ未ダ順道卽チ教化ヲ行ハザルチ自カラ責ムベキナリトナリ。程ハ度量衡、準ハ標準、節ハ差等節度、數ハ計數、倫ハ次序ナリ。

隆ハ極ナリ、中ナリ。

荀子卷九 致士

節奏ハ禮ノ行、陵ハ嚴密、生民ハ民ヲ生養スルコトナリ。

文ハ文采ナリ。

隆ハ極ナリ、標準ナリ。

博習ハ徒ニ博ク博習スルナリ。

年六十者、五十者トイフ。通説ハ經ヲ誦シテ講説スルナリ、不陵不犯ハ師説ヲ守リテ敢テ異説ヲ立テザルナリ。

若夔典樂。伯夷。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亦

典禮之比也。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王念孫曰。楊

說。陵字之義。及下節奏陵而文注。皆非是。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者。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

相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嚴密也。故與寬相

相反。節奏欲陵。即此所云節奏欲陵也。楊訓。陵為侵陵。誤與此注同。陵。陵通言。有廉隅也。

節奏欲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郝懿行曰。陵

也。生民以田畜言。欲其寬饒不陝隘也。節奏陵而文。敦禮讓也。生民寬而安。樂太平也。王念

孫曰。而猶則也。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萬章篇

作。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言節奏陵則文。生民寬則安也。節奏

密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陵字或作凌。管子中匡篇曰。有司寬而不凌。謂

節奏嚴厲而文飾著也。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

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

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重直龍反。師術有四。而博習

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見畏

憚也。禮記曰。師者艾而信。可以為師。六十曰艾。誦說而不陵。不

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所學。先

謙案。不陵不犯。謂謹守師說者。下知微而論。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有若以為非夫子之言是也。古屋高曰。陵。學記

不陵節而施之。陵。愛曰。犯。謂犯先師所傳之義。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

理而能講論。虛困反。郝懿行曰。論與倫古字通。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

言。知極精微。而皆中倫理也。注非。論如字。楊音非。與焉。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

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

本從盧校。作水深則回。樹落糞本。盧文昭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郝懿

行曰。回旋流也。糞。糞根也。二句喻弟子於師。不忘水源。木本之意。俞樾曰。樹落下當有則字。

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矣。盧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

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

必荀子之原文。先謙案。俞說是。今從宋本。舊本落下無則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弟

論ハ倫ニテ倫理アルナリ、即チ精微ノ道ヲ知リテ倫理ヲ離レザルナリ。而回ノ而増注本則ニ作糞本ハ木ノ根ヲ莖ガナリ。

水ハ源ヲ木ハ根ヲ忘レザルヲ以テ弟子ノ師ヲ思フニタトフ、通利ハ成業ナリ。善言ニハ善事ヲ以テムクニ、難モ報ナリ。僭ハ與ヘスギルナリ。

荀子卷第九終

荀子卷第十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

此篇ハ用兵ノ宜シク仁義ニ本ヅクベキヲ論ズ。臨武君ハ楚ノ將、孫卿子ハ荀卿子即チ荀子ナリ。本注其故ノ其ノ字増注本ニ無シ。

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以爲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新序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卽孫臏也。今按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臏。盧文昭曰。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羸。楚策作更羸。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刪痛字。注劉向。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此卽劉向孫卿子後。敘文也。新序載此事。亦言臨武君不言孫臏。後敘偶誤耳。增注本書末。據宋本載後敘。而此注敘字。改新序二字。豈向承他人之誤。而今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反不及檢耶。而

先謙案。反各本譌。及據宋台州本改正。 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 觀敵之變動。後之

要ハ要領奧義ナリ。

後レ之先レ之ノ之ハ敵ナリ。

仁人ハ仁人ノ兵ノ意ナリ。

扞ハ衛、頭ヤ首ノウタ
ルルガ如キコトアレ
バ、手ハ直チニ之ヲ保
護ス。

十里ノ國ヲ以テ事チナ
サントスルニ、遠ク百
里ノ外マデモ警戒ユキ
トドキテ、皆相傳ヘ告
ゲ來リテ、我ト一ツト
ナルナリ、而ハ如ナリ。

傳ハ傳ノ誤ナルベシ、
即チ附ノ義ナリ。

延ハ延長、嬰ハ觸、兌
ハ銳ナリ。

入焉焦沒耳。

國王念孫曰案焉猶則也說見釋詞

故仁人上下

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

百將

一心三軍同力。

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將子匠反

臣之於君也

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

冒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

先驚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

謙案言此兩者俱無所用。注義似隔。扞衛也。黑龍條師曰驚讀爲警。言雖詐而襲上下相

和如是則必有知而告之者。故曰先警。昔者秦孟明襲鄭。鄭賈人弦高知而告之之類是也。

○覆扶。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

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爲其耳

目。或曰謂間諜者。蓋呂氏春秋曰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

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百里之聽。下文彼必將來告之之意。

用百里之國。則

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

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爲博博衆也而一

疑當作傳。與附同。冢田

虎曰注明上脫聰字與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皆有

卒卒伍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

備也。

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

之者潰。

盧文弨曰延新序作銳韓詩外傳三作延居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表之延

止ノ字増注本正ニ作
ル、圍居方止ハ對陣シ
テ動カザル時ナリ、盤
石ハ磐石、角擢ハ角カ
クダケトレルナリ。

鹿埤ハ首ヲ垂ルル貌、
隴種ハ龍鐘ニテ涙チ下
ス貌、東籠ハ涙ニテ衣
ノ濕フル貌、孰レモ擢
ケ敗レテ退却スル狀況
ナリ、角ノ字ハ衍文。

東西曰延。嬰今摺字。謂橫布則其鋒長。摺之者皆斷也。兌讀爲銳。謂直搗則其鋒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圍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郝懿行曰延者長也。兌與銳同。荀書皆然。古字通也。延新序作銳。誤字或假借耳。延訓長。故云若莫邪之長刃。兌訓利。故言若莫邪之利鋒。楊注非。韓詩外傳作延。居銳居。與下圍居爲儷。其義甚明。俞樾曰楊訓兌爲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爲說。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圍居而方止。此自以圍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圍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遂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行居字。盧據以說荀子。誤矣。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圍古屋隔曰陣。法有方圓曲直。銳延者直。陣是也。物茂卿曰兌銳通。圍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擢。居圍方止。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盧文弨曰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作圍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語尤明晰。此方止。即方居。變文以儷句耳。先謙案郝說方止非也。說詳上。謝塘本從新序。改正作止。○盤與磐同。案角鹿埤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擢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埤垂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埤丁果服之沾濕然。新序作隴鐘而退。無鹿埤字。盧文弨曰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說文。禾實垂下。謂之穠。丁果切。楊意埤讀爲穠。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即龍鐘也。舊脫龍字。龍鐘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瀧涿謂之霑。廣韻。瀧涿霑也。故楊云。瀧涿沾溼貌。舊誤作瀧隴。今改正。沽亦霑之誤字也。劉台拱曰。鹿埤上角字。涉上而誤。行。案語詞。郝懿行曰。鹿埤隴種。東籠。蓋皆擢敗披靡之貌。顧氏炎武。見日知錄。廿七。引舊唐書。竇軌傳。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此等皆古方俗之言。不必強解。楊氏既云未詳。又引或說。鹿埤龍鐘。瀧涿。似皆失之。新序止有隴種。無鹿埤。物茂卿曰。案助辭。冢田虎曰。角字衍。楊慎曰。鹿埤同。埤丁果反。鹿埤如禾埤下垂也。謝塘

彼ハ敵國ノ君、其民、其上等ノ其ノ字皆敵國民チ斥ス、又ハ有トヨムベシ。

明ハ盛ナリ。

發ハ旆ト讀ム、大旗ナリ、有ハ又、度ハ敬、鉞ハ大斧、乘ハ取ル、火烈烈ハ勢盛ナル貌、退ハ止ムルナリ。

曰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說文。禾實垂下謂之瑞。丁果切。楊意堆讀爲瑞。故音義與之同也。又卽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澗涿謂之霑。廣韻。澗澗霑也。故楊云。澗澗沾溼貌。舊誤作澗龍。今改正。通雅引北史云。宇文泰戰敗。敵兵追及。李穆以鞭擊泰曰。籠東軍士。爾主安在。籠東猶隴種。園居以下二十六字。韓詩外傳作園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

音扶。下同。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如畏灼黥。應好。呼報反。下同。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應盧文弨曰。豈又讀爲有。新序作有。惡鳥路反。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不可得詐。襲也。應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告古毒反。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應俞樾曰。楊注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長而愈明也。國日明猶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也。應先謙案。慮大氏也。說見王制篇。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爲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與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

設ハ用ナリ、道ハ術、行ハ方法ナリ。

將率末事也ハ將帥トナリ、ミヅカラ兵チ率キルカ如キトハ抑モ第二以下ノ事ナリトナリ、效ハ效驗ナリ。

印ハ古ノ仰ノ字、不印ハ上ヲ仰ギタツトバザルカ如キ、下民ハ用ヒテ國チツヨクスルニ足ラズトナリ、下ノ足ノ字ハ増注本ニアリ。效ハイタス、功ハ功利、重録ハ祿ヲ與フルシトチツツシミテ輕シクセザルナリ、上ハ尙ナリ、凡ハ大凡ノ事、一般ノ事ナリ。

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應郝懿行曰。發揚起也。猶書之言。我武惟揚也。毛詩作載旆。傳云。旆旗也。毛詩本出荀卿。不應有異。說文引詩。又作載。坡然則坡發蓋皆旆之同音。假借字耳。韓詩外傳引。亦作旆。應今詩發作旆。新序同。是也。有讀爲又。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應王念孫曰。道行下孟反。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疆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執。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也。應先謙案。以下文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證之。是謂凡在大王之將率者。皆末事也。楊注。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直吏反。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疆。亂者弱。是疆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印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印。應謝本。作上不足印。盧文弨曰。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不印。衍足字。先謙案。盧說是。此後人妄加。今依注文。刪足字。以復唐人注本之舊。應本注不印以下二十四字。標注本無韻會。仰字注所引。無不仰不足仰也。六字。謝塘曰。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不印。衍足字。下可用。則疆。下不可用。則弱。是疆弱之常也。隆禮效功。效。

軸ハ曹ナリ。日中ハ一日ニ滿タザル中ナリ。中試ハ上文ノ士卒ヲ...

於身之上謂荷戈也。國虛文昭曰。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王念孫曰。此本作服矢五...

秦人ハ秦ノ君ヲ指サス。隱院ハ狹隘ニ同シ。生活窮乏ノ意ナリ。

天ハ夫ノ字ノ誤ナリ。要ニ利於上者ハ上ヨリ利益ヲ受ケントスル者ナリ。

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國虛文昭曰。隱院俗本作狹隘。今從宋本。郝懿行曰。隱院猶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王霸篇云。生民則致貧隘。語意正同。注以隱院謂秦地險固。非也。下云...

イフ。

有遇之者一ノ二句ハ
專ラ湯武ニ就イテイ
フ、楊注ノ以魏遇秦猶
ノ五字増注本ニナシ、
焦熬ハコゲヤケタルモ
ロキ物ナリ。

兼ハ以上數箇國ヲ通ツ
テノ意、干賞ハ求賞、
蹈利ハ利ニ馳セ徇フナ
リ、備徒嚮實ハ日備人
ノ勞働ノ力ヲウリテ報
酬ヲ受クルコトナリ、
兼節ハ忠節ヲ極ムル
ナリ、
諸侯ノ中ニ苟モヨク忠
節ノ道ヲ勵マシテ盡ス
モノアラバ、則チ崛起
シテ諸侯ヲ兼ネ亡スコ
トナ得ベシトナリ、
近ハ延ニ作ルベシ、招

齊魏之苟且爲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國標注云衆彊異乎齊之烏合長久異乎魏之衰耗多地以正異乎魏之稅寡正謂征稅也○正音征
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
也熬五刀反國文昭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並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並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撓沸以卵投石焦熬爲推廣雅釋詁曰撓拭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之兵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云云則此有遇之者二句專謂湯武
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備徒嚮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禁節之理也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備徒之人嚮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爲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爲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起而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據正文刪正國節節制也本注兼危也故招近募選隆執

詐尙功利是漸之也

近當爲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執詐謂以威勢變詐爲

尙此論秦也尙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爲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纒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反國俞樾曰楊云近當爲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纂字之誤纂選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楊注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是先謙案漸詐欺也說詳不苟篇國古屋高曰募選謂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尙功利亦論秦人漸謂勸進士卒也○詐側嫁反下同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壹人之術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也以詐遇齊辟之猶以

錐刀墮太山也

辟音譬墮毀也許唯反

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

兵不試

一舉而定不必試也國王者之兵人皆知其不可當故無試之者

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

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

誅其元惡其餘曠悍皆化而來臣役也國王念孫曰拱挹指麾盧依富國篇改挹爲揖案揖與挹通

不煩改字宥坐篇挹而損之淮南道應篇挹作揖晏子諫篇晏子下車挹之挹即揖諸本皆作挹呂本挹作揖盧因改爲揖誤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拱揖今依王說改正宋本挹作揖古字 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國今書此之謂

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齊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

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國盧文昭曰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王念孫曰治讀爲殆殆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彊未足以殆鄰敵王霸篇

延募選ハ兵卒ヲ招キツ
クルナリ、漸之ハ人心
ヲ詐欺ニ進マシムルナ
リ。

齊ハ人心ヲ齊一ニ歸セ
シムルナリ。

王者齊一ノ兵ハ當ルベ
カラザルコト明ナレ
バ、之ヲ試ムルモノモ
ナキナリ、
拱挹ハ拱揖ト通ズ、手
ヲコマケクナリ、指麾
ハサシヅスルナリ。

大齊ハ大ニ整齊スルナ
リ、治ハ殆ニテ、アヤ
フクスルナリ。

翁張ハ勢ノ弛張ナリ。

曰威動天下。疆殆中國。疆國篇曰。威動海內。疆殆中國。殆治古字通。疆國篇。疆殆中國。楊注。殆或爲治。史記。范睢傳。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驅。而博塞兔也。治諸侯。卽殆諸侯。楊謂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疆治當作殆。字之誤也。王制篇云。威疆未足以殆鄰敵也。王霸篇云。疆殆中國。上文亦云。兼殆之耳。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矣。翁敘也。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猶言代疆代弱也。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君也。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爲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至滇。變服從其俗。爲衛鞅。秦孝公臣。封爲商君者也。是其巧拙疆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相若相似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今從宋本。先謙案。相君猶言相長也。廣雅釋詁。長君也。長訓君。則君亦訓長。元刻及注五字。皆妄人增改。未及和齊也。能及於和齊也。人心。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爲挈。挈持也。掎挈猶言掎也。因其危弱。卽掩襲之也。國富。國篇契作挈。義詳于彼篇。

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孟康曰。入王兵之域也。國闔戶臘反。句古侯反。然而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脩。若湯武也。國本統謂仁義也。國漢書作猶未本仁義之統。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疆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國王子況反。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國問爲將者之道也。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疑謀是智之大。國先謙案。言用人不疑。國知音智。行莫大乎無過。國行下孟反。事莫大乎無悔。先謙案。當理而行。故無過。慮必先事。故無悔。國論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人以不必必之。故無功。國盧文弨曰。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間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訛。今悉從元刻改正。先謙案。言成功不能期。必於一出。故下云。有功如幸。文義甚明。楊盧說非。國成不可必。謂其成功不可豫期也。國言事之成否。不可必期。若盡其道。則雖功不成。而無悔恨矣。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陵奪矣。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爲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

增注本ハ相君ヲ相若ニ作リ。注ニ相若云云ノ五字多シ。
相君ハ上ノ相長ト同意。イヅレモ伯仲ノ間ニアルナリ。
和齊ハ人心ノ統一ナリ。倚契ハ手足ヲヒク。司詐ハ伺詐ニテ欺詐ノ意ナリ。
已ニ和齊ノ域ニ入りタルモ。小齊ニアリテ未ダ大齊ニ至ラザルナリ。

事ノ字増注本ニ無シ。成功ハ必ズシモ豫期スベカラズトナリ。

制號ハ命令ナリ。

處舍ハ居住スル處。收藏ハ財物ヲシマツテ置ク處ナリ。

伍參ハ錯雜ナル方法ヲ用フルナリ。

制號政令以下六術ナ

孰ハ熱ナリ、秦ハ吝ナラザルナリ。

君主ノ權ヲ以テスレバ將帥ハ之ヲ殺スベキモ、無理ニ不完ノ地ニ居ラシムルコト能ハズ、將ハ此場合ニ君命奉テセザレバナリ、不完ノ地ハ不完全ニシテ軍ヲ行ルベカラザル所ナリ。法則通りニスル故ニ、必ズシモ君主ノ喜ブ所トナラザルナリ、詐謀ヲ用ヒザレバ敵モ怒ルコトテキヌナリ。

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也。圖伍參謂再三窺之。以丁寧之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

吾所疑。道言也。行也。圖王念孫曰。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以下有

無欲將而惡廢。好惡苟書多以欲惡代好惡。圖物茂卿曰。言勿貪將帥之權而憂

失之也。○將子匠。無急勝而忘敗。圖忘舊作亡今據。無威內而輕外。

反下同。惡鳥路反。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人出戰而輕敵。圖

贈敵禽之道也。○輕牽政反。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如吳王夫差利與晉爭。

而不知越之。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謂不吝賞也。夫是之謂

五權。五者為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

完。圖可以主權殺此將而不可強使之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

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圖欺百姓言出令不信也。又案呂氏春秋云。殺之免之。殘

能得此。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

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

怒。不不苟。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圖至臣猶言上

也。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

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

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

從。欲勝計則凶。圖計。戰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行如戰。

謂行軍也。如戰。謂警戒嚴整也。有功如幸。不務。敬謀無曠。無曠言不敢須臾

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

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

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

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帥

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圖行戶。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圖漢李陵傳。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順命為上。有功次之。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

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不

從ハ順ニテ順當ニユクナリ。戰如守ハムチヤニ進マヌナリ。如レ戰ハ警戒ヲ加フルナリ。如レ幸ハ僥倖ノ如ク思フナリ。無曠ハ無レ曠ニテ忘ラヌコトナリ。

死レ鼓ハ鼓ト存亡ヲ同シクスルコト、今ノ軍旗ヲ重ンズルガ如シ。行列ハ軍隊ノ伍列ノ間ナリ。

獵ハ服ト同シ、賤ミア
ラスナリ。
禽ハ擒ナリ、格ハ抵抗
スルナリ、犇命ハ奔セ
來リテ降ルナリ、不獲
ハ俘囚トセメナリ、
捍其賊ハ其賊ノ爲メ
ニ防禦スルナリ、
順刃ハ刃ノ來ルニ應
ジテ逃ゲ走ルナリ、賁
ハ上將ニ獻ズルナリ。

服民ハ民服ト改ムベ
シ。
詩謳ハ謳歌、竭蹶ハ力
ノカギリ急ギハシルナ
リ。
無ハ雖トヨムベシ。

師ハ師長ナリ。

格ハ抵抗スルナリ、之
ヲ擊タザルハ暫ク待テ
バ降參シ來ルベケレバ
ナリ。

潛ハヒソカニ襲フナ
リ、不獲ハ已ニ克
テバ其地ノ民心服スル
故ニ、守備隊ヲ留メ置
ク必要ナキナリ。
出師ハ一時ヨリ長ビカ
ズ、一時ハ三ヶ月ナリ。
亂者ハ亂國ノ民、其政
ハ上文ノ王者ノ政ナ
リ、其上ハ亂國ノ君、
其至ハ上文ノ王者ヲ斥
ス。

女ハ汝ナリ。

神ハ神ノ如ク人ニ見ラ
ルルナリ。

殺老弱不獵禾稼。同賤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

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

之爲囚俘也。犇與奔同。犇命謂不交鋒刃。奔陣中而降者也。○禽與擒同。

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

捍其賊謂爲賊之捍蔽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併之

賊向也。謂相向格鬪者貢。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云

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開封於宋。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事

詳見于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詔

宋世家。曹觸龍斷於軍。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

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盧文弨曰。史記趙世家。左師

觸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趙策誤作觸龍。當以此注爲正。○斷丁亂反。殷之

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當先謙案。服民當作民服。此誤倒耳。當封而封

民故殷。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

而趨之。○竭蹶。已解于儒效篇。○誦謳。與歌同。無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

同。樂音洛。下同。慶與蹶同。音厥。趨七住反。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

師。師長。○師。音扶。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

有聲之篇。且不攻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誅。其君弔其民。民皆服從。所

以無戰也。城守謂未服其德者。不攻者待其服德也。如有苗是也。上下相喜則慶

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豈尙侵伐乎。○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

潛軍。○先謙案。潛。不須守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

所伐其衆心。○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

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亂者亂國。臨武君曰善。○陳羈問孫

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陳羈。荀卿弟子。言先生之

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

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非爲愛人。循理。○爲爭。孫卿子曰。非女所

知也。○音汝。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

理故惡人之亂之也。○音惡鳥。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

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

往之國。無不從化。○言仁人

時雨ハ時ニ應ジテ來ル
雨、説ハ悅ナリ。

德ハ王氏ノ説ニ從ヒテ
義ノ字ニ作ルベシ。

詩語ノ下、尙ホ其儀不
武、正ニ是四國ノ二句
アルベシ、儀ハ義ノ字
ニ作ルベシ。

便ハ便宜ナリ。

軍ハ君ニ作ルベシ、上
ニハ大王トアリタリ。

認認ハ懼ルル貌。

一合ハ合シテ一ツトナ
ルナリ。
軋ハ踐ミツケルナリ。
本統ハ本領トイフガ如
シ。
甲子ハ紂ノ亡ビタル日
ナリ。
前行素脩ハ平素ニ於ケ
ル行義ナリ。

之兵、具有仁義、其德如神。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

音悅。舜伐有苗、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

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

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

關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極四方極遠之。地。○施以政反。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玩上文語意、其下尙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即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爲

義。王念孫曰、此正承上文遠方慕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

詩改之耳。○今詩武下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八字。○李斯問孫卿子曰、

以前文義考之、此章所引、似脫八字。○武他得反。○李斯問孫卿子曰、

孫卿弟子、後爲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彊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

後爲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彊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

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勢、隱之以恥。

非女所知也。汝女音。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人爲

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爲便也。謂至極之便

也。此與。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

輕爲之死。政反、爲于僞反。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

有此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謝本從盧校、軍作君、盧文弼曰、舊本作凡在於軍、今案

當是君字、先謙案、凡在下作一句、讀不改軍爲君、說自可通。盧不當臆改。○太宰純曰、軍當

作君、以音誤上文云、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是也。○將子匠反、率所類反。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

一合而軋已也。漢書認認作鯁、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意之鯁、鯁懼貌也。先例反。

紀。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故湯之放桀也、非

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

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素

謂其所從來者、漸也是也。○關放伐以前、平素脩行仁義之政也。今女不求之於

辨モ治ナリ、國ハ固ニ作ルベシ。威行ハ威ノ世ニ行ハルルナリ。總ハ歸スル所ナリ、増注本ハ總ニ作ル。

鉛ハ金石ノ如キ堅キモノノヒビク聲ナリ。

宛ハ地名、鉅鐵鈍ハ大ナル剛キ鐵ニテ作レルヲ、慘ハ害ヲ與フルコトハゲシキナリ、蠶蠶ハ蜂ノトゲナリ。

輕利ハ敏捷銳利、僂遽ハ驟速ニテ勇健ナリ、卒ハ忽然トシテ至ルナリ、殆ハ危ナリ。

緣ハ繞ナリ。

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

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

白反。

禮者治辨之極也。疆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

總也。

辨別也。總要也。疆國謂疆其國也。先謙案。疆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義導天下。天下

服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

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國史記。國作固。是也。爾辨亦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

天下也。

盧文弨曰。元刻得作一。史記禮書。韓詩外傳四皆同。不由所以隕社稷也。先謙案。史記禮書。韓詩外傳四皆同。不由所以隕社稷也。記隕作捐。

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

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

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

不足恃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鞣如金石。

鞣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為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

史記作堅。如金石。鞣古治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二載。輕罪。入蘭盾。鞣革二載。犀

兕堅如金石之狀也。王念孫曰。楊本作鞣。如金石。與史記不同。然鞣。堅貌。諸書未有明

文。說文。鞣。防扞也。今本扞譌作汗。據玉篇。廣韻。改。尹注。管子。小匡篇曰。鞣革重。革當心。著之

可以禦矢。皆不訓為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石。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鞣。如金石。陳禹謨

本改。為堅。此是避隋文帝諱。故改堅為鞣。然則虞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俞樾曰。史記

禮書。作鞣。如金石。故楊注。訓鞣為鞣。貌。即引史記為證。然鞣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

也。說文。鞣有二。其一見革部。為正篆。其一見鼓部。為篆。篆之古文。鞣。鼓聲也。故文選。上林賦

之。而其聲鞣。然如金石也。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為。上云。鮫革犀兕以為甲。則亦革所

為也。正見其屬鞣之密。史記作鞣。宛鉅鐵鈍。慘如蠶蠶。宛地名。屬南陽。徐廣

自與荀子異。不得並為一談也。宛鉅鐵鈍。慘如蠶蠶。曰。大剛曰鉅。鈍與鈍

同。矛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之間。謂之鈍。言宛地出此剛鐵。為矛。慘如蠶蠶。言其

關而西。謂之矛。七字。先謙案。史記作宛。之鉅鐵。施。鑽。如蠶蠶。索。隱。云。鑽。謂。矛。刀。及。矢。鏃。也。史

鈍。為。施。慘。為。鑽。故。索。隱。以。施。屬。下。讀。望。文。解。之。例。以。上。下。文。鞣。如。金。石。卒。如。蠶。蠶。則。荀。子。本

書。文。義。較。長。此。稱。楚。國。金。鐵。美。刀。矛。輕。利。僂。遽。卒。如。飄。風。言。楚。人。之。趨。捷

利也。宛於袁反。蠶與蜂同。蠶救邁反。輕利僂遽。卒如飄風。也。僂。亦輕也。匹

妙反。或當為嫫姚之嫫。嫫。嫫。勇也。遽與速同。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躄起。

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國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

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味與蔑同。盧文弨曰。垂沙。史記作垂涉。王念

孫曰。案。垂字古讀若陀。說見唐韻。正。垂沙。蓋地名。之疊韻者。韓詩外傳及淮

南兵略篇。竝作兵殆於垂沙。楚策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則作垂沙者是。莊躄起。

楚分而為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躄。楚將。言其起為亂。後楚遂分為四。韓子

於齊晉。莊躄為盜。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杜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

將先謙案。史記引三四作四。參與三同。索隱誤以參字下屬。躄躄其略反。是豈無

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為險。江

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

鄧林。北界山名也。左氏傳曰。楚

城。楚北界山名也。左氏傳曰。楚

舉ハ拔カルトイフガ如シ。

劊ハ腹ヲサキヨルナリ。

必ニ其命ハ必ズ其生命ヲ全クスルコトナリ。

我兵ヲ用ヒルコトナクシテ敵直ニ屈服スルナリ。
不辨ハ作ラヌナリ。
拊ハ拊ニ作ルベシ、ホ

固モ亦塞ナリ、樹ハ立ナリ、機變云云ハ兵器ノ運用ヲ擴張セザルナリ。

明ハ術、内ハ固ノ字ノ誤。

分鈞ハ鈞分ト改ムベシ、禮義ニヨリテ人民ヲヨク區分スルナリ。時使ハ時ヲ以テ使フナリ。

誅ハ俟ニ作ルベシ。

郵ハ増注本ニ尤ニ作ル。

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然秦師至而鄢

郢舉。若振稿然。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稿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鄢郢也。振字解于王霸篇。是豈無固

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劊比干。囚箕子。

爲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謂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與妲己

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責反。可證楊時本尙作格也。王念孫

曰。此段氏若膺說也。說見鍾山札記。昔嘗聞盧校荀子。多用段說。故盧本前列參訂名氏。有

金壇段若膺而書中所引段說。則唯有禮論篇持虎一條。余未見段氏校本。無從採錄。故但

據所見之書。略舉一二焉。劊猶割也。尙書曰。剖賢人之心。列女傳曰。紂乃爲炮烙之法。膏

桐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墜炭中。妲己乃笑。本注所引大誤。故詳之。殺戮無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然

其命也。命猶生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

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

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試用也。誅服也。城

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辨。國郝懿行曰。古無辨字。溝池不拊。拊古掘字。史記

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錯墳墓。錯亦音掘。或曰。拊當作拊。篆文拊字。與拊字相近。遂誤

耳。盧文弨曰。案甘聲之拊。不當爲古掘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拊。是也。正論篇大古

薄葬。故不相亂。今厚葬飾棺。故相也。又列子說符篇。俄而相

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相之。皆作拊字。知此拊字誤。固塞不樹。機變不

張。固塞謂使邊境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變謂器械變動。攻敵也。固先

謙案。說文。固。四塞也。周禮掌固。注。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篇固塞與機變

對文。上與險阻對文。疆國篇。固塞險。形。執便。固塞與形。執對文。皆二字平列。與富國篇云。其

塞固者不同。楊注未了。機變二字平列。注云。器械變動。亦未安。固樹如榆。塞松柏。塞謂塞上

樹木以爲。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內當爲固。史

要害也。畏外而固也。王念孫曰。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明字者。涉下文

明道而行。外謂敵國。太宰純曰。明字衍。愛曰。舊本無它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

道而分鈞之。記外傳。乙轉。王制篇曰。制禮義以分之。然則道謂禮義也。史記韓

詩外傳。俱分鈞作鈞分。是也。道音導。分鈞。史記作均分。

言導民明辨。而分利均平也。白鹿曰。下云。明禮義以道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

和上也。如影嚮。嚮讀爲響。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王

念孫曰。誅之以刑。本作俟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韓詩外傳。史記。皆作

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爲待。王制篇曰。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足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

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今本。躬行作邪。民辨見宥坐。由用也。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

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尤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先謙

古字通用。○己音紀。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

威ハ嚴厲ナルモ而モ徒
ニ試用セズ、刑モ設置
セラルレドモ容易ニハ
用ヒズトナリ、錯ノ字
増注本措ニ作ル

百姓ノ上ニ人ノ字ヲ脱
スト知ルベシ
焉慮ハ無慮トイフガ如
ク大凡トノ意、率用ハ
從ヒ用フルナリ、除ハ
險ノ誤、險院ハヒドク
壓迫スルナリ

則至ハ増注本ハ至則ニ
作ル

霍焉ハ漢焉ノ如シ、離
散ノ貌、已ニ離散スレ
バ上下ノ分亂ルルナ
リ

德音ハ道德、先之ハ民
衆ニ先ズルナリ

次ハ適當ノ位次ニ置ク
ナリ

敦惡ハニクムナリ、
毒孽ハソライモノトシ
テ視ルナリ

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

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皆未開楊注認鯀死於殛所非堯殺之殛古書本作極極非殺也上

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厲猛也王制篇曰威嚴厲厲錯置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宥坐篇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楊彼注云厲抗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亦非錯訓設置之置與史記周本紀刑錯四十餘年之錯不同備設也

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

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執詐不足

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其功用而已矣

以院狃之以慶賞之類院或爲險院王念孫曰此當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人百姓衆百姓也今本無人字乃後人不曉古義而妄刪之說見前天下之

脫人字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

祓ハハラフナリ。

普通ノ習慣ヲ破ルモノ
出テテ、人之ヲ惡ムニ
ヨリテ刑起リ來ル、大
刑ハ死刑、死刑ヲ受ケ
ルヲ利トスルモノハナ
カルベシ、故ニ必ズ自
カラ行チ改ムルニ至ル
ベシトナリ。
懸ハ愚ナリ。
循ハ循ニ作ルベシ。

持ハ扶持ナリ。

離離ハ昭昭ノ如シ、明
カナルナリ。
縣ハ懸ナリ。

爲ハ上文ノ如ク過ニ作
ルチ可トス。
順ハ順而トスベシ、
順而暴悍云ト下ニツ
クベシ。

杜對 若祓不祥。

祓除之也。圖盧文昭曰：方言：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反。頓，困躓也。皆非也。說文：愆，怨也。廣雅：愆，惡也。康誥：罔不愆。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諷。法言：重黎篇：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李注：傲，惡也。諷，敦敦與愆同。本篇：敦惡與毒擊對文。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訓為厚。亦不得讀為因頓之頓也。盧引方言：諄，憎所疾也。諄，郭音之潤反。宋魯凡相惡謂之諄。諄，諄與敦亦聲之轉。然。

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懸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

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也。謂順上之法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候曰：循順，君道篇曰：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也。天射儀：順，左右限。今文：順為循。莊子：天下篇：己之大順，順或作循。書大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作順。像上之志而安樂之。疑當。

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此以養之。圖王念孫曰：持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謂臣道篇云：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

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此以養之。圖王念孫曰：持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謂臣道篇云：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

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此以養之。圖王念孫曰：持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謂臣道篇云：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

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此以養之。圖王念孫曰：持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謂臣道篇云：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

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以持祿養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亦養也。今本持誤作侍。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今本持誤作侍。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亦皆以持養對文。圖持扶持也。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章明之貌。圖盧文昭曰：雕，縣昭昭也。圖縣胡涓反。下同。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圖無含時也。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為，民皆從。而順。圖盧文昭曰：此為之化而願為之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為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王念孫曰：注氏中云：而順上疑脫九字。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末當是為之化而順。因上有化字。遂相承脫去耳。見丙申校本。盧用注說。而小變其文。俞樾曰：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順當作順。而猶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願。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糾收練之屬。為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為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順字並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皆為之化焉。因順而為者。順文義甚明。後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先謙案：化而二字衍。此文本作所存者神。所為者化。而句例復於化下加而字。本文遂不可通矣。圖謝塘曰：此上有脫文。下云：為之化而願。為之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為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圖白鹿曰：據下文推之。所存者神。所為者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暴悍勇力之。

旁辟ハ偏僻ナリ。

矜糾收繚之屬ハ自ラ賢トシ、ネナケタルモノ、調ハ調和ナリ。

此ノ詩ノ解已ニ前君道篇ニ見ユ。増注本王猷ニ作ル。

屬爲之化而愿。

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也。愿爲于僞反下同。

旁辟曲私之屬爲

之化而公。

旁偏頗也。辟讀爲僻。先謙案。旁辟猶便辟。旁便雙聲字。讀旁讀爲放。孟子曰。放僻邪侈。無不爲已。

矜糾收繚之

屬爲之化而調。

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繚者繞也。此謂矜嚴糾察。拘牽繳繞之屬。皆化而調和也。注說收繚非是。王念孫曰。案廣雅。矜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語注曰。糾收也。糾收竝從耳聲。而義亦相同。說文。糾繩三合也。今人猶謂糾繩爲收繩。楚辭九章注曰。糾戾也。繚謂繚戾也。鄉飲酒禮注曰。繚猶紵也。孟子告子篇注曰。紵戾也。矜糾收繚。皆急戾之意。故與調和相反。暴悍勇力。與愿相反。旁辟曲私。與公相反。矜糾收繚。與調相反。楊說皆失。

夫是之謂大化。至一。極一也。隨夫音扶。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謝

本從盧校。作王猷允塞。徐方其來。盧文弨曰。詩大雅常武之篇。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刻。君道篇亦作猷字。王念孫曰。案謀猶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爲猷。若字猷爲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宋錢本作猶。徐方既來。呂錢本竝如是。與今詩同。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今本君道篇注文全脫。盧云注脫亦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圖詩大雅常武篇。毛萇曰。猷謀也。愛曰。允誠也。既舊本作其。今據宋本改之。既盡也。言王謀猷誠充塞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塞悉則反。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

欲爲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

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

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彊。是以德兼人者。也。

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

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衆。奉養必費。

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

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筭之粟以食之。

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已其三年。然後民可信也。

除塗ハ塗ヲ掃除スルナリ。因ハ其民ヲソノママ我ガ民トスルナリ。襲ハ其處ヲソノママウケツギテ改メ移サザルナリ。比ハ附キ來ルナリ。俞ハ愈ナリ。

用貧ハ貧ノタメニナリ。掌ハ粟ニ作ルベシ。粟ハ廩ニ同ジク米ケラ。筭ハアナケラナリ。

委ハ給スルナリ。接ハ接待慰撫スルナリ。非ハ禁ノ字ニ作ルベシ。極ムルナリ。信ハ

氏我子信ズルナリ。

已過也。過一其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所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王引之曰。其者周也。謂已周三年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迂曲。荀子書多用「其」字。作窮極之義。此「其」字蓋亦「其」字之誤。已「其」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宥坐篇。其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其」字。論篇。期吳味注曰。期當爲「其」得之矣。先謙案。俞說是。體已既也。○其如字。楊音基。是故

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況反。王于。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爲難。盧文昭曰。舊本不提。今案。當分段。讀爲併下同。魏世家。昭王十年。齊滅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

共伐齊。敗之。濟。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

邑也。富具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拒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盧文昭曰。注蕩疑作殆。體燕。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

能凝其有。則必凶。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疆。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疆而不可兼并者也。末則字猶而也。冢田虎曰。疆當作疆。言無限極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

堅凝ハ固定ニスルナリ。

地上黨ノ地、足ノ字増注本ハ具ニ作ル、趙ハ歸スルナリ、入ルナリ。

無疆ハ無疆ニ作ルベシ。

薄ハ毫ト、滿ハ鎬ト同シ。

禁止ハ前ニモ見ユ、禁シタルコトガ命ノママニ止ムナリ。

滿。薄與毫同。滿與鎬同。王霸。皆百里之地也。舊本無也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天

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疆。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音扶。

荀子卷第十終

荀子卷第十一

疆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

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國郝懿行曰。刑與型同。范與范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楊注非。

金錫美。工治

巧火齊得。

火齊得謂生熟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通本注刑與以火齊。火ノアンパイナリ。

剖刑而莫邪已。

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剝脫。不砥礪。則不可

以斷繩。

剝脫謂刮去其生澁。砥礪謂磨淬也。繩。本注。淬字疑誤。剝。邦角反。斷。丁管反。

剝脫之。砥礪之。則剝盤

孟。刳牛馬。忽然耳。

謂田單曰。與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盤。孟。皆銅器。猶刺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

彼國者亦疆國之剖刑已。

如疆國之初開。此也。疆國之國。當作固。例在。王霸篇。本注。如字疑誤。或云。當移此上。未穩。

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

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

嬰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

節奏有法度也。嬰。觸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先謙案。節奏。包法。

此篇ハ疆國ノ道ハ義ヲ尙ブニアリテ力ヲ尙ブニアラザルヲ論ズ。刑ハ型、范ハ范即チ範ニテ、共ニ物ヲ鑄ルイカダナリ、金錫ハ錫ヲ作ル材料、工治ハ工師、火齊ハ火ノアンパイナリ。剖ハ開、莫邪ハ古ノ名劍。剝ハ付着セルカスナドヲトリ去ル、砥礪ハトギミガクナリ。盤孟ハ金ダラヒ金ノ盆ナリ、刳ハ切り割ル、刳モ切りサクナリ。疆國之剖刑ハ疆國ト成ル一定ノイカダヨキ出サレタルナリ。

嬰ハ増注本櫻ニ作ル。

命ハ生命トスル所ナリ。

幽險ハ陰險ナリ。

分義ハ名分義理、舉措ハ事業ヲナスコト、刑ハ刑ニ作ルベシ、刑ハ法アルナリ。

帝ハ上帝ナリ。

信ハキツト間違ナク行フナリ、必モ必ズ違ケルナリ、驕然ハ驕ニ至ル貌、而ハ如、厭ハ厭、望急ニクツレテ人ヲ壓

スルガ如キナリ。

贏ハ盈ニテ上ノ寛大ニミツルナリ。

執拘ハ束縛スルナリ、最ハ最ニ作ルベシ、民ノ聚マルナリ、開ハ手ヲ開クシタルメニ開クナリ、隙チ生ズルナリ。

以上ノ如ク偏シタルヤリカタニテハ、敵ニ中道ヲ得タルモノアレバ、此民此國ハ直ニ奪ハレテ我ノ有ニアラザルナリ。

非ノ上ニ故ノ字アリト心得ベシ、形執ハ上ヨ

度在內不能訓節奏爲有法度說 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

見富國篇國語曰摩厲之於義 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

謀傾覆幽險而凶 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凶也 盧文弨曰正文及注亡字上元

重直用反好呼報反詐側嫁反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

者有狂妄之威者 暴察謂暴急嚴察也 狂妄謂狂亂妄行也 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

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 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 舉錯則時愛利

則形 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 國語曰形韓詩外傳六作刑刑者法也愛人

於國 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 帝天 親之如父母畏之

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

威 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

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

猛而必 申商 駢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 駢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駢黑

壓國郝懿行曰駢與奄同奄然猝乍之貌而與如古通用奄然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皆言暴

察之威所劫韓詩外傳六駢作閭而作如劉台拱曰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亦作

如王念孫曰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爲如小雅都人士篇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

君子女卷髮如蠶大戴記衛將軍子篇滿而不滿實如虛見善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證也而如也韓詩 如是百姓劫則致畏 見劫脅

外傳作閭如雷擊之如牆壓之閭駢奄通忽也 如是百姓劫則致畏 之時則

畏也 盧文弨曰正文致字據宋本補韓詩外傳 贏則赦上 稍贏緩之則傲慢贏

六亦同 舊本畏上無致字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贏則赦上 音盈 盧文弨曰俗

本上字在下句首今從宋本移正外傳亦同郝懿行曰贏猶盈也此言百姓被威劫脅則氣

怯而致畏放縱寬舒則氣盈而赦上 贏與贏同贏有餘也 有餘即弛緩故注訓贏爲緩 贏

讀爲贏韓詩外傳作怠則傲上 舊本上 執拘則最得閒則散 最聚也 閒隙也

有其下。振動。古屋。曰居上制下。是形也。以尊馭卑。是勢也。愛曰振與震同。威也。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

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敖。則從而

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謹。喧嘩也。敖。喧噪也。亦讀為噉。謂叫呼之聲。噉。然也。五刀反。刑疑當作。王制篇及議兵篇曰。若灼黥。如是下比周賁。以離上矣。傾覆滅亾。可

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

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亾。

也。○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

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陵。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

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盧文昭曰。案。楚策。左枕作左抱。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

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踰之。宣王郊迎。人問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

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為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將子匠反。西當為。而子發將兵而伐蔡也。案戰國策。本注所

引巫山下。有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九字。○將子匠反。闕此章始舉公孫子語。而繼之以譏之曰。發駁與韓非子難勢篇。始舉慎子語。而繼之以應慎子曰。發難。體裁正同。非與公孫子

面對而論之也。公孫子。即其所著書名。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云。七十子之弟子。疑是此書。楊倞誤連下章說。齊相者。以為一章。故以為公孫子齊相。而與荀卿

同時之人。因疑為孟嘗君客。公孫成。不知其人。先荀卿遠矣。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稷。歸楚。非己之功也。圖之於也。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舍子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

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圖。王念孫曰。古無訓屬為請者。屬會也。見孟子。梁惠王篇注。左傳哀十三年注。齊語。晉語。楚語注。言會諸臣以治之。先謙案。正文宋台州本。謝本作治。浙局本。依注。改理。非。注自避唐諱。屬。猶會也。○舍音捨。下同。屬。猶從也。言子發與其將。將俱受其土地也。謙曰。屬也。既楚

發其賞。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淮南子曰。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裂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注云。踰。越勝之也。子發辭曰。發

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

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徒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衆。是時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衆。也。圖物茂卿曰。徒舉者。徒軍舉兵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威。此以上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以下荀

卿之辭也。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命難。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也。圖固謂執一而不通也。注其致命難。當作其致命雖難。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

不遁也。注其致命難。當作其致命雖難。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

不遁也。注其致命難。當作其致命雖難。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

不遁也。注其致命難。當作其致命雖難。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

不遁也。注其致命難。當作其致命雖難。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

不遁也。注其致命難。當作其致命雖難。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

不遁也。注其致命難。當作其致命雖難。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

不遁也。注其致命難。當作其致命雖難。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

不遁也。注其致命難。當作其致命雖難。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

不遁也。注其致命難。當作其致命雖難。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

リ下ニ臨ミテ制馭スルナリ、振ハ震ヒ畏レシムルナリ。
謹教ハサリテ、刑ハ嚴ニ作ルベシ、前篇ニ灼黥トアリ、火ニテヤキイレズミチスルナリ。
賁ハ奔リツヒユルナリ。

増注本滅亡ノ下也ノ字ナシ。
子發ハ楚國ノ臣、西ハ而ノ字ニ作ルベシ。

致命ハ復命スルナリ、舍ハ子發ノ名、屬ハ會スルナリ。

誠ハ教誡ナリ、主威ハ主君ノ威力ナリ、徒舉ハ出軍ノ動作ナリ。

譏ハ荀子ノ譏議スルナリ、固ハ固陋ナリ。

應ハ應報ナリ。

享ハ受ナリ。

豈與功之臣ハ功名手柄
ナタテントスルモノノ
志ヲコボツナリ。
親族ニ刑戮ニアヒタル
者モナキニ、徒ニ自己
ノ無功ヲ言ヘルタメ
ニ、子孫マデモ何等ノ
光榮ヲウクルコトアキ
ムトハ、餘リ人情ニ外
レタル仕方ナリトナ
リ。
案ハ則タルコト前ニ解
キタリ。

一人爲之也。自古皆然。言非楚王一人爲之也。○夫音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

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言惡皆如字。治必由之。

古今一也。爲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曰國之大。謂受其

事在祀與戎。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謂受其

獻也。博博疑當作舉。成成功功勞成績之成。冢田虎曰。享猶享國享祀之享受也。

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益益爵晉悼公反役。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之類是也。是以爲善

者勸。爲不善者沮。沮再。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

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

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慙恥於心。墮墮許規反。無僂乎

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

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盧文昭曰。正文卑其宋本作卑。案獨以爲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案語助廉舊作。靡今據宋本改之。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

賞也固。○荀卿子說齊相曰。盧文昭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顧千里曰。宋錢佃本卷末云。豈本有七字。宋呂夏

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豈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豈本未必是之類也。豈舊無此七字。今案對公孫子之言。至固字終。而無此七字。則不應下文。故據宋本補之。○說音

稅相息。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

之執。不以勝人之道。以用也。處處昌呂反。豈宋本此上有荀卿子說齊相曰七字。今按。全書皆言孫卿。此獨言荀卿。疑是宋人之所補也。

楊偉時既有此文。必無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

是也。索色。白反。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

主相者。勝人以執也。以當。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

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

勝人之道也。併讀爲屏。棄也。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也。豈以道之道訓。由本注遵達疑道達誤。○夫音扶。下同。相兼如字。己音紀。今

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豈有之

矣。豈讀爲擅。本亦或作擅。或曰。豈誠也。豈王念孫曰。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

赴勝人之道。毆謂駕馭之也。或作謳歌。此勝人之勢。誤也。豈毆與驅同。求仁厚通明之君子。而

厚十分ナリ。

託王此ノ君子ニ託スルニ王ノ事ヲ以テスルナリ。國ハ國內ノモノナリ。

以爲ノ以ハ衍文ナリ。女主ハ君主ノ妻妾ノ類ナリ。

三ノノ字皆於ニ同シ。

縣ハ繁、歸ハ前篇ニ見ユ、追ナリ。鉤ハ増注本ハ鈞ニ作レリ、鉤ハ引ツカケテ奪ヒ取ルナリ、西壤ハ西境ノ地、乃ハ又ノ字ニ作ルベシ。

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

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爲義。則

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

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

相國舍是而不爲。安直爲是世俗之所以爲。

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

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

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

吾後。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勁魏

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

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

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弊。國愈樞曰。三國乃二國之誤。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

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分齊。則斷爲四。謂楚

國若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

分而爲三四。國若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

不當分爲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當云齊必斷而爲三。其下句則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

國若假人之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三。與三字混疑。三譌爲三。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

遂竝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先謙案。

議兵篇云。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躄起。楚分而爲三四。史記禮書引作四。參三同也。勸學

篇云。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羣書治要作三省。是參三同字之證。據此。荀子本書必有作

四三者三四四三。總謂國之分裂。不爲定數。此文亦言齊必斷而爲四三。與議兵篇楚分而

爲四三同意。國若假城然耳。自爲一句。楊注失其讀。俞氏又欲減字

以成其義。皆非也。國若假城然耳。自爲一句。楊注失其讀。俞氏又欲減字

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區。問以爲何如也。國王念孫曰。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

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爲何如也。國王念孫曰。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

何如也。此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兩者孰足爲也。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道。則

笑。問何者可爲乎。何如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

世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謂國籍之所在也。國王念孫曰。案

在執者去。鄭注。執。執位也。是執與位同義。儒效篇。履天子之籍。楊彼注曰。籍。謂天下之圖籍

也。故此注亦曰。執位圖籍之所在。今本位作謂。圖作國。則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籍爲圖籍。非

曷若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兩者ハ勝人ノ道ニヨリテ天下ヲ歸セシムルト、勝人ノ勢ニヨリテ天下ニ笑ハルトノ二ツナリ。世ハ世繼ガナリ、執籍ハ勢位ナリ、宗室ハ本家本元トイフガ如シ。

爲三四ハ三四ニ分裂スルナリ。假城ハ人ヨリカリタル城ニテ、久シカラズシテ復タ人ニ歸スベキモノナリ、増注本然ノ字無シ。

倜然ハ超然ノ如シ、反然ハ飄然ニテ、ヒツクリカヘル貌。

辟稱比方皆タトヘクラブルナリ、統レ之ハ天下ヲ統制スルナリ。

而往ハ以上トイフガ如シ、若シ大ニ信ヲダツ

トベバ、僅ニ四五萬人以上サヘアレバ疆勝ヲ得ベキナリ、隆ハ崇ア所ナリ、脩政ハ脩正ナリ。

爭レ與ハ與國又ハ同盟國ヲ我方ニ引キ入レントスルナリ。損ハ減、足ラザル所ハ上ノ信ト脩正ナリ。

也。籍亦位也。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又曰。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圖籍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教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竝與此同。盧云。教籍謂教力憑籍也。亦非。見正論篇。先謙案。王室爲天下所宗。故云。宗室。圖淮南子云。履勢位。受傳籍。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其數億萬。圖人下疑脫。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

犇湯武。倜然高舉之貌。舉皆也。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音反。翻翻然改變。貌惡鳥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問答。曰。是

無它故焉。桀紂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穢汗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汗鳥路反。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

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辟讀爲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故凡得勝者。必

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以上也。

言有兵四五萬以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疆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待地廣也。荀卿常言湯武以百里之

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圖王念孫曰。政非政事之政。脩政即脩正也。古書通以政爲正。言必自脩自正。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內者。王霜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即上所謂忠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即上所謂禮義。對下汗漫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先謙案。王說是。儒效篇。平正和民之善。平正即

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爲構。或曰。當爲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舊作相。今據宋本。韓本。國也。圖先謙案。陶誕義具榮辱篇。陶字解于榮辱篇。爭元本改之。○比毗志反。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然則是弃己之所以安疆。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

之所。以不足。以重己之所。以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與地也。圖舊本安字不字。有字上無以字。今據宋本補。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己音紀。重直用反。又補對反。辟之是猶伏而恬天。救經而引其足也。恬與砥同。經緝而引其足。緝愈急也。圖先謙案。二語與仲尼篇同。圖辟音譬。下同。恬音士。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

使讎人役ハ上ノ使ニ
説己者使ト相對ス。

與俱ハ併屬ナリ。

在楚者ハ楚ノ地ヲ占
領セルモノニテ、此ノ
地方ヲ以テ齊ト界スル
ナリ。

圍津ハ圍津ニ作ルベ
シ。

刻爲起履之貌然則刻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炎手以
衝仇人之匈義與此同顏注刻利也亦非圖伺舊作司有音注今據宋本改之安語助物茂
卿曰賈誼傳刻手以衝仇人之匈語勢正同謂民人兒女無兵然而秦使左案左
刃者皆懷報仇心也刻說文銳利也本注亦字衍○問古晏反
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秦能使讎人爲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
而入太子質之類也圖先謙案言秦之役楚使左則
左使右則右此文二案字以代則字圖案皆語助
曷謂廣大乎舜禹也宋本韓本改之
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
俱是乃江南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圖盧文昭
有誤○羨音夷先謙案沙羨城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圖與俱以下疑
夷或作羨同北與胡貉爲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
乃界於齊者乃與齊爲界也圖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
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圖盧文昭曰慮音慮先謙案地理志作隆慮避後漢殤帝諱改林慮
故城即今彰德府林縣治林慮以山氏縣即臨慮矣圖有舊作在圖據宋本韓本改之○慮
音
圍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一十里耳曹參下脩武度
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傳寫爲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無忌謂魏
安釐王曰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坳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坳圍聲相近疑同坳居委反

刻然ハ侵削蠶食ノ貌、
峇ハ地名ナリ、趙ハ秦
ノ界ニ松柏ヲ樹エテ塞
トナス、今秦此ニ據ル
ナリ、負ハ背ナリ。

刻然ハ侵削蠶食ノ貌、
峇ハ地名ナリ、趙ハ秦
ノ界ニ松柏ヲ樹エテ塞
トナス、今秦此ニ據ル
ナリ、負ハ背ナリ。

反文ハ禮文ニ復ヘル
ナリ。

聽ニ咸陽ハ秦ノ都咸陽
ニテ政ヲキクナリ。

其在趙者刻然有峇而據松柏之塞刻然侵削之貌峇地名未詳所在
或曰峇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
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峇當爲卷案卷縣屬河南非
趙地也松柏之塞謂趙樹松柏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
也常山本趙山今秦有之言
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爲固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國
疆能危殆中國殆或爲治圖先謙
案治是殆之誤字說見議兵篇
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
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圖盧文昭曰宋本無然字元刻有與前同此所謂廣大乎
舜禹也圖盧文昭曰此句或疑當在疆殆中國句下王念孫曰案此汪氏中說也汪
禹相對爲文是於湯武言威疆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
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注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
曰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句又承威疆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疆不言廣大者
舉一以包其一耳圖謝塘曰此
句或疑當在疆殆中國句下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疆復用文理
本矣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圖案語助因與之
之反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圖謂於咸陽聽政也順者錯之不
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
伐圖錯七路反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

荀子卷十一 疆國

明堂ハ王者ノ諸侯ヲ朝セシムル處ナリ、於塞外ノ三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令行於天下矣。又反。若是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爲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爲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國王念孫曰楊前說是也。後說皆非。明堂者王者朝諸侯之堂義詳見于禮記明堂位篇舊本殆上有使字今據宋本除之。○爲于僞反。朝直遙反。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假音格。○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無南字。應於陵反。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溉灌之利也。天材之利多。產多也。是形勝也。以爲勝故曰如高屋之

假ハ至ナリ。

增注本二ノ子ノ字無シ。

流汗ハ淫濁ナリ。

挑ハ姚ト讀ムベシ、姚治奇異ナリ。

不楛ハ堅固ナリ。

其服不挑。挑偷也。不爲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也。其民則民德歸壹也。應侯文昭曰案周語卻至佻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佻同。應挑讀爲姚。非。相篇曰美麗姚冶奇衣婦飾。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府。邑之靡署。

國ハ都城ナリ、其門ハ己ノ門ナリ。

增注本問ノ上ニ朝ノ字アリ、其ハ甚ニ作ルベシ、問ハ朝廷閉暇ナリ、恬然ハ安ラカナル貌、治ハ治ムベキ事務ナリ。

數ハ前篇ニ見ユ、術數ニヨレルナリ、佚ハ逸ナリ。

則ハ反ツテトイフガ如シ、是數具ハ以上數個ノ條件ナリ、縣ハ權衡ノ義ナリ。

之吏也。

楷音苦。濫惡也。或曰讀爲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也。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

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

貴之門也。不

比周。不朋黨。偶然莫不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偶然高遠貌。圖比毗。

志反。個他。

觀其朝廷。其朝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

之朝也。

其問朝退也。古覓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圖舊無朝間一從宋本改之。○朝直遙反。問音閑。圖徂徠曰其當作甚。問閑通是也。家語曰至其庭庭甚清閑亦可證也。宋本作其朝間於義爲短。故四世有勝。

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

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

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

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圖佚與逸同。治直吏反。雖

然則甚有其認也。

認懼圖。盧文昭曰正文元刻作則甚有其認也。

兼是數具者而盡有

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個個然其不及遠矣。

縣音懸。謂聯繫。

圖先謙案。楊訓縣爲聯繫。非也。縣猶衡也。謂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不及也。苟書或言縣衡。或單言縣。單言衡。其義並同。王霸篇云。禮之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君道篇云。輕不得以縣重。是縣猶衡也。君道篇又云。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禮論篇云。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正名篇云。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於俯而人以爲重。解蔽篇云。

無儒ハ儒術ヲ用ヒズ
シテ術數ヲ用フルナ
リ、粹ハ全ク儒術ヲ用
ヒテ術數ヲ混ゼザルナ
リ、駁ハ混ナリ、無一
ハ少シモ儒術ナキナ
リ。
積微云云ハ小チ積ムニ
ハ日日之ヲ謹ムベキ
ナリ、大事ハ稀ニ來レバ
ナリ、教慢ハアナドル、
興スルナリ、敦比ハ增
註本ハ然比ニ作ル、
數ハシバシバ、縣日ハ
日チカケツラヌル、爲
積ハ小事チ積ミカサ
ネタルナリ。
善日ハ善ク其ノ日ソ
ノ日チ用ヒテ忽略ニヤ
ザルナリ、補漏ハ平素
ヨリ手入チセズシテヤ
ブレモルニ至リ、急
ニ之チ補足スルナリ、
大荒ハスベテ治メザル
ナリ。
敬日ハ日日ノ事チ敬
ミテ行フナリ。

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以衆異不得相蔽。皆縣衡連言。王制篇云。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王霸篇云。以是縣天下。四海正論篇云。聖人備道全美。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又云。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所謂縣天下者。王者在上。能爲天下持平。如縣衡然。荀書明言縣天下之權稱。是縣天下。即謂縣衡天下。楊訓縣爲繫。亦非也。漢書鄒陽傳。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天下。正用荀書縣天下義。
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匹。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各反。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者敦迫比近。叢集於前也。注似未了。先謙案敦比治也。義具榮辱篇。圖好呼報反。敦五到反。夫音扶。比毗志反。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匹。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至於敝漏。然後補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也。圖王子。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圖敬日謂日敬事無曠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霸

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圖時謂四時也。以譬疎於王者也。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憂。亡國至匹而後知匹。至死而後知死。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甚多也。圖勝音升。下同。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圖俞樾曰。託乃記字之譌。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以其可作託也。時託與日誌不倫矣。圖託當作記字。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誌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圖王念孫曰。玩楊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字。俞樾也。○志。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音誌。董仲舒曰。盡貴也。董仲舒曰。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也。圖舊本無之字。今據宋本及詩補之。○鮮。息淺反。○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圖夫音扶。下同。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有趨姦之心矣。○趨。無限制故也。趨七住反。此姦人之所以起也。

不可勝悔ハ悔ニル
コト多キナリフ
託ハ記ニ作ルベシ、霸
者ノ善ハ明著ナルモ、
爾來少キ故ニ、其時
ニ記スコトナウベシト
ナリ。

輸ハ輕、舉ハ行フナリ。

荀子卷十一 疆國

渴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ハ妖ナリ。

禍 スルコト 貳即倍也。王念孫曰。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似。說見管子形勢篇。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史記宋世家。二衍貳。並以貳爲貳。字本作貳。又作貨。說見管子勢篇。又作慝。作匿。說見後。匿則大惑下。貳差也。言所行皆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本循作脩。貳作貳。則非其旨矣。楊不知貳爲貳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妄行。遂釋之曰。貳即倍也。此望下文。生義而非本句之旨。羣書治要作循道而不貳。足正楊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貳亦當爲貳。貳差也。言禮能治萬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貳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貨之則喪。是其證。貨見上注。楊云。貳謂不一。亦失之。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貳亦當爲貳。言差或則生疑惑也。貳則疑惑。猶天論篇言。匿則大惑也。匿與慝通。說見匿則大惑。下。彼以中從爲韻。崎爲爲韻。匿感爲韻。此以枝知爲韻。傾精爲韻。貳感爲韻。貳感爲韻。匿則大惑。故貳匿竝與惑爲韻。貳則非韻矣。貳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式聲。於古音屬脂部。關不貳專一也。即妄行之反。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祲怪不能使之凶。 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瘟疫所不能加之也。劉台拱曰。渴字衍。飢當作饑。此承上文而言。彊本節用。故水旱不能使之饑。養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脩道不貳。故祲怪不能使之凶。王念孫曰。案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渴字。亦後人據已行之正文加之。關祲與妖同。下同。

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 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關俞樾曰。上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弟字之誤。弟即今逆字。說文干部。弟不順也。走部。逆迎也。是逆爲送逆字。其順逆字本作弟也。養略而動弟。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關動罕謂動搖罕少也。

亂世タリトモ、其ノ天ヨリ四時ヲウケルコトハ、治世ト異ナラザルニ人ノ之ニ順應スルノ道アシキ故ニ禍ヲ招クナリ。

如是者ハ天道ニ就イテイフ、深大、精ハ人ノ知慮等ヲ以テ言フ、其人ハ上ノ至人ヲ指ス、加ハ天ニ向ツテ我が知慮技能查察ヲマシヘテ妄ニ云爲スルナリ。

參ハ參同及ビ鼎立相對ノ意アリ、人ニハ治アリ、人ノ治ヲナサズンテ妄ニ意ヲ天ノ事ニ加エルハ、其ノ天地ニ參スル所以ノ基礎ヲ失フナリ。隨旋ハ相隨ヒテメカ

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渴。寒暑未薄而疾。 薄迫也。音博。祲怪未至而凶。王念孫曰。未至二字。與上文複生於亂。即其證。生至字相似。又涉上文未至而誤。

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 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爲至人。關分扶問反。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關夫音扶。下同。

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 其人至人。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治。若措其在人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關下文云。唯聖人爲不求知天。是也。關其人二字。當移。雖深。上言其人知慮雖深。唯修人事。而不加慮於天。道也。徂徠曰。雖深。雖大。雖精。皆屬其人說。是也。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 人能治天。地財而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禮記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與此同意。舍其所以參。謂不勤其治也。物茂卿曰。願其所參者。謂妄求參天地也。○舍音捨。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

ル、暹、昭、ハカ、ハル、ガ、ハ
ル、照、ラ、ス、代、御、ハ、代、ル
ガ、ハ、ル、字、内、チ、制、御、ス
ル、大、化、ハ、萬、物、チ、化、ス
ル、ナ、リ、
和、ハ、和、氣、養、ハ、風、雨、ノ
類、ナ、リ、天、ノ、事、ハ、其、ノ
事、理、原、因、ハ、見、ル、ベ、カ、ラ
ズ、シ、テ、タ、ダ、其、ノ、結、果
ヲ、見、ル、ベ、シ、所、以、成、ハ、
形、迹、無、形、ハ、事、理、謂、
天、ハ、謂、天、功、ニ、作、ル、ベ
シ、

不、求、ハ、人、事、ヲ、措、キ、テ
妄、ニ、天、事、ヲ、窮、ム、ル、コ、ト
ヲ、求、メ、ザ、ル、ナ、リ、形、ハ
人、ノ、形、骸、神、ハ、魂、氣、ナ
リ、藏、ハ、藏、ト、同、シ、天、情
ハ、自、然、ノ、情、ト、イ、フ、ガ、如
シ、形、體、ト、イ、フ、ガ、如、シ、五
官、皆、外、物、ニ、接、ス、ル、モ、各
々、特、別、ノ、能、力、ア、リ、テ、代
用、ス、ル、コ、ト、能、ハ、ズ、ト、ナ
リ、

中、虚、ハ、身、體、ノ、中、間、天
君、ハ、天、ノ、與、ヘ、タル、身、體
ノ、君、主、財、ハ、上、文、ノ、地
ノ、財、ニ、テ、五、穀、ナ、ド、植、物
ノ、類、ナ、リ、其、類、ハ、人、類
ナ、リ、
順、ニ、其、類、者、ハ、人、類、ノ、生
活、ニ、順、適、ス、ル、者、ナ、リ、

所、爲、ハ、人、ノ、爲、ス、ベ、キ
所、ノ、事、天、地、官、ハ、天、ハ
天、ノ、事、ス、ベ、キ、コ、ト、ニ、任
コ、ト、ニ、任、ズ、ル、ナ、リ、役

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廻旋也。昭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旋御治也。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遞音第。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

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爲神。若有真宰然也。○易曰：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爲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功有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天功二字，下文凡三見。○無字衍，本注或曰：以下非。唯聖人爲不求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脩天職，既立天功。

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樂音洛。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者也。○王念孫曰：楊以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未安。余謂形能當連讀，能讀爲態，楚辭招魂注曰：態姿也。形能即形也。言耳目鼻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爲用也。古字能與耐通，說詳唐韻正。故亦與能通。楚辭九章固庸態也。論衡累害篇：態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作能。徐廣本如是。今本作態，非。易林无妄之賁：女工多能。亂我政事，能即態字也。多態謂淫巧，故以形能連文。正文名篇以耳目鼻口與形體竝列，彼言形體，猶此言形能。○官孟子所謂耳目之官是也。心

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治耳目鼻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我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財如字，地有其財，之財其類謂人，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以上，並論天所置立之事。以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爲也。○順其類者謂奉養利於身者，逆其類者謂奉養害於身者。○謂當作以，聲之誤也。之往也。言順養類之道者，以自往就禍，逆養類之道者，以自往就福也。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語與此類。其天君。昏亂，亂其天官。聲色臭，棄其天養。不能務本節用，逆其天政。不能養，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不蕃滋也。○喪息浪反。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脩故違天之禍。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知務導達，不攻異端，其所以行，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言聖人自脩政，則可以任天地之役，萬物也。○言天地爲之官，萬物爲之役也。其行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

荀子卷十一 天論

ハ役ニタツナリ、曲ハ
備ク盡スナリ、人事ヲ
盡スチ天ヲ知ルトイ
トナリ。
所レ不爲ハコトサラニ
ナサザル所、即チ天ノ
如キチイフナリ。

志ハ知ナリ、吾人ノ天
ニツキテ知ルベキモノ
ハ、其現ハレタル象ノ
明ニアテニスベキモノ
ニ止マルナリ。

見宜ハ現ハレタル土宜
ノ五穀ヲ蕃殖セシムル
ニ適スルモノナリ。
見數ハ春作リ秋斂ムル
一定ノ數、事ハ仕事ヲ
スルナリ。
見知ハ見和ニ作ルベ
シ、アラハレテ感知セ
ラルル和氣ナリ。

官人ハ天地四時陰陽ヲ
知ルベキ官司ノ人、
守天ハ天地ノ事ヲ掌ル
ナリ、自爲守道ハ人
君自己ノナスベキ人
道ヲ固守スルナリ。
瑞曆ハメデタキ曆ナ
リ。

啓ハ開キ起スナリ。

荒ハ大ニスルナリ。

三ノ而ノ字集解本ニ無
シ、ハ止ナリ。
句匈ハサツガシキナ
リ。

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
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
適。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
要曲盡也。隨行下孟。反。楊讀如字。隨行謂躬行。此三句以身上言。故大巧在所不
爲。大智在所不慮。
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爲。如天地
之成萬物。若偏有所爲。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如聖
人無爲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本注亦猶二所志於天者。已其見

象之可以期者矣。
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記識於
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羲和
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隨俞樾曰。禮記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
可述而志也。鄭注。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即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
竝同。此即承上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而言。楊訓志爲記識。非
圖已止也。見象見明之象緯也。○志音誌。下同。見賢遍反。下同。所志於地者。已

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
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
息。嘉穀者是也。本注所以以行。所志於
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
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
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識於四時
者。取順時之數。而
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
知謂
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爲知其生殺效之。爲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爲和。和謂王念孫曰。作和
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爲治。故
曰。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楊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
之。爲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隨知或爲和。是也。上文云。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本注所以以

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
官人任人。欲任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
上文志於天地四時陰陽。皆有官
司也。自爲守道者。君唯守人道也。○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

桀之所同也。
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隨郝懿行曰。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此瑞曆
尊曆詞。○治直吏反。下同。隨疑當作環。曆歷同。
疑下脫於天二字。言日月星辰環繞經歷於天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

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
繁多也。蕃茂也。隨呂氏春秋曰。天
地同草木繁動。○長竹丈反。畜積

收藏於秋冬。
六反。隨畜勅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

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

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
言皆在人不在
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

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詩周頌天作之篇。引之以明
吉凶由人。如太王之能尊大

也。而輟冬。
輟止也。○爲于僞反。地不爲人之惡。寒

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也。而輟行。
匈匈喧嘩之聲。與訥同。音凶。又許用
反。行下孟反。隨盧文昭曰。三輟字上。

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楷耕傷稼。耘耨失穡。政險失民。田蕪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案此句當在下文六畜作祆之下。乃總上之詞。今倒在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四句相連。牛馬相生二句。乃總承此四句而言。非專承勉力不時而言。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邦。其說甚爾。其畜甚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不可畏也。當作亦可畏也。蓋星隊木鳴。乃天地之變。陰陽之化。非人事之所招。故曰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若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則政亂之所致。所謂人祆也。其說甚邇。其畜甚慘。可怪也。而亦可畏矣。上文云。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正與此句相應。若作不可畏。則與上文相反矣。楊不知不為亦之誤。故欲顛倒其文耳。外傳曰。星隊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曰。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竝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祆最可畏也。曰。何謂人祆。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蕪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竝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祆。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祆。是生於亂。案此文與荀子原文。本傳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二句。乃人祆也。然則荀子原文。本傳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謂人祆。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句承六畜作祆之下。蓋錄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次也。其二十二字。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為勸戒則明之。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為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傳直戀反。翻書下疑。脫而字。如春秋書隕石。鶴退而不說。其應是也。

而不ノ不ハ亦ノ字ニ作ルベシ。

切瑳ハ切瑳ト同シ。

雩ハ雨請ヒナリ。

食ハ蝕。救ハ社ニテ太鼓ヲ伐ツテ之ヲノソカントスルナリ。求ハ福ヲ求ムルコト。文ハ内部ノ人情ヲ外部ニ文飾スルナリ。爲ハ神ハ福ヲ求ムルナリ。

也ノ字増注本ニナシ。

輝モ輝ナリ。暗ハ暗ニ作ルベシ。明ニ著ルナリ。

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國郝懿行曰。切瑳言務學也。韓詩外傳二云。夫子之門內。切瑳以孝。與此義合。瑳古作瑳。今作瑳。禮記曰。如切如瑳者。道學也。○瑳與瑳同。夫婦如字。舍音捨。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
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雩。雨羊遇反。下同。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得求得所求也。言爲此以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文公十五年左氏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爲于僞反。文音問。下同。

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
順人之情。以爲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

外。則王公不以爲寶。
國王念孫曰。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當爲睹。說文。睹。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睹。少見睹。故睹誤爲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睹也。

外。則王公不以爲寶。
國王念孫曰。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當爲睹。說文。睹。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睹。少見睹。故睹誤爲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睹也。

不白ハ天下ニ顯明セザルナリ。命ハ生命トスル所ナリ。

盡ノ字増注本ニ無シ。

制之ノ制ハ裁ノ字ニ作ルチ可トス。徒ニ天ヲ尊崇シテ其ノ萬有ノ豐富ナルヲ思慕シ羨ムハ、自カラ物ヲ畜積シテ之ヲ裁制シテ、我が實用ニ供スルニ如カズトナリ。

頌ハ頌美讚歎スルナリ。天命ハ天ノ命ズル所即チ天ノ與フル所ノ物ナリ。時ハ四時、待ハ春ニアリテ何事モモズ空シク秋ノ收穫ヲマツカ如シ、使ハ使役スルナリ。

因レ物ハ天然ノ物ニノミ依頼スルナリ。勝レ能ハ才能ヲハタラカスナリ。思レ物而物之ハ未ダ得ザル物ヲ思フテ已ニ得タル如クスルナリ。理レ物ハ現ニアル物ヲ整理スルナリ。生ズルモノハ天ナリ。成スルモノハ人ナリ。錯レ人ハ人事ヲサシ置キテ天事ノミヲ思フナリ。情ヲ失フハ實情ニ反スルナリ。

道貫ハ王道一貫ノ條綱ニテ禮是ナリ。一廢一起ハ百王施設スル所ニ就イテイフ、理ハ治ナリ。

亡ビザルハ國亡ブルニ至ラザルナリ。

差ハ條貫ノ差謬ナリ。

中ハ適中不偏、畸ハ偏倚、匿ハ差ナリ、邪ナリ。

今本且暗作且暗誤與此同。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珠玉不賂乎外。言在璞也。○賂丁故反。

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凶之道也。○先謙案。盡字無義。衍文也。彊國篇四語與此同。無盡字。圖舊本區上有盡字。今據羣書治要除之。本注多詐當作傾覆。○王子況反。重直用反。好呼報反。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我裁制之。○王念孫曰。物畜而制之制。當爲裁。思裁爲韻。頌用爲韻。待使爲韻。多化爲韻。思裁二字。於古音竝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爲韻也。又案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制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今正文作制之。即因注內制之而誤。圖物畜猶言畜物也。○畜勅六反。圖徂徠曰。言以物畜天。制而用之也。以天爲一物。乃荀子大見處。博按周之季世。文之弊極矣。附託天象。敷衍五行。荒唐迂闊之說。紛然起焉。王公貴人爲之眩惑。措人而思天者衆矣。政之不脩。職此之由。荀子有見于此。故著此篇。以辯夫思天之無益而有害。此亦救世之論也。然其言激切痛快。不知所裁。先王敬天之旨。幾乎熄矣。所謂矯枉過直者也。其末流之弊。有不可言者矣。韓非。李斯之出於其門。不亦宜乎。余爲荀卿深惜之云。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爲輪。直者爲柄。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

之。望時而待之。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圖使之謂役使四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騁

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若后稷之播種然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

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爲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圖物之徒不如助天以人也。圖言徒思慕物之美。而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

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爲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安思天。雖勞心苦思。亦無益也。圖大天以下。斥老莊之徒。知任自然。而不知自勉也。解蔽篇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錯七路反。

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爲三綱五常者。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人道之貫也。

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人道之貫也。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理貫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圖理貫謂治作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懿行曰。逸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蓋苟此語所本。上云。百王之無變。足以貫之大體。未嘗亾也。圖以禮貫其大節。則國不亾。圖貫爲道貫。道即禮也。貫之大體。未嘗亾也。者。道之不易者。故其大體雖衰亂之世。未嘗亾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謬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所。故道嘗亾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以治者。在於精詳也。圖治直吏反。

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

水行ハ行ハ水ニ作ルベシ、表ハ深ハ深キ處ニ標チ立テテシルシトスルナリ。

後宮ハ内ニテ朝廷ハ外、朝廷ハ内ニテ國民ハ外、國民ハ内ニテ他國ハ外、内外一定スル所ナシ。

一偏ハ一部分ニテ一片トイフガ如シ、一物ハ一類ノ物ニテ人類ノ如キ亦然リ。
慎子ハ退嬰消極主義、老子ハ柔順主義ニ偏ス、信ハ伸ナリ。

不可爲。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羈。王念孫曰。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匿與隱同。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竝以匿爲隱。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隱。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隱。書大傳。隱作匿。隱差也。洪範。民用僭忒。漢書王嘉傳。引此忒作隱。而釋之曰。民用僭差。不壹。董仲舒。雨雹對曰。無有差隱。言大惑生於差隱也。上文曰。亂生其差。正謂此也。道貴乎中。畸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隱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匿亦讀爲隱。隱邪也。言文章邪隱。而多采飾也。鄭風。柏舟傳曰。隱邪也。漢書嚴安傳。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古屋。高曰。畸讀爲中。立而不倚之倚。愛曰。畸奇倚古音通。脩身篇云。倚魁之行。莊子天下篇云。南方有倚人。大宗師篇云。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皆通用故也。水行者表深。與下文治民者不明則陷。表標準也。陷溺也。國愈樾曰。水行當作行水。行水者表深。與下文治民者作淺。謂濟渡之處。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世昏闇也。不用禮則使世昏迷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各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內心。有外心。竹筍有筍。禮之外心也。松柏有心。禮之內心也。注非。國外謂朝廷。內謂後宮。蓋宮朝異表。則民人不迷。○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以偏爲知道。豈有知哉。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慎到本黃

墨子ハ平等主義ニ偏ス、畸ハ差別ナリ、宋鉞ハ人ノ本性ハ寡欲ナリトナス。

無門ハ向上進歩ノ途ナキナリ、貴賤不分明ハ大ニ發展シテ高位ニ至ルモノモナケレバナリ、平等無差別ナレバ政令實施サルル能ハズ、人皆欲少ナラバ之ヲ誘導シテ、化ニ至ラシ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詩ヲ引ケル意ハ、偏好偏惡ノ不可ナルガ如ク、スペテ一方ニ偏シタル主義ハ所謂道貫トナスニ足ラザルナリ。

老之術。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見於於。無見於信。也。著書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而不可見。信也。信讀爲伸。與屈同。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音羈。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爲欲多。是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鉞音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盧文弨曰。注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慮人不明。故以兩爲字開之。不可謂衍文。今并下。一爲字。皆從宋本。宋本注是少當作見少。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在上之開導。皆處後而不處先。羣衆無門戶也。無無進入之方也。有誦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誦。則分別矣。若皆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此謂勢位齊。則政令不行也。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爲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爲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國好呼報反。惡烏路反。

荀子卷第十一終

荀子卷第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困論虛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

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

此篇ハ世俗ニ行ハルル
種種ノ謬說ヲ辨ジ正ス
ナリ
主道ハ人主タルノ道
利ハ密ハ隱密ニシテ臣
下ヲシテ知ラシメザル
ヲ便利トスルナリ

唱ハ唱首ナリ、儀ハ儀
表模範ナリ

有ハ胥字ノ誤ナリ、マ
ツト訓ズ

宣明ハ顯明ナリ、辨ハ
治ナリ、上ノ人其道ヲ

使下知也世俗以爲主道利在如此也
第十八下傳鈔者誤入正文圖當時法家隆行其蔽失於密故荀卿辨之不然周易云君不
密則失臣密豈不可哉圖管子曰先王貴周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
周申韓之道亦人君使人不知其意荀子所辯論是也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言機事耳讀者
勿混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
儀姬伯之涓陽薛注儀則也言上是下之準則
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應
也儀隱則下無動也
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

有也

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効上是不相須也

先謙案有當爲胥字之誤也據注云

也是胥須字義竝同故正文云無以相胥注
即以是不相須也釋之胥與有形近致誤
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

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

宣露辨別也下知所
從則明別於事也

明示セバ、下ノ者之ニ從ヒテ事ヲ治ムトナリ、一ハ統一ナリ。

玄ハ眩ニテ眩惑スルナリ、漸モ詐ナリ。

比周ハ下ノ人互ニ相親ミテ、實情ヲ上ニ隱シ合フナリ。

賤ハニクミキラフナリ。

郝懿行曰。辨與辨同。非辨別之辨。治直吏反。下同。上端正。則下不敢險曲。

也。圖易以鼓反。下同。治辨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

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

疑立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下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子廉反。郝懿行曰。漸讀為潛。潛與

漸。古音同字通。潛者深也。潛詐者謂幽深而險詐也。先謙案。漸亦詐也。說見不苟篇。圖漸字

解于脩身篇。○漸音潛。上偏曲則下比周矣。圖比毗。疑立則難一。

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相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

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

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

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矣。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貴猶愛也。賤猶惡也。圖故

字。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

畏己。圖惡如字。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尚書多方

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荀卿所引康誥也。本注非。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

且今書無一明字。圖此蓋因下詩而誤衍一明字。詩曰。明明在下。之篇言文王

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荀卿意。唯取明明在下一句。則本注故赫赫

以下九字可刪。圖以注推之。舊有赫赫在上句。今脫之耳。此證上下明而易知之義也。故

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圖耳疑當作。○世俗之爲說

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天

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圖盧文昭曰。案。常當爲嘗。嘗當爲憑。憑之

讀爲嘗。蓋桀紂祖先皆有天下之籍。故曰嘗。圖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躬親能

常嘗同。有當依儒効篇作履。蓋因下文而誤也。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躬親能

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圖先謙案。兩天下之籍。並當作天子之籍。說見儒效篇。常有謂世

相及。親有身爲天子也。上盧說非。則不然。當作則然。說見下。圖謂桀紂當時親有天下之籍

則不可也。何則不才不中。人民既去。夫亦何籍之有。圖親字不可曉。當依下文作謂。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圖王引之

然亦當作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

天下之人心。已去桀紂。而歸湯武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之

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得云不然乎。楊曲爲之說。非是。圖謂字

當在天下上。劉辰翁曰。天下謂上別本空八字。當是闕一句。圖劉辰翁云。別本此上空八字。

博按。宜言謂桀紂在天下則然。謂天下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位云。有虞氏官五

玄ハ隱幽知リガタクスルナリ。常ハ嘗トヨムベシ。二ノ天下ハ並ニ天子ニ作ルベシ。籍ハ位ナリ。已ニ前ニモ見ユ。

不ノ字刪ルベシ。

在ハ屬ナリ。天下謂云云ハ謂ニ天下ニ桀紂一則不然ノ誤ナルベシ。

遂ハ墜トヨムベシ。

執籍ハ前ニ見ユ、勢位ナリ。宗室ハ本家本元ナリ。不材ハ不才ニテ役ニタタマナリ、不中ハ不中正ナリ。

令不行云云ノ上ニ蓋シ小者ノ二字ヲ脱スルナラン。

罷ハ前ニ見ユ、無氣力ニテ役ニ立タマナリ。縣ハ繫ニテ天下ノ人心ヲカケツナグナリ。

君師ハ君主師長ナリ。

暴國ハ暴君ナリ、誅ハ上ニ謂フ所ノ賢諸侯ガ之ヲ誅スルナリ。

獨夫ハ助ケナキ一夫ナリ、孟子ニモ此語アリ。

去天下ハ桀紂ノ方ヨリ天下ヲ去ルナリ。

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然則依鄭此說，參以記文，可知天子千官，古未有矣。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大國。國夏戶雅反。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國先謙案，遂讀爲墜，說見。聖王之子也。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國先謙案，執籍猶執位說。見儒效篇。教籍已見。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國王念孫曰：中讀中正之中。孟子離婁篇中也。養不中，材也。養不材，是其證。楊說非。國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中。蓋不偏頗也。材，才同。中，如字。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國遂也。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

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國自古者至今親有天下，則不然之義。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音懸。國先謙案，注弱不任事，各本任誤在據宋。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天下是無君。

師。師長。國據周禮。以師。賢得民謂之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以上下文義求之，能字不當有。此以安代則字用。暴國獨侈，安誅之者，暴國獨侈則誅之也。此能字緣上文能字而衍。國安語助。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若

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國本注非字當作言。○去起呂反。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分扶問反。行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之。國先謙案，注豈各本誤其據宋。耳。豈爲殺君乎。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台州本正。國由因也。效驗也。徵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國禮記曰：民之所好，此之謂民。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長。

荀子卷十二 正論

合ハ服ナリ。
未嘗有說ハ從來此カ
說ハ無シトナリ。

其人ハ適任者ヲ以テス
トナリ、至辨ハ極メテ
禮義ニ明ナル人ナリ。

縣ハ衡ニテハカル也、
權稱共ニハカリナ
リ、至意ハ志意ト讀ム
ベシ。
之ノ字衍ナリ。

與ハ黨與ナリ、列ハ裂
クナリ。

容ハ保有、數ハ道ナリ。

僞巫ハセムシノミコ、
跛匡ハ跛視ニ作ルベ
シ、ピツコノカンナギ
ナリ、前ニ見ユ。

不祥莫大焉。以天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

本宋

天下下有然則以湯武爲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古

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墮損湯武耳。國郝懿行曰。墮者毀也。言以湯武爲弑。非有說也。直爲

妄言誣毀之耳。王念孫曰。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

有此。則本無天下二字。明矣。先謙案。天下王說是也。此緣上文天下字而衍。墮之郝說是也。

仲尼篇云。則墮之者衆。富國篇云。非將墮之也。議兵篇云。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與此文

皆當訓爲毀。注云。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

任。勝重任。國任音壬。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

辨。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其情僞。不能和輯

古作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如此

三者。非聖人安能王乎。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

王于況反。國盡津忍反。縣天下如權稱之懸。摯

知輕重也。稱尺證反。志意。國先謙案。荀書。至

志通借。說見儒效篇。其行之爲至亂也。國王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爲相對

行爲字皆作僞。今作僞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

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

亡。爲天下之大僂。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

是不容妻子之數也。

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

王念孫曰。楊未曉數字之意。數猶道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言

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

是也。然則如湯武者。是疇四海之道也。吉道也。如。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

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凶道也。國數猶道也。

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

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

疇四海。謂以四海爲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

行曰。疇者匹也。罷者病也。言不能任事也。齊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又云。人與人相疇。家

與家相疇。俞樾曰。疇者保也。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章注。壽保也。晏子雜篇。賴君之賜。得以

壽三族。壽三族。卽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卽能保也。此文

作疇者。古字通耳。說文土部。壻保也。凡作疇作壽。皆壻之段字。國疇。通以四海爲僞匹也。

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

哉。以桀紂爲君。以湯武爲譬之是猶僞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

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是猶僞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

匡讀爲疇。廢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僞。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疇。而奚若。言世俗此說

猶巫疇。大自以爲神異也。國俞樾曰。大乃而之譌。而大。篆文相侖。因而致誤。注云。猶巫疇。大

自以爲神異。則曲爲之說矣。國跛舊作跛。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匡當作覲。

王制篇曰。主禳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僞巫跛擊之事也。○僞郁禹反。故可以有

徵未ハ未來ヲ懲ラスナリ。

並ハ方ニ通ズ、亂今ハ亂レタル今世ナリ。報ハ應報ナリ、以レ類相從ハ善ハ福ヲ得、惡ハ禍ヲ得ルナリ。稱ハ平衡ナリ、失稱ハ二ツノモノガ相當ラヌナリ。稱ハ相當ナリ。

施ハ旗ナリ。

爲_レ治_レ邪_カ。則_チ人_{ヨリ}固_カ莫_ク觸_レ罪_ニ。非_ズ獨_リ不_レ用_レ肉_刑。亦_ハ不_レ用_レ象_刑矣。以_テ爲_レ人或_ハ觸_レ罪_ニ矣。而_モ直_ニ輕_ク其_刑。然_レ則_チ是_レ殺_レ人_者不_レ死。傷_レ人_者不_レ刑也。罪_至重_ニ而_モ刑_至輕_{ナリ}。庸_人不_レ知_ル惡_矣。亂_莫大_ニ焉。惡鳥路反。凡_刑人之本_ハ。禁_暴惡_ニ。且_ツ徵_ク其_未也。徵讀爲懲。未謂將來。惡惡上鳥路反。下如殺_レ人_者不_レ死。而_モ傷_レ入_者不_レ刑。是_レ謂_ク惠_暴而_モ寬_賊也。非_ズ惡_也。故_レ象_刑殆_ハ非_ズ生_於治_古。並_起於_亂今_也。今之亂世。妄爲此說。漢書並作方古字通用。

治_古不_レ然_レ。凡_爵列_官職_{。賞}慶_刑罰_{。皆}報_也。以_テ類_相從_者也。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稱。權稱也。失稱謂失其平。楊注非。圖哀公篇失稱作不應。義同。

不_レ當_罪。不_レ祥_莫大_ニ焉。圖夫音扶。下同。當丁浪反。昔_者武_王伐_有商_{。誅}紂_{。斷}其_首。懸_之赤_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校作赤旆。王念孫曰。呂本作赤旆。錢本旆作旆。注旆字同。元刻世德堂本同。案解蔽篇云。紂縣於赤旆。則作旆者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錢本改赤旆。虞王本同。圖斷丁管反。

治則刑重云云ハ治世ハ重刑ヲ亂世ハ輕刑ヲ用フル義ニテ、以テ世ノ輕重ヲ破スルナリ。

犯治犯亂ハ犯スコトガ治世若クハ亂世ニ於テスルナリ。

征_暴誅_悍。治_之盛_也。圖悍舊作捍。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殺_レ人_者死_{。傷}人_者刑_{。是}百_王之_所同_{。未}有_知其_所由_來者_也。圖宋本同下有也字。似是。刑_稱罪_則治_{。不}稱_罪則_亂。故_治則_刑重_{。亂}則_刑輕_{。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圖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與此不同。蓋荀卿欲折象刑妄說。故立此論耳。且其重非重也。言正當也。圖言治世用重刑。亂世用輕刑也。}

犯_治之_罪固_重。犯_亂之_罪固_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圖郝懿行曰。治期無刑。故重。亂用哀矜。故輕。注兩說前義較長。圖漢志。輕下有也字。宋本同。此二句覆說上二句也。

書_曰。刑_罰世_輕。世_重。此_之謂_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圖此亦與古文尙書意異。

俗_之爲_レ說_者曰。湯_武不_レ能_レ禁_令。是_レ何_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日_楚越_{不受}制_{。是}不_レ然_{。湯}武_者。至_天下_之善_{。禁}令_者也。圖先謙案。至猶極。

湯_居亳_{。武}王_居鄗_{。皆}百_里之_地也。天_下爲_レ一_{。諸}侯_爲臣_{。通}達_之屬_{。莫}不_レ振_動從_服。以_テ化_順之_{。振與震同。恐也。曷_爲楚_越獨_不受_制也。彼_王者_之制_也。視_形執_而制_械用_{。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

本ト王室ト縁遠シ、然ルニ之ヲ近キ地ノモトト同一ニセネバ、王室ノ命ガ行ハレザル證ナリト言フハ一概ノ論ナリトナリ。

溝中之瘠ノ二句ハ下文東海之樂ノ下ニ在ルベク、兩也ノ字及則ノ字ハ刪ルベシ。

溝中之瘠ハ乞食ノ類ニテ智慮ノ淺キ者ヲ云フ。

坎井ハヤブレタル井、蓋ハ「ガマ」「カハツ」ノ類ナリ。

擅ハ禪ト同ジク禪位スルナリ。

有ハ又ト讀ム、至尊ナル故ニ與ニ相ユヅルニ足ル人ナキナリ。

死而ハ死後ニ至リテトノ意ナリ。

圖ノ字決ノ字ニ作ルチ可トス、決ハ決擇分別スルナリ。

載ハ行、僞ハ爲ニテ作爲ナリ人爲ナリ、飾ハ飾ナリ、兼ハスベテトノ意、爲民ハ庶民タラシメ官ニ用ヒザルナリ。

朝ハ朝ニ居ルモノ、厭然ハ順從ノ貌、郷ハ邊ノ日ナリ。

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言也。圖郝懿行曰。磨當作摩。古今字也。規摩蓋言規畫揣摩。不必無失也。圖磨當作摩。注磨。韓子作摩。注云。摩者旋而轉圓也。以是推之。轉規以畫圓。則必切磨。若以摩病規者。是徒求全而不知權也。蓋當時謂求全而不知權者。曰規摩之說也。溝中之瘠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圖俞樾曰。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龜。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溝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坎井之龜。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倒在上。又衍兩也字。一則字。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龜。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可馬彪曰。坎井壞井也。龜蝦蟆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擅井。龜戶蝸反。圖盧文弨曰。正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圖與謀舊作以謀。今據宋本韓本改之。○知音智樂音洛。○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禪亦同義。謂除地爲壇。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子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擅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圖此篇荀子一家論。不可拘書序。圖擅當作禪。與禪同。禪亦讓也。孔子曰。是。不然。天子者。執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執位敵之名。若上下相縣。則無與讓矣。有讀爲又。圖夫音扶。下同。

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也。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作決德而定次。圖盧文弨曰。舊校云。一本作決德而定次。先謙案。作決者是。說見儒效篇。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圖舊本無使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載猶行也。圖載任也。民字衍。宋本民上有使字。非也。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則兼以爲民。僞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先謙案。僞與爲同。謂作爲也。聖王已沒。圖已舊作以。今據宋本改之。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圖固無禪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圖俞樾曰。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爲重出矣。圖離力智反。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

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

三公宰相、如歸人
心ノ歸往スルナリ、復
ハ一旦衰頹シタルモ
チ回復スルナリ。

傳住ノ標準ハ唯ダ聖ニ
アリ、子ニ傳フルモ宰
相ニ傳フルモ異ナル所
ナシトスルナリ。

一ノ隆ハ一人チ至尊ト
スルナリ。

子ガ聖ナレバ子、三公
ガ聖ナレバ三公、何レ
ニシテ天子死スレバ、
聖ニシテ天下ノ事ニ
任ズル者自然之ニ代ハ
ル、禮義ノ大分此コニ
盡クス、禪讓ノ用ナシ
トナリ。

長シ事者ハ勞苦ノ事チ
長シ憚ルモノナリ。

佚ハ逸ナリ、誦ハ屈ナ
リ。

五采ハ青黃赤白黑、間
色ハ二色ノ混ジタルモ
ノ、大牢ハ牛ナリ。

曼ハ緩ニテ樂ノ名、饋
ハ食チ進ムナリ、樂チ
奏シテ食チ進ムナリ。

代翠ハ伐^チカワ^カノ
泉ニ作ルベ
シ、泉ハ鬻ト古通用ス、
「大ツヅミ」ナリ。
増注本ハ本注ノ泉モ翠
ニ作ル。

無以異也。

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國先謙案。厭然謝本誤。厭焉。據宋台州本。正。國然舊作焉。今據宋本改之。鄉往日也。○朝直遙反。下同。更音庚。

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

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聖不在後。豈爲禪讓改變與他人乎。

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

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國物茂卿曰。天下如歸。謂如歸其家也。言安也。矣。舊作也。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國如往也。振如振旅之振。整也。言天下往歸舜禹。如復歸其家。而振整之也。

夫又何變之有矣。

疑此三句重也。國此非重也。上。謂父子相繼。此謂三公相易。

夫又何變之有矣。

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

唯其徙朝改制爲

難。

故天子生則

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

天子生則

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

夫讓者禮

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

曰。老衰而擅是

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

者禮

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誦。

天子者

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

形不爲

牢而備珍怪。期臭味。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當爲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國郝懿行曰。曼訓長也。傳祭進膳。列人持器。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代翠而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

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翠當爲伐。皋。主

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

字。國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而饋。

曼

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

食。

新者代之。國盧文昭曰。案正文翠。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藻。即所謂蘭茝藻

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

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翠。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翠即翠

字。下云。側載翠。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

雍ハ天子樂章ノ名、徹ハ天子取リサゲルナリ、乎ノ字ハ集解本ニアリ、五祀ハ周禮膳夫職ノ徹于造ノ造ニ當ル古徹ト通用ス、食事終リ雍ノ音樂ト共ニ饌ヲ饗ノ邊ヘサゲ來ルナリ、執薦者ハ君ニスムル物ヲトリアツカフ人ナリ。

張ハ帳帷、容ハ小曲屏風ノ類、依ハ展ニテ堂上月欄ノ間ナリ。

宗ハ大宗伯ニテ祭祀ヲ掌ルモノ、祀ハ祝ニ作ルベシ、大祝ニテ福祥ヲ祈ルコトヲ掌ルモノ。

大路ハ天ヲ祭ル時用フル車、路ノ下ノ趨ノ字ハ増注本ニ從ヒテ制ルベシ、越席ハ蒲ニテ作レルシキモノナリ、側ハ天子ノ身邊、載ハ置、率芷ハ香草ナリ。

錯衡ハ色色ニ文采ヲ施シタルランカン、テスリナリ、和鸞共ニ車上ニ備ヘツケタル鈴ニテ、其ノ鳴ル聲ニテ車ノ歩趨ノ調ヲ整フルナリ、武象詔護共ニ樂ノ名、騶ハ趨ナリ。

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馨而食。與奏雍而徹對文。淮南即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鍾伐馨。正釋伐馨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馨鼓者。涉注文而誤。玉海一百九引淮南。正作伐馨而食。圖代當作伐。馨與奏馨同。考工記云。韓人爲皋鼓。注。大鼓也。淮南子曰。馨鼓而食。奏雍而徹。又詩云。鼓鐘伐馨。合而觀之。代字伐誤無疑。率舊作率。考本注意。古作率明也。故今改之。其實則率。雍而徹乎。言其僭也。圖徹下舊有乎字。今據宋本除之。○徹音撤。五祀。圖劉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爲句。徹乎五祀。謂徹於寤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祀。一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雍而徹。已飯而祭。寤蓋徹而設之於寤。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寤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寤。吳語。係馬舌出火寤。吳越春秋。天出火於造。王念孫云。史記秦本紀。客卿寤。秦策。造管子。輕重已篇。燬寤泄井。禁藏篇。造。專言之。則曰寤。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爲三公。左馮翊爲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爲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爲言。何當乎。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寤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立也。西房。西廂也。侍或爲待。圖劉台拱曰。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圖此節言天子飲食之盛。不可難以祭祀之事。五祀二字疑有誤。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依而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容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圖盧文弨曰。注所以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改正。郝懿行曰。張與帳同。古以張爲帳也。容則楊注引爾雅。郭注是也。張容二物。與負依而爲三。王念孫曰。坐當爲立。說見儒效篇。圖張與帳通。帷帳也。容當從郭璞說。圖張帳通。帷帳也。尙書顧命云。狄設黼辰綴衣。傳云。

諸侯趨走乎堂下。依而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容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圖盧文弨曰。注所以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改正。郝懿行曰。張與帳同。古以張爲帳也。容則楊注引爾雅。郭注是也。張容二物。與負依而爲三。王念孫曰。坐當爲立。說見儒效篇。圖張與帳通。帷帳也。容當從郭璞說。圖張帳通。帷帳也。尙書顧命云。狄設黼辰綴衣。傳云。

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復設帷帳。象生所爲是也。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復設帷帳。象生所爲是也。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復設帷帳。象生所爲是也。

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復設帷帳。象生所爲是也。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復設帷帳。象生所爲是也。

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復設帷帳。象生所爲是也。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復設帷帳。象生所爲是也。

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復設帷帳。象生所爲是也。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復設帷帳。象生所爲是也。

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復設帷帳。象生所爲是也。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復設帷帳。象生所爲是也。

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復設帷帳。象生所爲是也。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復設帷帳。象生所爲是也。

羿鏗門已二王霸篇二見
撥弓ハハネカヘリタル
不正ノ弓、中ノ下ニ微
ノ字ヲ補ヒ、中微トス
ルヲ可トス。

王梁ハ王良ト同ジ。
辟ハ雙ト同ジ。

作者ハ以上ノ世俗ノ說
ヲナスモノ、學者從ヒ
テ之ヲ傳述スレバ、必
ズ疎ヲ受クルニ至ルベ
ク、此ノ說ヲ非トシテ
辨明スルモノハ慶福ア
ラントナリ。
孽ハ災害、噂沓ハ相對
シテ談話スル貌、背ハ
其相手ニナラズシテウ

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狂妄之說。嵬夫音扶。羿鏗門者。

天下之善射者也。蒙古音通用。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

陳免曰。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不能致遠。句法相同。儒效

篇曰。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

微。則非羿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鏗門矣。欲得善射及速致遠。則

莫若王良造父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射及速致遠者。議兵篇曰。

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可證。小

雅毛傳曰。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本荀子。戰國策曰。弓撥矢鉤。注云。撥反弓

也。增韻云。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

遠。辟與雙同。必亦反。梁良互通。王充論衡亦作王梁。造七報反。父音甫。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

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

也。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鬼作

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也。俞樾曰。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祥。學者從而傳述之。必

受其殃。能非而闢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可見

荀子之意。深疾世俗之說。故為此言。楊注未得其旨。謂非嵬說者也。謂言如作說者

不善。則學之者受其害。知其非而不學之者。則有免害之慶也。此言邪說之害。不與上文相

接。蓋錯簡也。故作者以下至此之謂也。三。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

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言下民相為妖孽。災害非

主由人耳。○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

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于序

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識也。此謂斥墨子。世俗之說。詳見呂子節葬安死

二篇。葬田之田。行葬不妨田。成子高所謂擇不食之地而葬是也。○大音秦。厚胡豆反。亂

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相不相者之

所言也。相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其意必有

干僞反。楊。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盧文弨曰。下足字衍。下

音如字。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

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

富厚之誤。秦策。勢位富厚。下優猶知足。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

正承富厚言之。當當作富猶疑裕誤。謂之賊。俞樾曰。楊蓋以刺為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

曰。刺。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探取之義。盜不竊。賊

不刺。變文以成句耳。非。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

有異義也。刺刺七亦反。

刺ハ探シ取ルナリ。

子宋子ハ前篇ニ見エタ
ル宋鉅ナリ、其意ハ他
人ヨリ侮ラルトモ決シ
テ其ノ我が辱ニアラザ
ルコトヲ知レバ、人ト
關フニ至ラザルベシ、
關フハ此ヲ知ラザルニ
ヨルトナリ。

鬪爭ハ惡ムニ起ル、辱
トスルヲ以テ理由トセ
ズ、故ハ理由ナリ。
豈鉅二字ニテ「アニト
讀ム、覆語ナリ。

央ハ缺ニ作ルベシ、缺
濱ハ缺費ニテ音グリ論
ユベキ溝穴ナリ。

解人之惡侮ハ侮辱ナ惡
クム心ヲ去ラシムルナ
リ。

金舌弊口ハ金口弊舌ニ
作ルベシ、金口ハ喙口、
喙ハ口急ナルナリ、弊
舌ハ大ニシヤベリテ舌
ヲヤブルニ至ルナリ。

以此譏之。鬪盧文昭曰。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爲潮。又誤爲潮。潮當作淖。泥也。注同。蓋一誤爲淖。以淖與潮同。故再誤爲潮耳。

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鬪傳直戀反。

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

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見侮而不以爲辱。救民之鬪。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人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鬪關都。

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其侮而不以爲辱。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鬪。凡人之鬪也。惡烏路反。下同。

必以其惡之爲說。非以其辱之爲故也。凡鬪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遠同。言此倡優豈速遠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鬪謝本從盧校。注豈下無速字。王念孫曰。豈鉅知者豈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遠。或言庸鉅。或言何遠。其義一而已矣。說見漢書陸賈傳。楊讀鉅爲遠。而云豈速遠知失之。盧刪注速字。各本皆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各本增鬪。豈鉅詳注于王制篇。○詈力智反。鉅與詎通。然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濱。竊其豬莖。央濱中濱也。如今人家出

水溝也。鬪央當作缺。字之誤也。濱竇古字通用。句濱作句竇。又左氏襄三十年傳。伯有自暮門之濱入。音豆。是其徵也。缺竇。蓋可潛踰之穴。家語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踰。是也。鬪央當作決。決濱決出水之溝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鬪喪息。雖以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鬪。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鬪。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音無。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爲稅。鬪夫今字恐倒。○夫音扶。下同。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爲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子見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爲噤。鬪盧文昭曰。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道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卽爲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何益哉。俞樾曰。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楊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爲噤。說文口部。噤口急也。弊讀爲敝。言雖說之。至於口噤。猶無益也。戰國策秦策。舌敝耳聾。此可證敝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楊注引法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爲後人改竄故歟。鬪弊當作敝。言使宋子以金爲口舌。至其敝壞。說而不已。猶無益於世也。通雅引此作金口蔽舌。似是。不知其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智也。鬪下知音智。下不知知慮同。知其無益也。直以

荀子卷十二 正論

邪ノ字ハ集解本ニ無シ、與ハ舉ナリ。

病ハアシキナリ。

歷正ハ標準ナリ。

名象ハ名義法象ナリ。

言議ハ言論、期命ハ約束シテキメルコトナリ。

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將以為有益於人。邪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國虛文昭曰。注論宋本作謂。王念孫曰。楊說甚迂。余謂與讀為舉。舉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見左傳宣十七年注。哀六年注。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國與以古通用。國與字衍。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國先謙案。隆正猶中正。下文大隆即大中也。說見致士篇。國隆正即下文王制是也。立王制以為權衡。以合之者為是。以不合者為非。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國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名。○分職扶問反。下之分犯分分也。同國聖王之制也。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為法。國王引之。曰。是非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為師。故楊注云。皆以聖王為師。皆字正釋。莫非二字。凡本書中言莫非。莫不者。注悉以皆字釋之。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文兩是非字而誤。國名號也。義見正名篇。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為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為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

知虛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執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執謂教位也。國行上孟反。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榮。國舊本榮之。○相息亮反。流淫汗慢。汗穢行也。慢當為漫。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捽持頭也。搏手擊也。國言力智反。捽才忽。捶笞臍腳。捶笞皆杖擊也。臍膝骨也。腳古脚字。臍脚謂其膝骨也。鄒陽曰。司馬喜臍脚於宋。卒相中山。國答音痴。斬斷枯磔。斷如字。枯棄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編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或者枯與編辜義同歟。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國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國枯讀為辜。辜亦磔也。漢書刑法志。諸死刑皆磔於市。景帝中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謂張其尸也。○斷丁管反。藉靡舌繹。藉見陵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靡義同。即謂笞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也。舌繹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謂辭窮亦恥辱也。國藉靡舌舉未詳。不可強說也。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執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執榮。而不可以有義

貢ハ受クル所ノ貢賦ナリ。

捽搏ハ頭ヲツカシテ手ニテ撃ツナリ、捽皆杖ニテツ、臍脚ハ膝ノ骨ヲキリ絶ツナリ、枯モ磔ニテ共ニハリツケナリ。

藉靡ハシバリツナガアルコト、舌繹ハサルグツハチ施スコトニテ共ニ刑人ニ加フルモノナリ。

有執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執榮。而不可以有義

爲ノ字衍トスベシ。

讀ハ屈。容ヲ屈シ辱ヲ
ウクルナリ。
改メ之ノ之ハ上ノ聖王
ノ法ナリ。
擗ハ擗ナルベシ。擗ツ
ナリ。塗ハ泥ナリ。擗塗
ハ泥ヲ固メルナリ。擗
僂ハコビトナリ。
躓ハツマヅキヒツク
リカヘルナリ。頃ハ少
頃ニテシバシノ間ナ
リ。

止之ハ其ノ説ヲ息メ
シムルナリ。體ヲ傷ツ
クルトイフハ。大辱ヲ
受クルニ至ランチイフ
ナリ。得ハ復ナラン。

皆ハ世人ヲ指ス。宋子
ノ論ハ人情本ト欲少
シ。然ルニ自ラ欲多シ
ト爲シテ。其欲ヲ遂ゲ
ントス。是レ過ナリト
ナリ。是レ其非戰論ノ
根據ナリ。

譬稱皆タトヘ言ナリ。
情欲之寡ハ情之欲寡ニ
作ルベシ。

爲欲ノ欲ハ衍文。爲ハ
下文ニ屬ス。
兼ハ極ムルナリ。

榮有執辱無害爲堯有執榮無害爲桀義榮執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爲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國王念孫成俗卽以爲俗今本成上有爲字乃涉上三爲字而衍呂本無爲字禮論篇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成上亦無爲字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誦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字一十一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王欲屈容受辱爲己之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也圖案語助○誦與屈同爲于僞反楊讀如字己音紀譬之是猶以博塗而塞江海也以僬僂而戴太山也博塗以塗壘博也僬僂短人長三尺者也圖盧文昭曰博俗字荀書當本作擗擗塗泥而塞江海必無用矣圖躓跌碎折不待頃矣躓與顛同頃也頃少頃也圖郝懿行曰躓者僂仆也經典俱假借作顛唯此是其本字注云躓與顛同蓋不知顛乃假借耳圖跌歷也○躓多年反跌音經一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圖盧文昭曰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梵書以導爲礙亦有所本俞樾曰得字無義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曰將恐反傷其體也言子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傷其體耳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少爲內圖謝本從盧校作欲爲多王念孫曰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也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呂本作而以己之情爲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監本作情爲欲多己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己之情爲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己之情欲爲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己之情爲欲多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作爲欲多圖己音紀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爲情之欲寡也圖王念孫曰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下人之情各本作是之情案人之情三字上文凡七見今據改是其證楊本作情欲之寡非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圖盧文昭曰此欲字衍句當連下一說當作亦以人情爲不欲禁臭形不欲禁佚圖爲欲之欲行禁極也○佚與逸同此五禁者亦以人情爲不欲禁臭形不欲禁佚圖爲欲之欲行禁極也○佚與逸同鼻不欲禁臭形不欲禁佚圖爲欲之欲行禁極也○佚與逸同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圖先謙案欲是者欲上五禁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禁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圖貴字疑衍○好呼報反

是八人ニ作ルベシ。

嚴然ハ儼然ナリ。

文曲ハ文典ニ作ルベシ。文章編述ナリ。

惡鳥路反。古之人爲之不然。以入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滅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情爲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是當。圖是當。然則先王以入之所不欲者賞。而以入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爲儼。好說自喜其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圖王念孫曰。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爲典字之誤也。故也。好呼報反。楊注云。文曲文章也。今本注文亦誤作文曲。成文曲。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見藝文志。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典。是其證。圖曲當作典。非十二子篇曰。終日言成文典。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圖治直。吏反。

荀子卷第十二終

荀子卷第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文爲比。圖論虛困反。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量力嚮反。圖先謙案。宋台州本無此四字。有分扶問反四字。圖分扶問反。下分也同。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圖史記。無亂則窮三字。義似優。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圖惡鳥路反。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爲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也。圖史記持待。似是。○屈求勿反。圖長謂長養也。下文承之云。故禮者養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圖王念孫曰。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爲盞。說文。盞。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廿年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盞。所以養口也。盞與香字相似。故盞誤爲香。而楊注不釋盞字。則所見本已誤爲香矣。說文又曰。盞與羹同。五味盞羹也。博

此ノ篇ハ先ヅ禮ノ起原ヨリ説キ起シテ、禮ノ行ハル所以ヲ述ベ、喪祭ノ諸禮ヲ詳論ス。

度量分界ハ或ル一定ノ程度制限ヲ云フ。

分ハ制限ヲ加フルナリ、制限アリテ始メテ欲ヲミタスノ道ヲ得ルナリ。窮、風皆竭盡ノ義、欲ヲ得ンガタメニ物ヲツクシ、又物ガ欲ヲ惹キテ際限ナク起フシムルハ皆不可ナリ、物ト欲トハ相待ツテ長ク維持スルヲウベシトナリ、芻豢五味ハ前ニ見ユ、調香ハ原ト調盞ト作ル、調和ト同シ。

芬苾皆香ナリ、黼黻管
馨等皆前ニ見ユ。

疏房ハ採光通風ニ適シ
タル家、椽貌ハ遠廟ニ
テ深宮トイフガ如シ、
越席ハ蒲ニテ作レル
席、第ハユカタナ、几筵
ハツクエ、ムシロナリ。

稱ハ適宜ナリ。

翠芷、錯衡、和鸞等皆上
篇ニ見エタリ、翠ハ增
注本奉ニ作ル。

龍旗ハ龍ヲ畫ケル旗、
旂ハ旒ト同シ、旗ニ附
ケル細長キ帛ナリ、信
ハ神ニ同シ、神變ノ徳
ナリ。

寢兕ハ伏シタル兕ナ
リ、持虎ハ特虎ニ作ル
ベシ、一ツノ虎ナリ、
共ニ天子ノ車輪ニ畫ケ
ルモノトス。

蛟龍ハ蛟ノ形ヲ畫ケル
革ニテ馬ノ腋ニカケル
モノ、注ノ馬服ハ増注
本馬腋ニ作ル。

絲末ハ絲帛ニテ絲ニテ
織リナセルオホヒ也。

彌龍ハ彌龍ニテ車ノク
ビキノ末ヲ龍首ノ形ト
シタルナリ、本注ノ文
ノ字増注本交ニ作ル、
龍首衡軛ノ衡ハ増注本
ニ從フ、集解本ハ衡ニ
作ル、養ハ威ハ威望ヲツ
クルナリ。

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盃蓋因其可以盃羹而名之故其字從皿而以禾爲聲今經傳皆通
用和字而盃字遂廢此盃字若不誤爲香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圖史記無調香二字似是
○黍胡慣反。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消反。彫琢刻鏤黼黻文

章所以養目也。富國篇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

房檼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貌古貌

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頽讀爲逸言屋宇深遠僻逸也第牀棧也越席剪蒲席也古人

所重司馬貞曰疏窗也圖先謙案宋台州本注係作編圖疏房檼額本注前說是也○越音

活下同第側里反圖檼額讀爲遠廟爲是虞箴曰民有寢廟人之所居亦曰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

好其別曷謂別。別呼報反。曰。先謙案史記禮書作。貴賤有等長

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故天子大

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翠芷所以養鼻也。圖盧文弼曰翠芷說

臭莖臭亦鼻之誤圖。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

趨中詔護所以養耳也。並解在正論篇圖中。龍旗九旂所以養

信也。龍旗畫龍於旗爾雅曰素陸龍於綵練旂九旗正幅爲綵旂所以屬之者也信謂

使萬人見而信之誠至尊也養猶奉也圖盧文弼曰注正幅爲綵宋本繪作緇元

刻作絲皆誤今改正元刻練旂作練旒與今爾雅同郝懿行曰信與神同畫龍於旗取其神

變此信蓋神之段借古多借信爲伸此又借信爲神神與伸皆同聲之字故可相通楊氏不

知段借之義故云信謂使人見而信之其望文生訓不顧所安往往如此圖史記旂作旂

是也周禮司常職曰交龍爲旂熊虎爲旗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旂音旒

寢兕。謂武士寢處於甲冑。持虎。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

持當爲特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爲飾也劉昭注與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

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右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

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兩旁卻後而相並故虎稱特左右

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輿蓋畫

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歟此段若膺說圖淮南子持虎作伏虎謝朓曰持當爲特字

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爲飾也劉昭注與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

特虎居前左右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

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愛今按謝朓所引似畫與前與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

服之革蓋象蛟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爲之圖盧文弼曰史記蛟作蛟古字通用注馬服乃馬

腋之誤徐說本說文楊云象蛟形與上下文虎兕龍一例勝徐說圖據史記注本注馬服上

脫當字○絲末。末與帛同禮記曰君羔幣虎犢鄭云覆笮也絲帛蓋織絲爲之幣亡

輶呼典反。絲末。末與帛同禮記曰君羔幣虎犢鄭云覆笮也絲帛蓋織絲爲之幣亡

筵訓笮筵圖末當。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

作軛與帶軛同。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

大路ハ上駕ニ見ユ、天子ノ車ナリ、倍至ハ信至ニ作ルベシ、信至教順ハ極メテ馴レタル上ニテトノ義ナリ。

出死ハ前ニ見ユ、力ヲ出シ死ヲ決スルナリ、要節ハ自ラ檢束シテ節操ヲ守ルナリ、君ノ爲メニ斯グスルガ即チ反ツテ我が祿ヲ受ケテ生ヲ成ス道トナルナリ、出費用ハ實際ノタメニ財ヲ用ヒルナリ。

生之爲見ハ徒ニ生バカリヲ望ムナリ、若者ハ如レ此者ナリ。

偷儒ハ非十二子篇ニ見ユ、儒ハ集解本ハ宋本ニ從ヒテ儒ニ作ル。

說ハ悅ナリ。

一ハ專一ナリ、之ハ事ノ事即其ノ爲ス所ノ事ナリ、兩得ハ禮義情性共ニ得ルナリ。

禮有三本、ヨリ以下數段、大戴禮ノ禮三本篇ニ見ユ。

天ハ天ニ配スルナリ、不壞トハ廟ヲ毀タザルナリ、常宗ハ永世遷ラザルノ大宗ナリ、別ハ特別ニスルナリ、始ハ祖先ナドノ事、得ハ徳ト讀ムベシ。

郊ハ天ヲ祭ル禮ナリ、社止ノ止ノ字、注本至ニ作ル、天子ヨリ以下諸侯士大夫マテ皆社ヲ立ツルヲウレナリ。

龍取其威也。王念孫曰。盧注亦段說也。今本說文作乘與金飾馬耳也。故大路之馬。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注。注龍首銜軛。史記注。銜作衡似訛。

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爲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盧文弨曰。史記。倍至作信至。先謙案。倍當依史記作信。倍信形近而譌。據楊注。則所見本已誤。信至謂馬調良之極。盧史記倍作信是也。孰

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出身死寇難也。要節自要約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盧文弨曰。此注舊本有賸有脫。今訂正。先謙案。史記。出死上多一士字。史記正義曰。孰知猶審知也。○夫音扶。下同。出尺類反。下同。史記。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是乃所以求奉養其財。不相侵奪也。郭嵩燾曰。用上疑奪文。或作出費用。四句爲一例。先謙案。史記。出作輕。文義大異。孰知夫恭敬

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亂而不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言恭敬辭讓似勞。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爲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爲所見。不能用財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苟怠惰偷儒之爲安。若者必危。儒讀爲儒。言安居不能恭敬辭讓。若此者必危。盧文弨曰。偷儒非十二子篇作偷儒是也。此與勸學篇作偷儒。皆非先謙案。宋台州本。安下有居字。據注似正文本有居字。偷儒汝朱反。又乃个反。

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說讀爲悅。言苟以情悅爲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亡。樂音洛。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一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圖之於二字。一於字意。○喪息浪反。下同。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圖治直吏。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音鳥。三者偏亾焉。無安人。偏亾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以奉其三者也。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

周之。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三桓也。圖禮記大傳篇可并攷。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爲德。言德之本在貴始。殺梁傳有此語。盧文弨曰。得大戴禮作德。古二字通用。先謙案。此上是貴始之義。史記作所以別貴賤。貴賤治德之本也。傳鈔致誤。圖別彼列反。下。郊止乎天子。圖先謙案。史記作郊疇乎天子。索隱。疇類也。天子類得郊天。餘並不合祭。而社止

同。圖別字恐衍。郊止乎天子。疇類也。天子類得郊天。餘並不合祭。而社止

臨前二見エタル隆正ナリ。
本末ハ上ノ情文ノ關係ヲ承ケテ言フ。相順ハ代勝ナキナリ。
終始ハ上ノ稅悅校ノ關係ヲ承ケテ言フ。
以ハ而ノ如シ。至文ニシテ上下貴賤ノ差別アリ。至察ニシテ證說スルコトヲナルナリ。

此處前ノ非十二子篇ヲ參照スベシ。入ハ此ノ禮中ニ入り來ルナリ。溺喪等ハ論者自身ニ就テ言フ。隊ハ顯賤スルナリ。

顧千里曰。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戴記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爲證。先謙案。貳乃賁之誤字。說見天論篇。大戴禮作賁之則喪。張參五經文字云。賁相承或借爲賁。呂覽管子史記皆以賁爲貳。圖大戴禮無物字。今按本注意。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似此書古無物字。○喪息浪反。下而喪同。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

益也。復更能損益也。圖極盡人情。使天下不。本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禮之

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圖俞樾曰。順讀爲巡。禮記祭義篇。終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正同。順巡並從川聲。故得假用。終始相應。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略。終於稅亦殺也。殺與脫略。是終始相應也。圖史記作終乎。至文以有

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有是非分別之說。人心也。圖王念孫曰。以猶而也。說見釋詞。言至文而有別。至察而有說也。史記以有二字皆倒轉誤也。楊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讀說爲悅。尤非。圖以字不可係別字說字也。○別彼列反。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圖治直。從之者安。不從者

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圖先謙案。測。禮之理

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圖斥惠施鄧析。其理誠大矣。

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圖斥慎到田。其理誠高矣。暴慢

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圖古墜字。墜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

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

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譽也。圖先謙案。史記理並作貌。喪作

嘵。圖此斥它蠶魏牟。恣睢非十二子篇。楊注曰。矜放之貌是也。○唯香萃反。故繩墨

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

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圖

猶正也。○縣胡。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

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

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失。方猶道也。圖郝懿行曰。方猶隅也。廉隅謂有

孫曰。足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儒效篇云。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樂論篇

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

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注失之。又曰。足當爲是。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脩身篇曰。不是師法。而好自用。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

似而誤。先謙。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

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能慮能固。如好者焉。圖先謙

者作之。此句當作加好之者焉。史記引刪者字。苟書奪之字也。無之字。則語不圓

足。王制篇云。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致好下有之字。是其例。斯聖

人矣。圖好呼。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

報反。圖好呼。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

不足禮ハ禮ヲ重ンセザルナリ。無方ハ無隅ノ如シ。隅ハ廉隅ニテミガキテ稜角アルナリ。禮ヲ以テ自カラミガカザレバ。キハダチタル所ナク。即チ無方ナリ。

加好者焉ハ。如好之者焉ニ作ルベシ。既ニ能ク慮リ能ク固キガ上ニ。更ニ此ノ禮ノ中道ヲ好ムモノナリ。

爲用ハ禮ノ用トナス
ナリ、文ハ車服等文飾
ノ別ナリ。
隆殺ハ或ハ厚クシ或ハ
薄クスルコトナリ。
情用ハ精神ノハタラキ
ナリ。

雜ハ情文相交ハルナ
リ、中流ハ中道ノ如シ。

上ノ中ハ中等ノ禮、下
ノ中ハ中流ニテ隆ト
殺ノ間ノ普通ノ程度ナ
リ。
是ハ禮ナリ。
壇宇宮廷已ニ前ニ見
ユ、住所チイフナリ。

有レ是ハ城レ是ト讀ムベ
シ、城ハ居ルナリ。

中ハ中流ナリ、周挾ハ
周浹ナリ、周匝ナリ、ア
マネキナリ。

度ハ法度、獲ハ其ノ宜
シキチウルナリ。

慢ハ輕ンシアナドルナ
リ。
倍叛ハ道ニソムク也。
臧ハ前ニ見ユ、奴ナリ、
殺ハ乳母或ハ婢ノ類ナ
リ。

極也。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

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貢獻問遺之類。以貴

賤爲文。以車服旗章爲。以多少爲異。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爲要。豐

厚殺減降。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爲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

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

繁。是禮之殺也。○禮記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是也。情用繁。如父黨無容是也。

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襍。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

並行相襍。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之清濁相混也。○王念孫曰。襍讀爲集。爾雅。集會也。言

文理情用並行而相會也。集。襍古字通。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作襍。論衡。別通

篇。集。糅非一。卽襍。糅。楊未達。假借之旨。俞樾曰。襍讀爲市。古。襍與市通。呂氏春秋。園道篇。園

至亥。爲一市。然則並行而襍。言並行而周市也。楊注非。先謙案。中流

猶中道。下有復句。可互證。揚注非。○下文本注曰。中流禮之中道也。故君子上致

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

也。○厲。驚疾驚也。史記作廣。驚。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壇

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氓無所知者。○王念孫曰。是謂禮也。有讀爲城。孟子

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曰。有城

也。○是。指禮義。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

指禮義。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

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

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曰。

言君子聖人。有高大之德。則爲禮之所歸。積益弘廣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

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禮者。謹於治。生死者

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

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

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

之心也。○姦。姦人。斥墨子。○夫音扶。下夫是同。倍。蒲悔反。下同。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

リ、前ニ獲ニ作ル、隆
ア所ハ君、親ム所ハ父
母ナリ。

再復スベカラザルハ二
度トテキマナリ。

瘠ハ禮ノ不足ナルヲイ
フ、前ニ漢中ノ將トア
リシト同シク、イヤシ
ミノノシリテイヒシナ
リ、十重ハ七重トスベ
シ。

正文ノ衾ハ食ニ作ルベ
シ、衣ハ葬祭ノ衣衾ノ
類、食ハ死者ニ供スル
牲ナド、數ハキマリ、娶
妻ハ娶妻ニ作ルベシ、
棺ノ外ノ篋ニカブセタ
ル布ノ飾ナリ、文章ハ
色彩模様等ノ等差ナ
リ。

増注本本注ニハ衣謂
衣衾ノ衣衾ノ二字、及
ビ食謂遺車云云ノ數字
ナシ、上禮記ノ下集解
本所謂ノ二字アリ。

爲人願ハ人ノ志ナミタ
スナリ。
屬ハ會合セシムルナ
リ、通國ハ好通同盟ノ
國、脩士ハ已ニ君道篤
ニ見ニ、一郷ハ一萬二
千五百家ナリ。

族黨ハ一族郷黨ナリ。

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

臧己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
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曰。隆尊也。見經解注。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
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證。楊注非。王
霸篇穀作獲。賤役之名。其字雖異。其義全同。以
音近。或作穀也。隆尊也。謂君也。親謂父母也。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

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
矣。以其一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
盡也。物茂卿曰。一者一次也。○復扶又反。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

謂之野。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
於禮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

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棺一。梓棺二。

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鄭云。五重謂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棺槨以端。長六尺。又禮器曰。
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郝懿行曰。十當作五。古五作又。與十形近。易譌。上
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然天子七重。於古無文。作五或猶近之。而檀弓云。天子之棺四
重。鄭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與此復不同。若依鄭義推之。此重數俱有加。
亦當言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矣。王引之曰。十疑當作七。凡經傳中。七十二
字。多互譌。不可枚舉。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諸侯減而爲五。大夫減而爲三也。
楊注非。○十重。莊子作七重。是也。此誤。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

皆有娶妻文章之等。以敬飾之。

衣謂衣衾禮記。君陳衣于庭。百稱之比也。
車所苞遺奠也。娶妻當爲娶妻。鄭康成曰。娶妻棺之牆飾也。娶以木爲篋。衣以白布。畫爲雲
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娶柳之材。鄭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
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與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
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具。黼娶二。黻娶二。畫娶二。皆戴圭。魚躍拂
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盧文昭曰。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食。元刻於
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食多少厚薄之數。衣
字統衣衾而言。楊注本作衣謂衣衾。此釋正文衣字。衣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
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此是楊氏自釋注內衣衾二字。非釋正文也。正文本無
衾字。食謂遺車所苞遺奠也。此釋正文食字。宋本正文食字誤而爲衾。注
文禮記上。又脫一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遂妄加刪節矣。○娶所甲反。使生死終

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

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

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

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
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
踰月。外姻至。○王念孫曰。屬合也。四屬字義並同。下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周
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韋注。屬會也。楊注失
之。屬屬猶會也。屬大夫謂同盟之諸侯。使大夫來會于葬也。庶人之喪。合族黨。
脩士見君道篇。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屬之玉反。下同。

刑餘ハ一度刑ニアヒタ
ル後ノ人、三領ハ前ニ
見ニ、三捕ナリ。
昏ハ日暮、殯ハ行キ倒
レテ埋ムルコト、今之
ニ倣フナリ、凡縁ハ平
常ノトホリノ服ニテ別
ニ喪服ヲ用ヒザルナ
リ。

反ハ葬ヨリ反ヘルナ
リ、節ハ一定ノ時ナリ、
哀麻ハ喪服ナリ、平ニ
反ルハ平常ノトホリニ
スルナリ、始ニ復ルモ
本ノトホリトノ意ナ
リ。
不相厭ハ不相掩ニ
テ吉凶相犯サザル様ニ
スルナリ。
紼ハ注ト讀ム、注ト讀ムハ
禮記ニアル關ノ紼ニテ、
紼ハ綿ナリ、綿ヲ死者
ノ鼻ノ下ヘツケテ、其
動クヤ否ニテ息ノ絶エ
ザルヤ否ヤチウカガフ
閔ハ疾ノ甚シキニテ即
チ病ナリ。

瘞ハカリモガリ、瘞ハ
屍ヲ收葬スルナリ。
幸ハ僥倖スルナリ、ド
ウカシテモツト長クイ
キテ居テモラツタレバ
ト願フナリ、持ハ維持
セントスルナリ、殯斂
ノ具ハ死後ニ作り、生
前ヨリ備ヘ置クニアラ
ズ、備家ハ富家チイフ、
論ハ日ハ右ノ具ヲ作ル
タメニ一日間ヲ置クナ
リ、服ハ喪服ナリ、
告遠者ハ遠方ニ計告
スルモノ、損ハ減ナリ、
節ハ禮節、文ハ外形ノ
文章。

月朔ハ月初、月夕ハ月
末、宅ハ幽宅即チ墓所
ナリ。

其義止ハ行フコトヲ許
サザルナリ、其行ハ
止マルコトヲ許サザル
ナリ、顔ハ貌ト同シ、形
狀ナリ。

動州里。國族黨謂宗族鄉黨也。周禮。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

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殯。

凡縁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也。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緘。趙簡子亦云。然

亦貶損之甚也。殯道路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殯之。今昏殯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

甚也。凡常也。縁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經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爲縁身

者也。國郝懿行曰。按縁身今俗亦有此語。國刑餘罪人不可有椁。椁當

作厚。正論篇有棺厚之語。殯猶埋也。凡縁未詳。本注餘死之死疑衍。反無哭泣之

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引之

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爲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本始也。晉語注。始本

根也。反其本。即復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也。又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則哀

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

前謂不當爲本。失之。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

子薄葬。是以至辱之道。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

奉君父也。國衰七雷反。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

曰。不使相。紼。紼。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注。紼。即屬

厭惡。非也。紼。紼。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注。紼。即屬

紼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紼當爲紼。紼。古化反。以爲紼字。非也。國愈。越曰。楊注

文義迂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輿。閔。既多。鴟鴞篇。鴟。子之閔。斯。毛傳。竝曰。閔

病也。亦知其閔已。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國禮記曰。屬

紼。以俟絕氣。謂置新綿鼻下。以其動靜候息絕也。○夫音扶。國聽候也。禮記云。屬紼。以俟絕

氣。或疑俟。即候字。誤。此亦可以證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不。垂涕恐懼。然

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禮記曰。復盡愛之道也。有。卒

矣。然後作具之。卒。遵。肆。反。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

而成服。備。豐。足。也。國郝懿行曰。備。具。也。皆。也。物。皆。饒。多。夙。具。故。謂。富。家。爲。備。家。郭。嵩。燾

所備之物。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

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

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

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國節。禮節也。文章也。然

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

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國郝懿行曰。夕與昔古字通。

昔者舊也。舊已卜宅。月朝乃卜日也。王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宅。今本宅日二字。上

生ノ設ハ生人ニ備フル
品物直ハタダニ安
生ハ生キテ居ル人ノ心
ヲ安ズルナリ。
凡ハ一般ナリ、大要ナ
リ、變而飾ハ、歿ヤ斂ヤ
ト變ズル毎ニ異ナル飾
ヲ加フルナリ、動而遠
ハ、歿ヨリ斂ナドナ經テ
葬ニ至ルマデ、舉動ニ
隨ツテ遠ザカリ行クナ
リ、久而平ハ、時漸ク久
シキチ經バ、ダンダン
平常ノ起居ニ復スルナ
リ、惡ムハイヤガルナ
リ、余ハ運ト同ジ、アマリ
接近スレバ、狎レモテ
アツブノキライアリ。
忘ハ之ヲ意トモザルナ
リ、嫌ハ疑ナリ。
遂ハ遂ク成スナリ。
優レ生ハ生チ養フナリ。

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
類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
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
留死者。以使安居於生者之間也。
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
禮記。子游曰。飯於牖
下。小斂於戶內。大斂
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
葬於墓。所以即遠也。
久而平。
久則哀殺。如平常也。
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
惡。惡則不哀。
禮記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
制絞衾。設襲。襲爲使人勿惡也。○惡鳥路反。下同。
余則翫。
翫。與
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惡鳥路反。下同。
則嫌於禽獸矣。
喪息。浪反。
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
而遠。所以遂敬也。
遂成也。邇則懼敬不成也。
久而平。所以優生也。
優生。養生也。謂送死有已節也。
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哀敬之文。而滋成
行義之美者也。
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禮考。本注意。滋字似古作茲。○斷丁管反。下同。
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
是相反也。然

代御ハ上ノ相反スル語
事皆其ノ時ニ應ジテ、
カハルガハル。宜ニ舉
テ行フナリ。

麤衰ハ喪服ナリ、此處
對文ノ例ニヨレバ、麤
惡ト作ラザルベカラ
ズ、下ノ立三麤衰、亦然
リ。

瘠弃ハ身チ瘠セ毀チテ
棄タル程ニスルナリ。
哀戚ハ憂戚ニ作ルベ
シ、隘懾ハケルシミテ
氣メケノスルナリ。
情ノ變ハ恬愉憂戚ノ如
ク、貌ノ變ハ文飾麤惡
ノ如シ、難ハ度チスギ
テ人ノナシガダキチナ
スナリ、要ハ腰ナリ、量
ハイクラ食スレバ瘠セ

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

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王念孫曰。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者更音庚也。謂文飾

與麤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更舉而代御也。方言曰。詩。郭音侍。更也。古無侍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枯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裘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說林篇云。早歲之士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爲帝者也。今本脫時字。據高注補。太平御覽器物部十。引馮衍詣鄧禹。賤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裘不御。此更爲適者也。適讀嫡子之嫡。廣雅。嫡君也。或言時爲或。言代爲。或言更爲。是時代皆更也。方言。更代也。說文。代更也。故曰。時舉而代御。楊說時字之義。未了。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

念孫曰。麤衰本作麤惡。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麤惡對文飾。哭泣對聲樂。憂戚對恬愉。皆見上文。麤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麤衰一事。不得改麤惡爲麤衰也。下注云。立麤衰以爲居喪之飾。則楊所見本已誤。所以持險奉凶也。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衰七雷反。下同。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寃治。

寃讀爲姚。姚治妖。美也。○治音也。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於瘠弃。

立。麤衰以爲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自弃。○瘠瘠薄也。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情慢。

宋本。韓本改之。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懾。猶戚也。之。怯反。中流。禮之中道也。○隘隘。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疎之節。期止矣。期。當爲斯。○外是姦。

沙、皆ハ編葉ニテ葉ハ
 藥ト同シ、席ハ薪チ用
 ヒ枕ハ土塊チ用フルナ
 リ。情ハ上ノ吉凶愉憂ノ
 中ニ端緒要素チ含ムナ
 リ。類之ハ類ニ屬レテ之
 チ長ズルニテ吉凶ニヨ
 リテ愉憂ノ情チ發作セ
 シムルガ如シ、順比ハ
 順適附會ナリ、宋本ハ
 此ノトニ純備ノ二字、
 則ノ下ニ更ニ則ノ字ア
 ルモ今増注本ニ從ヒテ
 之チ取ラズ、順執ハ禮
 ニ從ヒ熱シタルナリ、
 材ハ材實ノ妻樸ナル
 モノナリ、偽ハ原本ノ
 素質ニ人爲ノ力チ加フ
 ルナリ。

聖ノ上ノ成ノ字ハ増注
 本ニ從フ、就ハ成ナリ。

辨ハ辨治スルナリ。

以生者ハ生キテ居ル
 様ニシテトノ意ナリ、
 如死如生ハ或ハ死タ
 リトモ或ハ生タリトモ
 トノ義。

髻ハ組チ以テ髮チ括ル
 ナリ、體ハ爪チキリ鬚
 チ剪ルナリ、飯ハ死者
 ノ口中ニ米チ入ルル
 コト、哈ハ士ニテハ尸
 ノ口中ニ貝チ入ルルコ
 ト、大夫以上ニテハ璧
 玉ノ差アリ、生執ハ生
 術ノ誤ニテ、生道即生
 キタ者ニ行フ法ナリ、
 濡櫛ハ濕ヒタル櫛ナ
 リ、三律ハ三タビカク
 フナリ。

倚物者既葬柱楣塗廬也。圖禮記曰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今此作席薪者薪亦草也與苦同耳。左氏僖公十五年傳秦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器弘與女簡璧登樓而履薪焉亦與此席薪同。越音活第側里反屬之玉反枕之鳩反。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圖生讀爲性。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脩治也。爲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之往圖郝懿行曰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爲乃聖人所以成名性惡篇云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於性而生禮義。即此所謂性僞合矣。圖朴與樸同標注本無本注之往二字是也。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謂不分散言性僞合然後成聖上無成字文義不明。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今據宋本韓本補之。圖治直。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僞合而天下治。吏更。

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論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圖毛萇狩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秩于山川皆以尊卑禮祭之。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懿行曰案檀弓云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言如死者知之盡也。又云之死而致死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言如生者仁之至也。中庸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俞樾曰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義不可通當作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可知此文之譌當據以訂正。圖禮記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筭筮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簦箴是也。始卒沐浴體飯哈象生執也。儀禮餐用組鄭云用組束髮也。古文髻皆爲括體謂爪揃之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哈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持之事。執或爲持圖執當作術音之誤也。術道也。卒遵聿反。髻古外反。又音括下同。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不蓋末世多不備禮也。圖虛文昭曰注批髮舊本批作批。誤案魏志管輅傳筮十三物。一名之惟以梳爲批耳。古批作比。漢書有比疎。蓋梳疎而比密也。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郝懿行曰批當作比。比者梳之密者也。律猶類也。今齊俗亦以比去。蟻蝨爲律。言一類而盡除之也。律栗音同。注內栗字。依正文作律。亦可不必。

ノセテ送リテ埋ムルナ
ド、ステテ實用ニ供ス
ルニアラザルチ明ニス
ルナリ、金ハ鈴ノ類、
革ハ鞞ノ類、鞞ハ馬ノ
胸ニ在ルモノ、此等ハ
與馬チ御スル道具ナレ
バ、他ノ物ト俱ニ埋メ
ルコトチセズ、故ニ不
レ入トイフナリ。
哀ハ孝子哀戚ノ情也。

墳ハ墓中、壙ハ冢、類
ハ形ナリ。
版ハ輓ニテ車傍ニ出シ
タルドロヨケ、蓋ハ車
上ノ蓋、斯ハ斬ノ字ノ
誤、斬ハ輓ノ借字ニテ
車前ノ革カザリナルコ
ト上ニ解キタリ、象ハ
行文、柩ハ柩ニテ車後
ノ戸ナリ。

無ハ輓ト讀ム、輓者俱
ニ棺ヲ覆フモノニテ、
棺ハ上ニ棺ハ下ニテ、
テ蓋ニ似タリ、絲蓋
ハ字義詳ナラザルモ亦
喪車ノ飾ナルベシ、或
ハ蓋ヲ讀ンテ魚トナシ
銅魚ナリトナス、蓋ハ
此ト馬ト二字ニ分ツベ
シ即チ絲池魚トナリテ
絲ハ之ヲカケルモノ也
ト、縷蓋ハ蓋ノ誤ニ
テ上ノ蓋ヲ解チ參照
スベシ、非ハ草チアミ
テ作レル蓋、柩ハ輓、
尉ハ柩注ニ尉ト讀ミ綱
ニテ、亦帷帳ト共ニ垂
ルルモノナルベシ、徂
徂ハ曰ク、尉ハ輓ノ字
ノ字本ト場ト作リシコ
ト増注ノ宋本ニ據リ
テ論ズルガ如クナルベ

趨者速也。速藏之意也。金謂和鸞。革車報也。說文云。勑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勑在馬胃
或曰。類讀爲邈。像也。今謂畫物爲類。下類皆同義。盧文弨曰。趨者下。俗開本有速也二字。
宋本元刻皆無。車報舊誤作車軼。今據爾雅改正。王念孫曰。金革即小雅蓼蕭所謂肇革也。
說文肇作鑿云。轡首銅也。從金攸聲。石鼓文及寅簋文作鑿。勒。焦山鼎作攸。勒。伯姬鼎作攸。
勒。宰辟父敦作攸。革。爾雅曰。轡首謂之革。故曰。金革。轡。勒。楊以金爲和鸞。失之。又曰。革車。鞞。
也。宋本鞞。鞞。作鞞。今本鞞。鞞。作鞞。又改鞞爲鞞。皆與金革無涉。鞞。鞞。古貌字。下同。趨讀爲鞞。
鞞。靈也。與塗車也。禮記曰。塗車。鞞。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古屋。鞞。曰。而藏之。不入二而
字訓則。金革。即士喪禮。役器。甲冑。干笮。是也。本注。鞞。字。舊作鞞。宋本作鞞。今據爾雅改。鞞。車
前飾也。象。徒道。又明不用也。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時之器。亦所以
所以重哀也。有異生時。皆所以重孝。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類而
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盤。匱。之屬。明器。鬼器。塗
有知無知。故雜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
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
者也。故壙。壙。其類。象。室屋也。壙。墓中。壙。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壙。類。猶意
非。棺。椁。其類。象。版蓋。斯象。柩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行
後。謂。之。菴。郭。云。以。菴。鞞。車。軼。及。後。戶。也。圖。郝。懿。行。曰。版。蓋。者。棺。椁。所。以。象。屋。旁。爲。版。上。爲。蓋。
非。車。之。版。蓋。也。斯。疑。繼。之。音。譌。繼。與。纏。同。象。非。行。字。柩。與。柩。同。斯。象。柩。者。蓋。如。喪。大。記。云。飾

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之類。皆所以蒙菴。棺上。因爲飾也。禮記問喪
篇。雞。斯。當。爲。斧。纒。聲。之。誤。此。誤。正。同。俞。樾。曰。版。者。車。輻。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
兩。轆。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轆。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廣。雅。釋。器。曰。輻。謂
之。輓。版。與。輓。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行。字。既。爲。行。字。則。斯。柩。連。文。楊。云。柩。即。柩
也。然。則。斯。與。柩。必。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與。革。前。謂。之。鞞。後。謂。之。菴。鞞。字。從。良。聲。與。斤。聲。相
近。故。根。從。良。聲。或。體。作。圻。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斬。字。之。誤。斬。之。本。義。爲。當。磨。而。古。或。借。爲
鞞。廣。雅。釋。器。彌。鞞。謂。之。斬。王。氏。疏。證。亦。云。未。詳。不。知。彌。鞞。之。斬。即。與。革。前。謂。之。鞞。而。古。或。借。爲
前。故。繫。於。鞞。也。此。以。版。蓋。斬。柩。並。言。版。即。柩。也。在。車。旁。蓋。者。車。蓋。也。在。車。上。斬。在。前。柩。在。後。
其所說。至。爲。詳。備。矣。斬。字。本。當。作。鞞。而。借。用。斬。亦。猶。齒。本。字。本。當。作。斷。而。太。元。密。次。八。琢。齒
依。鞞。則。借。用。鞞。鞞。者。齒。也。非。齒。本。也。良。斤。聲。近。故。字。得。通。耳。乃。斬。又。誤。作。斯。則。其。義。遂。不。可
見。矣。爾。斯。疑。無。柩。絲。葛。縷。著。其。類。以。象。非。帷。幃。尉。也。無。讀。爲。柩。無。柩。所以。覆
卽。報。字。誤。無。柩。絲。葛。縷。著。其。類。以。象。非。帷。幃。尉。也。無。柩。所以。覆

戶者也。士喪禮。無用衾。夷衾是也。幃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
也。絲。葛。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爲。縷。禮。記。曰。畫。縷。二。皆。載。縷。鄭。云。以。正。采。羽。注。於
縷。草。爲。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非。當。爲。縷。隱。也。謂。隱。與。之。處。也。或。曰。
非。讀。爲。屏。戶。扇。也。幃。讀。爲。帳。尉。讀。爲。尉。尉。網。也。帷。帳。如。網。也。王。念。孫。曰。幃。者。柳。車。上。覆。卽
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黼。荒。素。錦。褚。加。僞。荒。鄭。注。曰。荒。蒙。也。卽。風。君。子。偕。老。傳
曰。蒙。覆。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僞。當。爲。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視。覆。棺。乃。加。帷
荒。於。其。上。以。上。鄭。注。荒。無。一。聲。之。轉。謂。覆。也。故。柳。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幃。卽。素。錦。褚
之。褚。幃。皆。所。以。飾。棺。幃。在。上。象。幕。幃。在。下。象。帳。故。曰。其。類。象。非。帷。幃。尉。也。周。官。縫。人。掌。縫
棺。飾。鄭。注。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衾。夷。衾。非。所。以。飾。棺。不。得。言。象。非。帷。幃
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闕。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曰。幃。大。也。有。也。是。幃。與。荒。同。義。幃。從。無。聲。
荒。從。京。聲。荒。從。亡。聲。荒。之。轉。爲。幃。猶。亡。之。轉。爲。無。故。詩。遂。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遂。幃。大。東。禮

抗ハ墳ノ上ニ施スゴミヨケ、折モ同シ物ニテ抗ノ下ヲ承クルモノ、共ニムシロニテ製ス、椁茨ハ堅茨ノ如ク塗リタルクサブキノ屋根、番ハ藩ニテマカキ、關ハ垣ナリ。

周藏ハ棺ノ外ニ椁ヲメケラシ、椁ノ外ニ製茨、製茨ノ外ニ更ニ抗折ヲ施シナドシテ埋藏スルナリ、形ハ形體ナリ、銘ハ生前ノ功ヲ器物ニ書キツケルコト、誄ハ生前ノ功德行狀ヲアゲテ稱スルコト、繫ハ帝繫、世ハ世本ナドノ類ニテ系圖譜等ナリ。

刻死ハ死者ヲ送ル禮ヲ減損スルナリ、附ハ附ケ益スナリ、墨ハ墨子ノ道ナリ。

殺生ハ殉死ナリ。

三年之喪何也以下、古今之所一也、テ禮記三年問ト略、同シ。情ノ輕重ヲ稱リテ禮文ヲ制定シ、因ツテ以テ吾人種類ヲ表章シ各種禮節ノ差別ヲ一定スルナリ。無適ハ徂徠曰ク、亦猶ホ不易ノ如ク、理此ニ極マリテ它ニ適クベカラザルヲ言フナリト。

齊衰ハ栗所曰ク、禮記問喪ニ父ノ爲ニ苴杖シ母ノ爲ニ削杖ストアレバ、齊ハ斬ニ作ルチ優レリトスト、斬衰ハ父ノタメニ服スルモノナリ、苴杖ハ竹ノ自然ニ死シテ黒クナリタルモノニテ作リタル杖ナリ、飾ハ表章ナリ、復レ生ハ生活ノ事ニ立チ反リテ着手スルナリ、斷ハ服ヲ着ルコトヲ切

記母無母教。大戴作無荒無傲矣。本注轉讀爲帳帳四字。宋本作嚮讀爲帳帳之。抗折。其類以象椁茨番闕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杭木橫三縮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篋。窆事畢。加之。上以承抗。抗禦也。所以禦止士者。椁朽也。茨蓋屋也。椁茨猶堅茨也。椁莫干反。番讀爲藩。藩籬也。闕謂門戶。墜闕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椁茨番闕也。闕盧文昭曰。舊本注引士喪禮多脫誤。今補正。闕宋本注橫三縮下脫二十六字。元本注脫二十五字。世德堂本因之。其義不通。今慎據儀禮正文及注補之。物茂卿曰。番闕之闕。恐是垣音之轉。如焉氏之與闕氏。闕闕。故喪也。釋名。棺謂之椁。椁綿也。綿連椁頭使齊平也。茨疑當作椁聲之誤也。番闕未詳。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葬也者藏也。所以爲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周者國子高所謂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是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惺之鼎銘。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闕俞樾曰。周官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楊注未得。闕諫力軌反。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闕王念孫曰。墨與惑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楊注瘠薄。

此云刻死而附生。謂之墨。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又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闕注墨上脫墨謂二字。殺生而送死。謂之賊。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好疑當作盡。○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入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闕稱尺證反。下同。因以飾羣。句別親疎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羣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爲敵。闕謝本從盧校。作不是。郝懿行曰。依注是當爲易。轉寫之譌。或曰適讀爲敵。亦通。先謙案。各本譌是。據宋台州本。正作易。闕鄭玄曰。羣謂親之黨也。愛曰無適亦不易之意。○別彼列反。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創傷也。楚良反。日久愈遲。互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爲至痛之極。不可替月而已。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禮記斬衰苴杖。直謂以苴惡死竹爲之杖。鄭云。飾情之章表也。闕禮記齊作斬。是也。謝塘本。本注禮記上有齊衰二字。斬衰上有作字。似補。○齊音咨。衰七雷反。枕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

荀子卷十三 禮論

荀子卷十三 禮論

止メルナリ。

反鉉ハ反公ト同シク反
循、反巡ノ意ナリ、鄒
躅ハ足ヲミシテ進マザ
ルナリ。

雷ハ雀ト同ジ、啁噍ハ
鳥ノ哀シサウニ鳴ク
貌、頃ハ時間ナリ。

無窮ハ悲哀ノ情ニ就
イテイフ、此ノ情ヲ餘
リ過ゴスハ不可ナルガ
故ニ三年ニ節スルナ
リ、徂徠曰ク禮記ニ愚
ノ字ヲ訛シテ愚ニ作
リ、陋ノ字ヲ脫シ、縱
字ヲ從ニ作ル、荀子ノ
禮記ニ勝ルヲ見ルベ
シ、而ルニ世人荀子ヲ
知ラズ、何ヲ以テ能ク
六經ヲ讀マンヤト。
遂ニ之ハ哀戚ヲ過シテ
節度ナキナリ。
安ハ禮記ニハ焉ニ作

ル、舍ハ已ニ文理ヲ成
シタル以上ハ、服ヲサ
シ置キテ、ソレ以上ニ
イツマテモ進マシメザ
ルナリ。
分ハ二ツニ分クルナ
リ、三年ノ喪ハ期ニシ
テ小祥シ、再期シテ大
祥シ、二十七箇月ニシ
テ喪ヲ除ク、三年ヲ二
期ニ分クルヲ云フナ
リ、齊衰一年ナリ。
徂ハ變ニ作ルベシ。

九月ハ大功ノ喪ナリ。
使レ不及ハ父ノ三年母
ノ期ニ及バザル様ニス
ルナリ。
三年ハ斬衰、隆ハ禮ノ
上ノ極、小功ハ五月、總
麻ハ三月、喪服ノ最モ
輕キモノナリ、象ヲ天
地ニ取ルトハ、天地ノ
變易ニ取リ、時間ニヨ
リテ喪服ヲ制定區分ス
ルナリ、則チ人ニ取ル
トハ、其ノ人ノ資格ニ
從ヒテ禮法ヲ差別スル
ナリ。

謂除喪反生 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者之事也。

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其羣匹也。先謙案則猶若

越月踰時則必反鉉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

躑焉。然後能去之也。鉉與公同循也。禮記作反巡過其故鄉徘徊回旋飛翔之

正之徘徊鳴號謂鳥躑躅踟躑謂獸。○夫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

音扶下同。號戶刀反。躑直隹反。躑直隹反。○啁竹包反。噍音焦。故有血氣

然後能去之也。燕爵與燕雀同。禮記作小者至於燕雀是也。故有血氣

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匹。

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故以三年節之也。圖知音智。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

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圖與音餘。下

登。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

年之喪一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

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爲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猶然立

皆也。圖郝懿行曰。此云安爲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及。此三案一

安。禮記三年間俱作焉皆語辭也。鄭注焉猶然亦語辭。圖安語助。○爲子僞反。舍音捨。然

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曰。至親以期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雖至

斷丁亂反。圖至親謂大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妻子兄弟之子也。是。何也。鄭云問服斷

矣。四時則已徧矣。圖已舊作以。今據宋本韓本改。其在宇中者莫

不更始也。字中者謂萬物。圖本注字。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圖案

下。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以。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

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圖再舊作載。今據宋本韓本改之。禮記亦作

而三年。故曰加日倍。上下相推。以明三年與期之義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功以下也。圖以

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恩不及至親之期也。故三年以爲隆。總麻

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間。廁其間也。上取

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

情ハ誠眞、貌ハ威儀、
盡ハ極、相率ハ臣下ニ
就イテイフ。

愷悌ハヤハラギダノシ
ム、君子ハ君ニ喩フ。
彼君子者ノ子ノ字、則ル
可シ、説ハ理由ナリ。

三年ニテモマダ十分ニ
畢ツタトハ言ヘナイト
ノ意ナリ。
妾ノ子、母死シタル時、
父他ノ妾ニ命ジテ母タ
ラシム、之ヲ慈母トイ
フ、乳母ハ乳ヲ與ヘシ
ダケナリ、慈母ハ衣服
ヲ與ヘシダケナリ、曲
備ハ以上ノ事ヲツブサ
ニ皆備ヘ與フルナリ、
得ル之失レ之等ノノ字
皆君ヲ指ス。

三年ヨリモ進メテ、モ
ツト長ク鄭重ニシタキ
モ、禮ニ節限アルガ故
ニ致方ナシトナリ、上
ノ社ハ祭ノ名、下ノ社
ハ土神、上ノ稷ハ祭ノ
名、下ノ稷ハ穀神、此
ノ二祭各々、タダ一神ヲ
祭ルノミ、若シ天子行
フ所ノ郊ノ祭ニ至リテ
ハ兼祭スル所廣シ、以
テ君ノ行フ所ハ廣ク兼
ネ行フ所アルニ喩フル
ナリ。

矣。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終。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禮虛文昭曰。注恩字。俗本在聚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恩字衍。去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即依本文。似未是。禮記下象作法。是也。舊本無理盡矣三字。今據宋本。禮記補之。禮記所以有之字。是也。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貫也。原本也。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禮記曰。率者循也。循人子爲父母喪三年。推之。爲君亦致隆三年也。先謙案。辨亦治也。楊注非。禮記曰。樂以強教。據謝本。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親之。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禮記曰。子字衍文。此本說君之親。曰。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愷悌君子之文。而行子字。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禮記曰。王念孫曰。作食者是也。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文兩食字。並承此食字而言。禮記本注或謂當作或爲。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

者也。食謂祿廩。教。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禮喪服傳曰。乳母傳曰。何以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圖案。喪服傳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即葛五月。此云九月者。或誤字。或傳聞之異也。○衣於既反。被皮義反。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飲食衣被。禮記曰。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治相吏反。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者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稷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禮左氏傳曰。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又曰。土正曰后土。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禮郊懿行曰。上云。祭社祭稷。配止一人。此言郊祭上天。配以百王。尊之至也。百王百世之王。皆前世之君也。楊注欲改王爲神。則謬矣。郭嵩燾曰。故社以下數語。在此終爲不類。疑當在下。尊親親之義。至矣。下言社以報社。稷以報稷。郊者并百神而盡報之。皆志意思慕之積也。禮百舉大數之言。郊祀百王。即禮記祭法篇。郊響郊。縣郊。冥之類是也。并於上天者。言郊祭天而配之也。古屋高曰。故社以下二字。疑當在。上文郊止於天子之上。○并讀爲併。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葬之也。禮王

荀子卷第十三終

荀子卷第十四

樂論篇第二十

盧文昭曰。此卷各本皆無注。此篇楊倞注亡。今全補之。論盧困反。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人之情不能不有歡樂之時。故曰不免。○夫音扶。下同。樂上如字。下音

洛。下無樂樂則不樂以樂皆同。自篇首至著誠去偽禮之經也。見禮記樂及史記樂書。文互有異同。而中間插入駁墨子數語。蓋據古樂書以辨墨子之非樂也。故人

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

性術之變盡是矣。

孔穎達曰。內心歡樂發於聲音。則嗟嘆咏歌是也。形於動靜。則手舞足蹈是也。輔廣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動。性之術也。咨嗟咏歎。手舞足蹈。性術之變也。禮記作入之道也。鄭注云。人之所爲也。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

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

不導之。則感於姦聲。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故亂。○道音導。下同。先王

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

是則所以使防姦聲。近正聲之方也。使

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訛。

盧文昭曰。禮記樂

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認。乃諛字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弗然。向本作諛。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郝懿行曰。諛乃別字。古止作息。樂記

此篇ハ音楽ノ起原、必
要、用法、效驗等ヲ概
論ス、篇中ノ諸節、禮
記、家語、史記等ノ諸
書ニ雜出ス、或ハ云フ
古樂經アリ、苟子此ニ
據リテ數演立論セシナ
ラント。
所ニ必不_レ免ハ自然ニ無
キヲ得ザル所ナリ。

性術ハ性情心術、人ノ
道ニ於テ性情心術ノ變
化多シト雖モ、聲音動
靜ヲ以テ盡スコトヲ得
ベシトナリ。
不_レ爲_レ道ハ不_レ爲_レ導ニ
テ、之ヲヨキ方向ニ導
ビクコトヲセザルナ
リ。
制ハ制定ナリ、流ハ流
淫、文ハ文章アヤ、認
ハ息ノ俗字、諛ヨリ轉
訛セシモノナリ。

其ハ聲音ヲ指サス、廉ハ高キ銳キ聲音、肉ハ太キ聲音。

方ハ道ナリ、墨子ニ非樂篇アリ、音樂ヲ排斥ス。

諸國敬所ノ族長ハ族黨ニ作ルベシトノ說從フベシ。
一ハ人情ナリ一貫スル所ノ道、即チ下文ノ一ノ道ニテ、上ノ和敬、和親、和順等皆一ツノ和ニ歸ス、故ニ和ヲ以テ樂ノ要件ト定ムルナリ、比物ハ金石草木ナドヲ比スルニテ、此ニヨリテ其ノ調節ヲ適宜ニ倍節スルナリ。
率ハ循フナリ、調節宜シキヲ得レバ、種種ノ變化ニ適應スルヲ得ベキナリ。

而志、而容、而行ノ三ツノ而ノ字、皆則ノ字ノ如ク看ルベシ、干戚ハ盾斧、莊ハ嚴恭、行ハ行キ巡ル、綴ハ舞者ノ行列ノ位地、兆ハ其ノ外ノ方ノ地面、要ハ會シ協ハシムルナリ、征誅ハ莊正、齊干戚ノ何レモ、征誅ニ必要アルニヨリテイフナリ、紀ハ綱紀ナリ、軍旅モ亦禮ノ一ツナリ、二ツノ所ノ字衍文。

作論而不息是也。荀書多以認爲意，此又以認爲息，皆假借也。隨流猶淫也。使其曲文，下文合奏以成文是也。禮記史記認作息是也。蓋息俗作諛，故誤爲認耳。

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盧文弨曰：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孔穎達曰：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愛曰：省謂省約，節奏義見上。○肉如又反。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邪汙，邪僻。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宮中之小門，謂之闈，其內父子兄弟所居也。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長竹丈反。少詩照反。禮記義疏云：長當作黨。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一謂律也。國語曰：以律平聲。禮記義疏云：五聲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爲一者，以黃鐘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黃鐘，則十二律之和定。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史記同。郝懿行曰：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語甚明晰。樂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則總統言之，而此於義較長。鄭玄曰：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比毗志反。合奏，禮記史記作節奏，合言聯合節奏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盧文弨曰：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以循一道也。事雖萬變，亦可

以治也。禮記史記作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因按：上足以二字，是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鄭玄曰：綴謂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要，會也。○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要於遙反。行列，戶即反。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字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紀總要之名也。禮記作天地之齊，爲是齊中正也。下得其齊同。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盧文弨曰：禮記齊作儕。郝懿行曰：齊才細切，謂分齊也。樂記作儕，假借字耳。先謙案：史記樂書作齊。鈇，鈇莖斫刀也。鉞，斧也。得齊謂喜怒中節也。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

禮記史記作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因按：上足以二字，是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鄭玄曰：綴謂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要，會也。○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要於遙反。行列，戶即反。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字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